

近代獨幕劇選

作人



趙宗新

序

熊佛西

我早就想編一部近代獨幕劇選，以應時下各學校劇團及一般研究戲劇文藝者的需要，因為時間不允許，所以這件工作至今尚未開始。現在肇洛既然以他多年教讀的經驗編了這部書，那麼我就不必多此一舉了。希望他這部書能成爲時下各學校劇團及研究戲劇文藝者的好

朋友。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熊佛西序於北平。

編者序

我對於戲劇——尤其是獨幕劇，頗感興趣。當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一方面研究牠的原理，一方面搜集牠的作品，早有編輯這本書的動機，但終為時間與精力的限制，未能如願。

糊裏糊塗的教了兩年多的書了。在這期間，我的學生們於課餘之暇，常常找我替她們介紹幾篇劇本演讀；我們的學校——河北女師學院，每年必有一次迎新大會，每次開會必演新劇，起碼也要六七個不同的劇本，在同一時間內表演，還有一個附帶的條件，就是所選劇本必須是以前沒有演過的。因為我特別愛好獨幕劇，所以常常指導她們演獨幕劇；為選獨幕劇，我費的時間與精力底確不少，因此很想留下一點痕跡，所以總決心完成以前沒有完成的工作。

我選這十幾篇獨幕劇，有兩個目標：一是以近代的獨幕劇為限，二是以能演

能讀爲標準，這兩層無容詳加解釋。以下略說我國新劇的興起以及我對於獨幕劇的意見。

新劇的前身是文明戲，文明戲的傳入中國，那不能不感謝民元前後的一般日本留學生（日本是從意大利學來的），他們寄居東瀛，一則感於外族壓迫，一則感於國事蠅蟻，又因爲個人的嗜好文明戲，所以憤而返國後，藉着文明戲的力量，在通都大邑，奔走呼號，喚起民衆的愛國思想；五四運動前後，文明戲的勢力，由社會轉入學校，仍然是藉以提倡青年們的愛國思想。至於劇本的結構，演員的藝術，舞台的裝飾，絕談不到。爲「愛國」兩字着想，誠爲得計，但「戲劇」根本被人利用了，利用了好多年了！以後東西洋研究文學的留學生，回國的漸多，他們把戲劇列爲文學中之一種，又把牠分爲可讀的和可演的兩類，雖然新劇一天發達一天，地位一天高似一天，然而牠仍是寄人籬下，不能自立。最近幾年內，真正下工夫研究戲劇的人，纔把牠扶養成，成爲一個完全獨立的人。他們認爲戲

劇也同文學，音樂，繪畫，雕刻一樣是獨立的藝術，因為牠是以「動作」來表現思想與情感的。

社會越進步，人事越紛繁，時間也越寶貴，無論是在藝術或科學，用的時間少，得的效果大，這是我們「美」「善」的標準，因此工廠的三八制產生了，四十八小時橫過太平洋的福特式飛機發明了；章回小說演變成短篇小說，限於格律的詩詞演變成白話詩，多少也是受時代與環境的影響，獨幕劇的發生，大約也逃不出這個原因罷！

臨時湊合演員，加減幕數，改變情節的文明戲，在五卅運動的時候，已走入滅亡之道，多至十餘幕而不不求舞台佈景的「學生劇」，在革命軍出師北伐以後，也滅殺了牠的威嚴，四幕五幕的對話劇，一天一天的不能引起大多數人的興趣，於是獨幕劇纔引起人們的注意。

好的獨幕劇演時的時間，是自二十五分鐘到四十五分鐘，演員是愈少愈好

，同時不要有三個以上的演員對話，好的獨幕劇，自開幕至閉幕，演員與觀眾的注意力，均須集中，同在感情緊張之下，決無左顧右盼，高談闊論，吸烟喝茶的工夫，打手巾，磕瓜子，那更不求其「沒」而「自沒」了。

依照這樣的標準，在中國方面：我選了丁西林的壓迫和一隻螞蟥；熊佛西的藝術家，王三，蘭芝與仲卿；田漢的湖上的悲劇，咖啡店之一夜；歐陽予倩的回家以後。在俄國方面：我選了柴霍甫的蠢貨；亞穆柏的可憐的裴迦。在日本方面：我選了菊池寬的父歸；武者小路實篤的桃色女郎。在英國方面：我選了米爾尼的最後五分鐘。在愛爾蘭方面：我選了沁孤的騎馬下海的人。共十四本。中國的獨幕戲很多，歐美各國的獨幕戲也不少，不過因為個人的嗜好以及時間與精力的限制，暫時只選這十幾篇罷了。

這十幾篇東西，除騎馬下海的人是表示人與自然界的衝突以外，其餘的十三本，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頗能表現出人與人間意志上衝突的痕跡，那你一看就

明白，不用我一一注解了。

承熊佛西先生多方指教，並示意加入最後五分鐘一劇，且代為作序；周作人先生為題封面字；曹棣生女士替鈔回家以後；張淑敏女士替鈔最後五分鐘，騎馬下海的人；張御春女士替搜集壓迫；這皆使我感激不盡，謹此致謝。

一九三〇，十一，二。

近代獨幕劇選

熊佛西序

編者序

目錄

- 目 錄
-
- 一、湖上的悲劇
二、藝 貨
三、藝術家
四、父 歸
五、最後五分鐘
六、可憐的裴迦
七、王 三

田 柴 曹 熊 柴 田
漢 甫 靖 佛 華 漢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米 趙 亞 曹 熊
爾 元 穆 靖 佛
尼 任 穆 華 西
趙 元 穆 靖 佛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 八、一隻螞蟧
九、回家以後
十、咖啡店廿廿夜
十一、蘭芝與仲卿
十二、壓迫
十三、桃色女郎
十四、騎馬下海的人

- 丁西林
歐陽子倩
田漢
熊佛西
丁西林
武者小路實篤
仲雲譯
郭沫若譯

湖上的悲劇

田漢

人物：

楊夢梅

平白薇

夢梅之弟

白薇之老僕

時代：現代

地方：西湖

背景：湖畔玉莊之一臥室，鋪設齊整，書畫珠聯，一而臨湖，左側蓮苑中假山，右側爲山穿廊入口，桌上陳設未徹，開幕時，蕭室漆黑，惟因風動窗紗，可窺見湖上的微光。雨聲淅淅可聽。已而老僕右手持洋臘，左手托茶盤，導夢梅



與其弟徐徐登場。

老僕 你們倆位當心，別跌了，石板很滑的。

夢梅之弟 剛纔我險些摔了一跤，呵呀，這麼深的草，裏面沒有蛇嗎？

老僕 蛇麼？蛇倒是沒有的，可是您別踹濕了脚，這幾天下雨，裏面水很深呢……
……好了。就是這間屋子了。讓我開門。……您看，什麼都是現成的。你們倆位歇歇，早些睡罷。)

夢梅 老先生，你這間屋子好極了。就借給我們住罷。難得這樣又美麗又清靜。

你借給我們住半年好不好？

老僕 不，這間屋子要是借給人家，回頭不但讓老爺知道了，我老頭子吃罪不起，就是讓我老婆子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

夢梅 那爲什麼呢？你不說這間屋子沒有人住嗎？

老僕 沒有人住，不過不借給人住。去年這時候也有人三番兩次地要我租給他。

我是肯了，可是後來給我老婆知道了，大大地不依，說回頭要告訴老爺。今天一來也是隔壁沈先生那樣拜託，二來你們兩位都不會帶得舖蓋來，又遇着這樣下雨的天，我想暫且讓你們在這屋子裏住一宿也沒有什麼要緊。……好……你們兩位趕快睡，明天早些起來，別讓我老婆知道了。她到親戚家裏去了，一會兒就要回來的。……到了明天，我再替你們想法子，我想至少把前面的廂房借給你們，是不要緊的。

夢梅弟 哥哥，我看還是這間屋子好。

夢梅 是呀，老先生，還是把這一間屋子借給我們住罷。

老僕 不，明天讓我老婆知道了，可了不得。

夢梅弟 哈哈，你這樣大年紀了，還怕老婆子嗎？

老僕 我不是怕他，我覺得她頂麻煩。（曖昧地）……好，你們兩位歇一會就睡罷，

別忘記吹燈。（將行又轉……打是兩人）你們是兩個人，不要緊。

夢梅 兩個人怎麼啦？

老僕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將行又轉，低聲）晚上聽見有什麼響動，可別驚

惶……

夢梅 怎麼，難道這種裏面還有強盜嗎？

老僕 強盜是沒有……。

夢梅 那麼，難道還有鬼嗎？

老僕 …………吮，沒有……

夢梅弟 我哥哥是從外國回的，不怕什麼。

老僕 呵，楊先生是從外國回的，聽說外國人不怕鬼，那麼，你先生也一定是不

怕鬼的哪，不過這位小先生呢？

其弟 我——我上學了，我也不怕。

老僕 既然你們兩位都不怕的時候，讓我坐下來，給你們說。先生，我老實告訴

你，這間屋子裏，有……！嚶呀，阿彌陀佛。

夢梅 有什麼？

老僕 有鬼！

其弟 (鑿鑿其兄) 是大腦袋兒的，是小腦袋兒的？

夢梅 (微笑遮羞問) 是個男的，是個女的？

老僕 是個女的。

夢梅 是個年老的？年輕的？

老僕 是年輕的。

夢梅 那麼，是病死的還是怎麼死的？

老僕 是自盡的。

夢梅 是爲什麼自盡的呢？

老僕 是爲着婚姻。

夢梅（好奇的微笑）唔唔（獨自）一個年輕的女人爲着婚姻問題自殺了。……這個女人許是個美人吧，唔唔，一個美麗的女人死了之後，在湖邊的莊子裏顯靈，這在我現在這種枯燥的心境中，倒不失爲一種有趣的詩料，……（忽然喚起一種苦痛的聯想，是憂鬱的姿態）啊，白薇！

老僕 不，先生，她的名字不叫白薇，叫素蘋。

夢梅 唔，叫素蘋。這件事很有趣，我很想知道。老先生，你仔細地對我說吧……哦呀，你這幾樣菜，是預備給我們吃的嗎？怎麼祇擺一雙筷子呢？

老僕（頓頓）哦，你們還沒有吃飯嗎？回頭叫我老婆子給你們預備好哪。可是這卻不是預備給你們兩位吃的。

夢梅弟 那是給誰吃的。

老僕 是給我們小姐吃的。

夢梅 你方才不是說這屋子裏沒有人住嗎？

老僕 我們小姐從前是住在這屋子裏的。

其弟 現在呢？

老僕 現在嗎，現在也還住在這間屋子裏。

夢梅 那麼她現在到那裏去了呢？

老僕 現在麼，她死了。

其弟 那麼不就是你方纔說的那自殺了的女人嗎？

老僕 可不是？

其弟 噯呀。（坐近其兄）

夢梅（對老僕）老先生，你們小姐怎麼樣自殺的？

老僕 我看還是明天再說罷。

夢梅 沒有的事，你祇管說。

老僕 那麼我簡單的告訴你們一下。說起來差不多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們老爺沒

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我們老爺愛小姐愛到極點，可是我們小姐的脾氣也古怪到極點。我們小姐那時候隨老爺住在北京，在大學裏念書，給一位姓什麼的少爺愛上了，就向我們老爺提親。我們老爺和這位少爺的父親交至好，覺得兩家子結了親，彼此都有些幫助，就把小姐許給那位少爺了；可是小姐怎麼也不願意。

夢梅 他爲什麼不願意呢？

老僕 是呀，聽說那位少爺也是滿好的，我也不懂小姐爲什麼不願意。

夢梅 大約他是另外的有了情人罷。

老僕 不錯，據我老婆說，小姐在北京學堂裏，早已另外愛上了一個人了。

夢梅 你的老婆子怎麼會知道的呢？

老僕 她是老伺候小姐的。

夢梅 她知道你小姐所愛的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老僕 據說是一個什麼「詩人」。

其弟 他有沒有錢呢？

老僕 我老頭子也不知道詩人究竟是幹麼的，但據說詩人都是窮人……他們的袋子裏什麼都有，可就是沒有錢。

其弟 那麼你小姐爲什麼要愛他呢？

老僕 這就是我們小姐脾氣古怪的地方了，無論老爺怎樣反對，她總是拚命的愛着這個詩人。後來老爺可氣了，把小姐帶回南邊來，關到這個莊子裏，活活地讓她坐了三個月的牢。這間屋子就是我小姐的牢房了。

夢梅 呵，這就是你小姐的牢房！（自思）我平常看見湖邊的高房子，以爲住在這中間的應該都是神仙一般的，原來都是他們兒女的牢房。

老僕 怎麼不是。我們小姐在這美庵監牢裏的時候，我的老婆子每天給她送茶送飯，可是她總是茶不思飯不想地望着我老婆子哭。臨到老爺要把小姐出嫁的前

幾天，我的老婆子再進去送飯的時候……先生，我們小姐忽然不見了！

夢梅弟 那麼，到那里去了呢？

老僕 聽我說，——小姐不見了之後我們在桌子上尋出了一封信。

夢梅 那信上怎樣說的呢？

老僕 她說她父親是怎樣地愛她……

夢梅 照你方才說的，你老爺還算愛你小姐的嗎？

老僕 愛極了，我從沒有見過第二個父親那樣愛女兒的。比方小姐十七八歲了，

老爺還是和她七八歲的時候一樣，每天晚上臨睡覺的時候，一定要替她蓋好被，放好帳子。正因老爺那樣愛小姐，小姐還要反對他，所以老爺才那樣氣呢。

小姐信上說感謝她父親是怎樣的愛她，又說她也是怎樣的愛她的父親，但她更是怎樣的愛她的什麼自由。她沒有法子順從她的父親，所以她只好去自盡了。

夢梅弟 後來怎麼樣呢？

老僕……，我們老爺不是那樣痛愛小姐的嗎，一旦看了這封信，又是悲痛，又是悔恨，趕忙四處派人尋訪小姐的下落。後來才在錢塘江邊的一個亭子裏面，得了小姐一把扇子，上面還有幾首遺詩。老爺得了這把扇子，哭了好幾天；把小姐愛穿的幾件衣服和些首飾，在孤山腳下替她立了一座愛女墓；又吩咐我們把這間屋子裏的所有的東西保存起來；並且還叫我老婆子每天得替小姐打掃屋子，鋪床疊被，送茶送飯，就像小姐在世的時候一樣。我們老爺往常每年春天總要到這莊子裏來住一兩個月的，自從小姐死了之後，他覺得一朵花，一塊石頭，都可引起他的眼淚，所以這三年中間，祇有小姐週年忌日的時候來過一次，以後再也沒有來了。不過還是時常着人來，或是寫信來督率我們伺候小姐。

夢梅 這樣說來，也不過你們老爺記念你們小姐，命你們照常送飯，又有什麼可怕呢？

老僕 呀呀，先生，可怕的就是那送來的飯，有時候真給小姐吃了。

夢梅弟 你怎麼知道一定是小姐吃了呢？

老僕 怎麼不是小姐吃了呢？我們小姐不是最愛吃筍的嗎，有一天我忘了給他預備筍，我來取碗的時候，小姐把碟子都給磕破了。那天晚上我的老婆子還夢見小姐對她生氣呢。因此這間屋子平常我也不大敢來。有一天我早上大着胆子來打掃屋子的時候，摸着床上的被窩，還熱溫溫地，就像有人睡過似的。

夢梅 恐怕有別的人來睡過吧？

老僕 別的人？那有的事！你看這屋子一面是湖，一面是靠着假山，靠假山的那邊的門也早給封上了。

夢梅 假山的門爲什麼封上了呢？

老僕 先生，我告訴你，有一天我老遊告訴我以後再也別到假山那面去了。她說她在假山背後看見小姐的後影兒呢。

夢梅 總是你老婆子眼睛看花了罷？

老僕 我也是這樣說，可是不久隔壁的老王在太陽沉在孤山背後，湖上的晚風吹着那窗外的柳絲的時候也隱隱約約看見小姐在假山那邊走過哩。所以以後誰也不敢到假山那面去了。這邊的這扇門呢，我們平常是鎖上的。

夢梅弟 難道就沒有貓嗎？

老僕 貓？連耗子洞都沒有，那來的貓呢？

夢梅弟 嗚呀，那怎麼得了，這屋裏有鬼，哥哥！我們搬到旅館裏去住罷。

夢梅 我最不愛住旅館，旅館裏鬧得很，而且也那來的錢去住旅館。我倒很愛這一個屋子。

老僕 先生，你們兩位愛這莊子的時候，回頭就住在前面廂房裏去罷。住在這屋子裏，出了什麼事，我老頭子擔待不起。

夢梅 我就是愛這間屋子。我很想借這間屋子住上三兩個月，寫一點東西。

老僕 這是您寫的麼？

夢梅弟 是我哥哥寫的。

老僕 這麼厚的一本啊，這都是寫的什麼呢，先生？

夢梅 是一篇小說，裏面詩也有。

老僕 那麼，先生您也是個詩人了？……那好極了，我們小姐最愛的是詩人，我

想她決不會害先生的。那麼好，明早會吧。你們早些睡。……（點洋燭，行而復止，
，願梅弟）小先生，我告訴你，晚上要聽得什麼響動的時候，最好是把被窩蒙着
頭，可別揭開被來看，一看可了不得。

夢梅 得了，得了，你去睡吧。

老僕 好，那麼明早會。你們當心些，有什麼響動。叫我好哪。

夢梅 明早會。（老僕下）

夢梅 明早會。哈哈，這老頭兒見神見鬼的。

其弟 啊！(困倦欲睡。)

夢梅 弟弟，你快去睡罷。

其弟 我怕鬼，你要同我去睡。

夢梅 別胡說八道了，快去睡。

其弟 哥哥你呢？

夢梅 我——我還要寫寫文章。

其弟 又要寫文章！天天祇看見你寫，一直沒有寫完一篇，快來睡罷。……噯呀

，我在家同媽睡多好。

夢梅 (歸座，一面呵其弟令睡，一面伏案取自來水筆，藉燭光繼續草其作品。忽思及頃間老僕所說，

儼然而嘆) 一個年輕的女子，爲着一個無產的詩人殉情，這個叫素蘋的女子怎麼

和白薇的境遇這樣相似呢？要不是這莊子叫王莊，我真要疑心她就是白薇了。

(依然寫下去，已而又停) 咳，鬼！這東西給現代的科學槍斃了，可是要真正還有的

時候，豈不也很好。這個叫素蘋的一直鬧鬼，我那白薇爲什麼一直不會顯過靈，甚至還不常入夢呢？（寫下去）……啊，白薇！我要是能再見你的時候，至少要是能看見你的靈魂的時候。……（又寫下去）可是假若世界上真是有鬼，真是有靈魂，我真有面目去見梅嗎？一個行屍走肉似的苟且偷生的人，真有胆量去見那把人生看得很嚴肅的白薇嗎？啊！可怕。（掩面慟泣）

其弟 哥哥，你又在那裏哭什麼？快來睡罷，我怕呢。

夢梅 你好生睡，我一會兒就來了，怕什麼。

其弟 你不怕嗎？

夢梅 我怕什麼，

其弟 那麼你爲什麼又說可怕呢？

夢梅 別說話，快睡。……啊，恐怖，你可以因着你的年紀改換你的對象，可是你並不因爲年紀減少你的分量。人家那裏知道良心的苛責，比鬼還要可怕呢？

其弟 (夢囈) 噯呀，鬼！

夢梅 弟弟，好生睡，別怕。

其弟 (不答睡去)

夢梅 這孩子又睡着了。還是只知道怕鬼的人幸福！……雨又止了，月亮又出來了。這時候的湖上應該是怎樣的美麗！

年年明月夜，

雙槳打文波。

啊！白薇！這不是我們在北海一塊兒頑的時候，我贈給你的詩嗎？現在我在西湖又逢着月夜，你卻在那一個世界呢？

(忽然一陣涼風，隱隱送來一陣啜泣之聲，) 噯呀，這時候還有人在湖邊哭！(側耳) 的確好像有人哭着。這聲音好奇怪。……(因聲去)

(涼風吹着窗簾，帷幕微動，氣息悽然可怖。左側屏風後，徐徐轉出一靚妝女子，見桌上燭頗驚，輕

步至牀邊掀帳而坐，輕聲叫，

女

王媽？

（見不是大驚，起身將出，見桌上稿本，好奇的翻閱，初則動于好奇心，繼見其所寫者爲自己，驚喜。一直讀下，各種記憶皆從頭喚起，時而微笑，時而雀躍，時而蹙眉，時而落淚，其間遇有傷心之句，則加圈點，遇得意處，則加批語，細讀至哀切處觸動悲感，不覺痛哭出聲。）

夢梅弟

（驚醒）哥哥，睡呀，又哭什麼？（見不答，掀帳一看，大駭）噫呀，你是誰？

你……

女

（無言，走近小弟弟）……

小弟弟

（駭然下床，繞室而走，）你是誰？

女

（繞室追之）你別怕！……你是誰？

小弟弟

我姓楊，你到底是誰？是人是鬼呀？

女 你別怕。

小弟弟 你是從那裏來的呢？

女 我是這屋子裏的呀。

小弟弟 這屋子是你的麼？

女 是我住的呀。

小弟弟 那麼，你不是那老頭子說的那自殺了的什麼小姐麼？

女（微笑）是呀。

小弟弟 噯呀，你是鬼！你別害我，我年紀小呀。

女 不是，你別怕，我是和你開頑笑的，我是那老頭子的親戚。

小弟弟 你當真是人是鬼？（遲疑）

女 你看，鬼是沒有影子的，我有影子麼？你拉拉我的手，鬼是沒有熱氣的，我

有熱氣麼？

小弟弟 都有。

女 那麼，你可以相信我是人了。

小弟弟 可是單止有影子有熱氣，也不一定是人呀？（仔細打量）

女 你瞧瞧我罷，你別管我是人是鬼，你且說你喜歡我不？

小弟弟 我喜歡你。

女 那麼就得了。我問你。你同誰來的？

小弟弟 我同我哥哥來的。

女 你哥哥帶你到這裏來，單是來頑的嗎？

小弟弟 是的，我哥哥心裏不痛快，媽叫我陪他來頑的，哥哥順便還想來寫寫

文章。

女（指鼻上文稿）這就是你哥哥寫的吗？

小弟弟 是的。

女 他什麼時候寫起的？怎麼還沒有寫完？

小弟弟 他寫了三年了，自從他頂愛的一個女朋友死了之後。

女 他一直寫着嗎？

小弟弟 不，他動手已經三年了，可是他得去找錢養活一家子，也那來整個的工夫寫這樣的文章。不過他寫的時候也不知道想着什麼，老是哭。

女 哦，（悲哀喜懣的表態）這三年中的辛酸黯淡的日子也沒有白過了。……他現在身體好不好？

小弟弟 不怎麼好。那樣時常哭着的人身體怎麼會好呢？

女， 那麼，誰招扶他呢？

小弟弟 嫂嫂招扶他。

女 ……你有幾個哥哥？

小弟弟 我那有幾個哥哥，我祇有一個哥哥。

女 那麼，你哥哥結了婚嗎？

小弟弟 結了婚。

女 結了婚了！……什麼時候結的婚？

小弟弟 我哥哥從前愛的那個女朋友死了不到半年他就結了婚了。

女 不到半年？……爲什麼他這小說上面沒有寫出他已經結婚了呢？

小弟弟 那恐怕是因爲他始終思念他從前那一個女朋友吧。

女 既然那樣思念她爲什麼又那樣快的就結婚了呢？

小弟弟 那大約是因爲爸爸媽媽着急要抱孫子，天天逼天天逼，哥哥纔結婚的。

女 那麼，現在有了孩子沒有呢？

小弟弟 有了，有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好頑極了的孩子了。

女 哦，有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孩子了。

小弟弟 是呀。

女 你嫂嫂好不好？

小弟弟 嫂嫂倒是個很好的人，時常買糖給我吃，可是她和我哥哥不大過得好。

女 那爲什麼呢？

小弟弟 因爲我哥哥時常思念他從前所愛的那個女朋友，我嫂嫂不願意，她說要了她就應該愛她，要不然何不把那死了的愛人從土裏挖出來和她結婚呢？

女 是的，這埋怨也是對的。

小弟弟 因此他們兩個人時常吵架了。哥哥有時候急得生病。

女 哦，他那吐血的病現在好了些沒有？

小弟弟 比從前好了些。可是這纔怪呢，你怎麼會知道我哥哥有吐血病呢？

女 我怎麼不知道，你哥哥和我從前也是頂好的朋友。

小弟弟 那麼你是找我哥哥來的了。好極了。我哥哥剛纔還在這裏寫文章，這會兒想是到外面看月亮去了。他最愛獨自一個人在月亮底下散步的。他一會兒就要回來的。你等一等罷。剛纔那老頭子說這屋子裏有鬼，我怕極了。你來了，好極了。你陪陪我罷。我哥哥一會兒就來了。

女 是的，我陪陪你，我和你哥哥闊別了好幾年，我很想見見他。

小弟弟 那好極了。你聽。我哥哥回來了。

女 你怎麼知道？

小弟弟 他那種腳步聲，我一聽就能知道。

女 小弟弟，你快把門關上，讓我理一理頭髮。不知道他還認識我不哩？

小弟弟 好的朋友那有不認識的？

女 不，越是好的朋友越容易不認識。（對鏡理髮，不覺黯然如有所悟）我憔悴到這個樣

子了？怎麼這三年之中一點也不覺得。

小弟弟 我哥哥回來了，開門罷。

女 等一等，讓我想一想……小弟弟，我還是不見他的好，影子和熱，總有消

失的時候呢……回頭你別告訴你哥哥說我來了。

小弟弟（一把扯住）不，你不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嗎？爲什麼又不要見他呢？

女 我決計不見他了，你別扯着我。（腳步聲愈近）

小弟弟 我哥哥已經來了。你既然也是他的頂好的朋友，見了他也好勸他別那樣愁了。

女 不過我……我……不願見他了。你快放手。好弟弟。

小弟弟 不，我無論如何不放手。

女 你真不放手？

小弟弟 不放。

女 你知道我是誰？

小弟弟 你是誰？你不是說是那看莊子的老頭兒的親戚嗎？

女 不是，我老實告訴你罷，我就是這屋子裏的那個自殺了的女鬼。

小弟弟 哎呀，你是鬼呀。——（急放手）

女 （吹黑洋眼脫手過去。）

小弟弟 哎呀，有鬼呀，救命呀。（亂摸門閂，好容易纔把門開了。）

夢梅 （闖入抱住小弟弟，取袋中自來火點燃洋燭，搖小弟弟之頭），弟弟快些醒來，做什麼惡

夢？

小弟弟 哥哥，哥哥。

夢梅 弟弟，我在這里，你做的什麼夢？

小弟弟 （喘息而言）我不是做夢，我是真正遇見了鬼。

夢梅 哈哈，你遇了什麼鬼？是大腦袋兒的？是小腦袋兒的？

小弟弟 你還在笑呢？出去又不告訴人家，我再也不同你出來了。

夢梅 你說呀，究竟怎麼一回事？

小弟弟 你出去之後，也不知什麼時候我在夢中聽得有人哭。

夢梅 我剛才也是聽得遠遠的有人哭，才跑出去看。尋了許久，連影子也沒尋

着。

小弟弟 可是我醒來，卻看見桌子上坐着一個人了。我起初以為是你，後來仔細一看，是一個女人。

夢梅 你問她是誰沒有？

小弟弟 我問他是誰，他說他是這屋子裏的。你看這不是那自殺了的什麼素蘋小姐是誰？這可把我嚇死了。後來她說「你別怕，你別怕，我是和你開頑笑的。」她又說他是這守莊子的老頭兒的親戚。我不信。她又教我看她的影子，說鬼是沒有影子的。又教我摸她的手，一雙熱溫溫的手。說若是鬼的手，應該是涼的。我看見她是有影子的，手又是熱的，我說不怕了，我就坐下來和她談話。她問我同誰來的。我說同哥哥來的。她就問我：「你哥哥帶你來單是來頑的嗎？」我就說你自從從前那個要好的女朋友死了之後，你是怎樣的憂愁，怎樣的哭，怎麼樣寫小說，寫詩。他聽了好像很同情似的，她就問你身體好不好。我說：「他那樣時常哭着的人，身體怎麼會好」。她就問「那麼誰招扶他呢？」我就說

：「是嫂嫂招扶他」。這一下她可問得奇怪了。

夢梅 他是怎麼問的呢？

小弟弟 她問我有幾個哥哥，我不是祇有一個哥哥嗎？

夢梅 是呀！

小弟弟 我就告訴她「我祇有一個哥哥」。她接着很擔心地問我說：「那麼你哥哥結婚了沒有？」我說早結婚了。她說，「哦……早結婚了。接着問我那小說上面為什麼沒有寫出來呢？」哥哥，當真你那小說上面為什麼沒有寫出來呢？

夢梅 後來怎麼樣？

其弟 後來我告訴她因為我哥哥始終思念那個女朋友，對不對？

夢梅 唔，他怎麼說？

其弟 她說既然那樣思念她，為什麼又那樣快同別的女人結婚呢？

夢梅 ……………唔。

其弟 我說是爸爸媽媽急着要抱孫子，哥哥也祇好順他們的意思。

夢梅 唔。

其弟 後來她又問：「那麼望着了沒有？」我說：「現在有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姪子了」。她聽了說：「哦……有了孩子了」。她就問嫂嫂做人好不好。最後又問你那吐血病好了沒有？我說：「這倒怪了，你爲什麼知道他有吐血的病呢？」她說她也是你的好朋友。我說：「那麼好極了，我哥哥大約是出去步月去了，一會兒就要回的」。她聽了又好像很喜歡。說她和你分別多年了，很想見見你。她叫我姑且把門關上，讓她理一理頭。我聽見你來了，正要開門的時候，她忽然止住我不叫我開門，說：「影子總是要滅的，還是不見的好。」我扯着她的手任怎麼樣不讓她走的時候，她忽然變了臉，說：「你知道我究竟是誰？」我說「你究竟是誰？」她說她就是這房子裏的那自殺的女鬼。我聽得連忙放手，她把燈吹滅，一閃就不見了。後來你就進來了。

夢梅 你這些話，是什麼時候瞎編的？你在做夢吧？快醒來，（搖之）快醒來。

其弟 我不是做夢，你看我不是睜開着眼睛嗎？

夢梅 還不是做夢！快去睡。

其弟 我不去睡，回頭那鬼又來找我了。

夢梅（重催其弟安睡）不胡思亂想就不會有鬼的。（歸座）

其弟（夢覺）我姓楊，你是誰？

夢梅 好好的睡，別做夢了。

其弟 噯呀，來了。

夢梅 別怕了，孩子。（起身撫之）

其弟 哥哥，你怎麼還不睡呢？快來睡呀，回頭我要告訴媽，說你把我帶到外面來，全不管我。

夢梅 你好好的睡，我馬上就來了，剛才在外面步月的時候，心裏引起了許多感

想，不寫下來是睡不着的呢。

其弟 好，那你馬上要來睡的呀。……

夢梅 真正到了這樣悽靜得像死一樣的環境裏來，連自己的呼吸都可怕，……

(伏案工作，翻閱前面之稿，見有圈) 弟弟，叫你別把我這稿子弄髒了，爲什麼又替我

打些圈，你曉得什麼！

其弟 ……………(已睡熟)…………

夢梅 倒圈得很有些道理。哦呀，還有批語呢！(翻至最後，發見手帕，急審視之。) 嘎

！(奔至牀前) 弟弟，這手帕是誰的？弟弟。

其弟 (睡眼朦朧中) 我姓楊，我姓楊。

夢梅 喂，這手帕是誰的？

其弟 (醒來) 手帕？我不知道。大約是那素蘋小姐的罷。我一醒來就看見她伏在

你的稿子上哭。

夢梅 她到那裏去了？

其弟 她摔開我的手，把燈一吹，就沒有看見了。

夢梅 啊！白薇！（在室中亂尋，已而忽聞槍聲一響）

其弟 那裏槍響？！

夢梅 （向發聲處突入）

夢梅 （自石山內） 弟弟快拿燭來。

其弟 怎麼了？（捧燭發抖而入）

（已而其弟捧燭前導，夢梅抱白薇上。其弟推沙發夢梅扶之躺下）

夢梅 白薇，白薇。

白薇 （呻吟中，抬眼望之） 啊，夢梅，我——我畢竟非見到你不可嗎？

夢梅 白薇，我哭了你三年了。

白薇 我也好像海底下的魚望着水面上透進來的光似的等着你三年了。

夢梅 剛纔聽這守莊子的談起這屋子裏的素蘋小姐的事，我就疑心是你，可是我祇知道你叫白薇，原來你還叫素蘋嗎？

白薇 咳！素蘋也好，白薇也好，反正都是些不祥的名字。

（老僕聞聲匆匆趨過。）

老僕 深更半夜，那里來的槍響？嚶呀，這不是小姐嗎？小姐我伺候你三年了，你還活着嗎？謝天謝地。

白薇 老王，這一下再也用不着你們伺候了，快去叫你妻子來。

夢梅 快去叫醫生來。

白薇 用不着醫生了。叫你妻子來，我有話告訴她。

老僕 這真是那來的話，從前以為你自盡了，原來你還活着；現在既然活着，爲什麼又要自盡呢？

夢梅 這你不曉得，快去叫醫生來。

老僕 楊先生你認識我們小姐嗎？

夢梅 你別問這些，快去快去。（老僕下）

老僕 我真弄不明白。（老僕下）

白薇 我由這裏寫給你的那封長信。你接到了沒有？

夢梅 接到了……

白薇 那麼，你爲什麼不給我回信呢？

夢梅 我怎麼沒有回信呢？我費了一夜的工夫，馬上就給你寫了一封很長的信，

要你無論受怎樣的委屈，得等着我……我正疑心你爲什麼不回我的信呢？……

白薇 是的……這自然是被爸爸收去了，……但是後來又寫了那麼多信爲什麼都

沒有回信呢？

夢梅 後來因爲我想在地位上和人家競爭，冒險到巴黎去了。我欠了那公寓裏不

少的錢。走的時候，沒有給他留下通信的地址，他們怎麼會把你的信給我轉到

巴黎去呢？

白薇 你到巴黎去了多少日子？

夢梅 不到一年。

白薇 爲什麼不到一年就回來了？

夢梅 因爲沒有接濟；靠在外國做工，沒有工做，靠寄詩稿到國內書局裏來賣也沒有人要，所以我就祇好回來了，回來就聽說你死了。

白薇 這三年之中，除了王媽以外，誰都以爲我死了。實在我已經死過兩次了。第一次是在總統府的前面。你還記得麼，我們那一次請願的結果，不是犧牲了我們許多同學麼？我和素芸姐姐江蔚霞站在一道，不是她們兩個人都死在軍閥的槍彈底下，我僥倖還活着麼？第二次就是三年前的這個時候了：我受不了爸爸的壓迫，又得不到你的消息，氣憤不過，便由家裏逃到錢塘江邊去投水。又不幸被一個漁夫救了。我在漁夫家裏打聽得爸爸尋着了我遺下的扇子，給我留下這間

屋子，又替我在湖邊建築了一座墳墓，所以我就索性把我的姓名埋藏起來，有時候，我一個人到孤山去賞玩一回湖上的夕陽；也憑弔一回自己的墳墓，就像我的鄰居馮小青傷悼她自己的影子一樣。到了晚上也由王媽替我預備的另一條路，回到我自己的屋子裏來，等他們睡了之後，我也來讀一回我小時候愛讀的書，弄一回我平常愛弄的脂粉，翻一回你從前寫給我的那些信——哎——
夢梅，我是個厭世的人，我早就要死了，爲什麼又過了三年這樣遊魂似的生活呢？就因爲我雖得不到你的信，總想在什麼時候見你一面，我時常在報紙上找你的名字，爲什麼老找不着呢？

夢梅 你怎麼能够在報紙上找到一個無產詩人的名字呢？除了他犯了罪的時候。
白薇 我因爲始終存着這種希望，所以我任受着怎樣的辛苦，依然留戀在人間。
夢梅 白薇！我自從聽得你死了的消息，我也成了一具活屍了。雖然自從我聽見你死的消息不久，我就結了婚，生了孩子，這都好像不是我自己做的一樣，

……這三年中間我那一刻不做的是見你的夢。剛才那老頭子說這屋子有鬼，我想假若世間上正真有鬼，我至少也可以見見你的靈魂……現在我們在偶然的機會，正好實現我們這三年間的辛苦의 期待了，你爲什麼又要死呢？

……白薇，你對於我很失望了嗎？

白薇 不，不，我對你不但是沒有失望，而且還很滿足！那篇小說不是你爲我做的嗎？

夢梅 白薇，那就是我哭你的眼淚了。

白薇 那是一部貴重的感情底記錄。一個女子能够給她所愛的人一種大的刺激，使他在人類的文化上有什麼貢獻，她也算不自生在世上了。同時一個女子能够到她生前看到她的愛人對於死後的她所吐露的真實的感情，也就夠滿足了。

夢梅 那麼你爲什麼又要把愛你的人底差不多要忘記的心的傷痕重新又使他發痛呢？

白薇 夢梅，這——這就是我的目的了。「人死不可復生」，你要是發見你那死了三年的愛人會在偶然的機會復活起來，你一定要笑你這三年的眼淚是白流的了。你會把嚴肅的人生看成喜劇了。那樣一來。你怎麼能夠完成你那貴重的記錄

呢？

夢梅 白薇，……！你要是僅因為我的藝術來犧牲你的生命，那麼我要否定一切的藝術了——就是我寫了三年還沒有完成的這部小說，我也要在你的面前把牠撕碎了。

白薇 （急止之）不，不，夢梅，你決不可撕碎牠，你要是真愛我的時候，你得保護牠，我們倆的愛是很痛苦的，夢梅，——這就是我們的痛苦的愛的紀念了。生命是短促的，藝術是不朽的。你若是能把你的眼淚，都變成一顆顆的槍彈，攻破我們為什麼不能不生離甚至死別的原因，能夠完成這個嚴肅的記錄，我雖然死了，我的生命還是永遠地和他同在。何況我剛才聽小弟說你有了很好的

太太，還有了很可愛的孩子了，像我這樣一個遊絲似的繫戀在人間的人，何必再來破壞人家的幸福呢？所以我……（苦悶發聲）啊，夢梅，我再也不能支持了，我真要和你永別了。……（暈去）

夢梅 白薇，白薇你錯了。你這種犧牲完全是錯誤。你以為你這樣算是愛我嗎？我也知道我是錯誤了。我以為我的心在這一個世界，而身子不妨在那一個世界。身子和心互相推諉，互相欺騙，我以為這是調和，誰知道這卻是分裂。結果便把我弄成個不死不活的人了。現在我覺悟了，我們正應該勇壯地統一地生活下去，你決不可死。——啊，醫生！醫生！

老僕（匆遽登場）醫生一會兒就要來了！……

夢梅 白薇——白薇！

老僕 嗚呀，小姐，小姐！

白薇（又醒轉來）啊，老王，王媽呢？

老僕 小姐，老婆子她早上出去到這個時候還沒有回來。

白薇 啊，乾娘，我再不能見你了，……（對老僕）你告訴你的妻子，說我多虧了

他多年的看顧，我沒有法子報答她，並且要她別告訴老爺說我又自殺了，祇說他的乾女兒死了罷。

老僕 啊，小姐，這真是那里說起。祇要小姐不死，我們老夫妻就伺候您一輩子也是願意的。

白薇（握着他們兄弟的手）夢梅，……幫助你的聰明的弟弟……愛你的太太和孩子，

……完成你的小說，……

其弟 哥哥，她的手已經涼了。……

夢梅 什麼？（握之）白薇，……無論你現在所去的地方是天堂或是地獄……或是個絕對的寂滅，絕對的虛無，……請你在那裏等着我罷，……我的吐血的病永不會好的，我把我的血吐完了的時候，我就來了。……

老僕 小姐，小姐，……先生，快來呀，……這怎麼好。

夢梅 (起身促其弟) 弟弟快搖搖我，我在這裏做夢吧。……快搖搖我。

老僕 小姐呀。……

夢梅弟 哥哥，……哥哥，(扶其兄) 哥哥！

夢梅 你搖搖我，……弟弟……啊，白薇，白薇……白薇！(搖搖然向逝去多時的

白薇所坐處倒去。)

其弟 哥哥。哥哥呀！

——幕下——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寫完)

劇悲的上湖

蠢貨

柴霍甫著
曹靖華譯

人物：

葉麗娜（名）波波瓦（姓）——寡婦，頗有笑窩，女地主。

格利戈（名）史米諾夫（姓）——年輕的地主。

綠克——波波瓦的聽差，老頭。

其他：園丁，車夫，工人若干人。

佈景：

蠢貨
波波瓦家的一間客廳。

第一場

（波波真身風重喪，目不轉睛的看着一張相片。絲克也在那兒。）

絲 這樣很不好呵！太太……你光光來糟蹋你自己的身子……丫頭和女厨子都出去摘野菜去了，一切的東西，都是帶着很快活的樣子，就是連那貓也都知快快活活的在院子裏跑來跑去的捕着小鳥，玩着。可是你整天坐在家裏，好像尼姑一樣，連一點樂趣也沒有。唉，實在的！差不多有一年多了，你連大門都沒有出過……

波 我從此都不出門了……我還出去幹什麼呢？我已經是死了的人了。他埋在那墳裏，我把我自己埋到這四堵牆裏邊……我們倆算是都死了。

絲 唉，你又說起這話來了！我實在聽够了。尼古拉去世了，命該如此，這會有什麼法想呢……慟哭他一場——也就夠了。不是要哭他一輩子，替他穿一輩子的孝服的。我的老婆死的時候，我也從那個時候過過……怎麼呢？我傷心的哭了她一個月，這也就够她的了。要是哭她一輩子，她也實在担当不起呵！（嘆息）

。你把一切的鄰居都忘記了……你自己不去瞧看人家，也不叫接見人家。我們過的光景同蜘蛛一樣——同人們都斷絕來往了。禮服都放到那兒叫老鼠咬破了！你想着是世上沒有一個好人了，可是你不知道在縣裏的好人多着呢……在雷洛夫那兒的軍營裏邊，那些軍官是多麼樣的好，真是教看都看不够呵！在那軍營裏邊每禮拜五都有一個跳舞會，差不多天天都奏着軍樂……唉，太太！你正當青春的年華，應該及時行樂……那美麗的容顏，不是一輩子都有的呵！再過十年，你再想到那些老爺軍官面前，想教他們愛你，那就晚了！

波（很堅決的說。）我請你再不要對我說這些話！你知道，自從尼古拉死了之後，我的心也完全死了！你想着我是還活着的，這不過只是你想的罷了！我自己發誓我死了我都不脫我的喪服，都不與人往來……你聽見了嗎？就是讓他的鬼魂看看，我是怎麼的愛他……我不瞞你，他從前是常常對我很不好，很利害的……並且還騙我；但是我呢，我到死都要守節，我教他看看我是多麼樣的會愛他

。我教他在陰間看見我愛他是向他在世的時候一樣的愛他……

綠 說這些話還不如你到花園裏逛逛，或者套上多比「馬名」或維里康「馬名」去瞧一瞧鄰居呢……

波 唉！……（哭起來。）

綠 太太！……好太太！……你怎麼着呢？

波 他是多麼愛多比呵！他常常騎着他到戈卡金和付拉梭夫那兒去。他騎馬騎的是多麼好呵！當他用全副精神去勒馬的時候，那是多麼好看呵！你記得嗎？多比，多比！告訴教今天多給多比倒點料吃！

綠 是了！

（門鈴大響起來。）

波 （驚慌。）這是誰？你告訴他，就說我什麼人都不見！

綠 是了！（出。）

第二場

(波波瓦一人。)

波 (看着相片。) 你看一看，尼古拉，我是多麼會愛你和原諒你……到我死的時候，我的愛就一齊消滅了。(噙着淚笑起來。) 你不嫌慚愧嗎？我是多麼樣的忠心，把我自己關在家裏，我到死都要給你守節的！可是你呢……你一點也不嫌慚愧嗎？你常常欺騙我，對我要脾氣，常常整禮拜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

第三場

波波瓦同綠克。

綠 (代着很驚慌的樣子進來。) 太太，外邊有人問你……要見你……

波 自從我丈夫死了之後，什麼人我都不見，這話你沒有告訴他嗎？

綠 我告訴他了……但是他聽，他說他有要緊的事情。

波 我——不見！

綠 我已經告訴他了，但是……那個鬼東西罵着一直可闖進屋子來了……他已在飯廳站着呢……

波 (擱起來。)好，請他進來……這樣無禮的東西！

(綠克出。)

波 這人多討厭！他來我這裏幹什麼來了？爲什麼他來攪擾我？(嘆息。)唉，這真是逼得我要到尼庵裏去……(沈思。)是的，到尼庵裏去……

第四場

波波瓦，綠克與史米諾夫。

史 (進來，向綠克。)這混蛋東西，愛多說廢話！……你這蠢驢！(看見波波瓦。裝着

很有身分的樣子。）太太，我是混職的磯隊中尉，是地主格利戈史米諾夫，因為點很要緊的事情，不得已才來煩擾你……

波（不給他握手。）什麼事？

史 你的先夫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他欠我兩張期票，共一千二百盧布。因為明天要到農業銀行去付息金，所以我到你這裏來問問：太太，請今天把我這筆款子還了吧！

波 一千二百元……我丈夫為什麼欠你的錢？

史 他買我的牲口料。

波（嘆息，向綠克說。）綠克，別忘了，叫多給多比例點料吃！（綠克出，波波瓦向史米諾

夫。）如果尼古拉欠你的錢，當然我是要還你的；但是對不起，今天實在沒有錢，到後天我的管賬的從城裏回來的時候，我好吩咐叫他還你，欠你多少，就還你多少，只是現在實在不能滿足你的要求……並且今天恰好又是我丈夫死後的

第七個月，我心緒不好，很不願意提這些賬債的事！

史 我現在實在很不行，如果我明天不去付息金，我立刻就要破產了！我的產業就要被人家查封了！

波 到後天你來取你的錢。

史 我後天不用錢，我今天用錢的。

波 對不起，今天不能夠還你錢。

史 我等不到後天。

波 如果我現在沒有錢怎麼辦！

史 這麼樣，今天不能還錢嗎？

波 不能……

史 呵！……就這樣了嗎？

波 是的，就是這樣。

史 就這樣了嗎？是的嗎？

波 是的。

史 呵！謝謝你！忘不了你就是了！（聳着肩。）這樣還想叫我不生氣！剛才在路上遇見一位稅務員，他還問我說：格利戈，你爲什麼常常生氣，照這樣我怎能不生氣？我急着用錢急的要命，昨天早上天不明我就到各賬戶那兒去要錢，那怕有一個人給我錢也好受些！我好像一個喪家之犬一樣，夜裏過夜騎在一個猶太人酒店裏的酒樽旁邊……後來離家走了一百四十多里地，來到這裏，希望要幾個錢，不料她又拿起她的『心緒』來搪塞我！我怎麼能够不生氣？

波 我已經明明白白給你說過了：我的管賬的從城裏回來就給你。

史 我來不是找你的管賬的，是找你的！誰同你的鬼東西管賬的有什麼關係！

波 對不起，先生！我受不了你這樣的話，聽不慣你這樣的口氣！我不願再聽你

的話——（疾走出門。）

第五場

史米諾夫（一人。）

史 好奇怪！你的心緒不好……七個月以前你的丈夫死了！……可是我要去付息金不要去？我問你；我要去付息金不要去？呵！你的丈夫死了！……心緒不好……還要玩些什麼亂七八糟的鬼計……你的管賬的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你叫我怎麼辦呢？我能坐氣球飛了去躲債不成嗎？怎麼呢？再不然叫我碰死到牆上嗎？去到格魯德家裏——他不在家，亞洛先維其呢，躲開了，顧利琴呢，大罵了一架，我幾乎要隔窗子把他擲出去，馬祝多夫呢，正在害霍亂病；到她這裏，她又拿起她的心緒來搪塞我！這些無賴東西連一個錢也不還我！這都是因為我這老廢物好說話，把他們都養慣了！呵！等等看！你看我怎樣！我不願你們來拿我

開心！不給我錢我就住到這裏！唉！今天真倒霉！真氣死我！氣的我渾身都亂戰了！唉！天呵！把我要氣昏了！（大叫。）聽差！

第六場

史米諾夫與綠克。

綠（進來。）要什麼？

史 拿點汽水或水來！

（綠克出。）

史 這叫什麼理！人家急着用錢急的幾乎要上吊了；但是她不給錢不講，反來還說些不願辦這些關於賬債的事！……這真是婦人女子，會講些糊塗理！所以我向來都不願同這些女人們講話，我情願坐到火藥桶上都比同這些女人講話好得多！唉，真氣死我！我氣得毛髮都豎起來了！我只要遠遠的看見她們，就要駭

得毛骨聳然，喊叫救命了！

第七場

史米諾夫與綠克。

綠 (進來，奉上菜。) 太太病了，不見客。

史 走開！

(綠克出。)

史 病了，不見客！我也用不着招待……你不拿錢來我總是不走。你病一禮拜我住一禮拜……病一年我就住一年……你總算是欠我的錢，你的喪服和笑窩都打動不了我的心……這些笑窩我們見識過的！(走到窗子跟前叫道。) 西門，把馬卸了！我們不走！我就住在這兒！告訴馬房裏叫把馬喂喂！你這畜牲！你還將馬韁繩捆着！(嘲弄着。) 不要緊……我給你——不要緊！(離開窗子。) 真不好過……真熱

的受不了，沒有一個人還我錢，夜裏又睡不着，不料到了這裏她又數落了些她的
心緒……真把我氣得頭痛……喝點酒吧，怎麼呢？好，喝杯酒再說！（叩道。）聽差！

綠（進來。）要什麼？

史 拿杯酒來！

（綠克出）

史 嘿！（坐下，環顧周身。）很好，很不錯！好像灰驢一樣；靴子弄得這麼樣，臉也
不洗，頭也不梳，弄一身草……她還把我當強盜看，還想怎麼好！（打哈欠。）這
麼樣在客廳裏未免太粗鹵了一點，但是這也沒有什麼……我來這裏不是當客的
，是要賬的人，這樣對於要賬的人沒有什麼……

綠（進來，奉上酒。）先生，你太隨便了……

史（激怒。）什麼？

綠 我……我不過……我……

貧

蠢

史 你同誰說話！不許你開口！

綠 (站到旁邊。) 這不曉得是什麼魔鬼來作怪來了……(出。)

史 唉！真氣死我！我恨不得把地球都搗碎了……真把我弄昏了……(大叫。) 聽
差！

第八場

波波與史來講夫。

波 (進來，低着頭。) 先生，我一個人清靜慣了，我受不了這樣的吵鬧，我十分的懇
求你，請你不要擾亂我吧！

史 給我錢，我就走。

波 我明明白白給你說過了；我現在沒有錢，請你等到後天來。

史 我也明明白白給你說過了；我不是後天用錢，是今天用錢的。如果你今天不

給我錢，到後天我只好吊死了。

波 如果我沒有錢怎麼辦？真奇怪！

史 那麼你現在不給我錢嗎？不能還嗎？

波 不能……

史 好，那麼我就坐在這兒……只要你_(坐下)不給我錢……後天還嗎？好吧！我

就這樣一直坐到後天！_(跳起來)我問你：我明天要不要去付息金？……或者你

以爲我是鬧玩笑嗎？

波 先生，請你不要吵！這兒不是馬圈！

史 我問你的不是馬圈——是我明天要去付息金不要去？

波 你在女子面前太放肆了！

史 不，我一點也不放肆！

波 不，太放肆了！你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很粗野的人——有品格的人對女子

說話不是這樣的！

史 嘿！好奇怪！你叫我怎樣同你說話？說法國話嗎？怎麼呢？（激怒，咕嚕說道）

○『媽姐姆，日烏普利……（Madame, ye vous prie……太太我請問你……）』你不

給我錢，我真幸福……呵！對不起，我擾亂你！呵！今天好美麗的天氣呵！這

孝服把你稱得多麼俏皮呵！（向她鞠躬。）

波 又呆又蠢！

史（嘲弄。）又呆又蠢！我在女子面前太放肆！太太，我這一輩子見的女人比你見的喜鵲還多呢！我因為女子決鬪了三次，我拋棄了十二個女人，九個女人拋棄了我！的確的！從前我也曾當過傻子，拿着那極溫柔的心情，極甜蜜的語言，竭力的去逢迎她們，恭維他們，有時候對着月兒嘆息，有時候受盡痛苦和煩惱，有時候心裏發跳；用盡我的心血去愛她們，愛的幾乎要發瘋了！整天好像喜鵲一樣，高唱着解放；把我的一半家產都揮霍到溫柔鄉中，可是現在是不行了！現

在你們騙不了我了！這已經够了！那些烏黑的睛珠，柔情的秋波，玫瑰色的嘴唇，引人魂消的笑窩，在那月波之下，低微的蜜語，膽顫的嘆息——太太，這些我現在連一個制錢也不掏了！我並不是說你的，我是說一般的女人的；她們從小以至於到了長大，都是不懷好意，陰險殘忍，譏諷嫌怨，胡說亂道，撒謊幾乎要撒到入骨了！可是要講到這個東西呢？（拍着自己的額。）呵！對不起，我說話太不留情面了！就是一個喜鵲都比這些女子要好十倍！如果你看一看那美人的外面，媚媚嫵嫵，簡直同天仙一般，真叫人魂都飛了！可是你要往她心裏看一看！那真是鱷魚一樣呵！（抓著椅子背，將椅子破碎。）最可惡的就是這種鱷魚總常常想着那愛情是她的特權，是她的專賣權！可是他除了愛小狗之外還會愛誰？如果我說的話不真，我願天誅地滅！她的愛情就只會嗚嗚咽咽的哭泣！她只會乘着男子犧牲，受痛苦的時候，她好去作出種種搖頭擺尾的媚態去騙他！幸虧你也是一個女子，那麼按着你自己的心也就可以知道一般女子的心性了！請你說句良心話：你一生見過

女子真能守節不變的沒有？沒有這回事！能够守節不變的只有那老媽子和醜而不堪的傻瓜！到了貓長角，烏鴉變白的時候，你也見不到一個能守節的女子呵！

波 請問你；你以為男子對於愛情是不會變的嗎？

史 是的，是男子！

波 男子！（冷笑。）男子對於愛情是不會變的！真是奇聞！（激烈。）你有什麼權柄敢來說這種話？男子對於愛情是不變的！如果是這樣，那我就告訴你，我所知道的男子最好的就是我的丈夫了……我那樣的愛他；拿我的全生命去愛他，凡年輕有思想的女人所能愛到的我都去愛他；把我自己青春的年華幸福，生命，財產統統都交給他，把他當做我的生命一樣看待，可是你猜怎樣呢？這是世界上最好的男子，還是毫無良心的步步來欺騙我！他死了之後，我在他桌子上找到了滿滿一匣子情書，在他活着的時候——唉，這真是不堪回想呵！——我常常整禮拜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當着我的面去和別的女子通情，欺騙我，揮霍我的金

錢，拿着我的愛情去開玩笑……雖然如此，我還是愛他，給他守節……甚至他死了之後，我還是一樣的給他守節不變；我永遠把我自己埋葬到這四堵牆裏邊，至死都不脫去我的喪服……

史（輕視的笑着。）喪服！……我不知道你把我當什麼人看？彷彿你想着我不知道你爲什麼穿着這喪服，把自己埋葬到這四堵牆裏似的——這真是神祕奧妙極了！這樣叫那些趕赴的武士或青年的詩人，從你宅前經過的時候，望着你的窗子必悠然想道：「這兒住的是神祕的達瑪拉（註），她因爲對於他丈夫的愛情，遂把自己葬埋到這四堵牆裏邊！」我們知道這些把戲呵！

注：達瑪拉是李門托夫所著『覺鬼』裏邊的女主人公；是格魯琴國（在高加索）的公主，是黑瞎美人。據李氏詩中所說：達瑪拉曾被一個覺鬼愛上，後來達瑪拉避他的愛，逃入尼庵，死在那兒。

波（臉紅。）什麼？你怎敢對我說這些話？

史 你把你自己活埋了，但是還忘不了往自己臉上撲粉呵！

波 你怎敢同我說這樣的話？

史 請你別吵，我不是你的管賬的！我有什麼說什麼。我不是婦人女子，我說話是很爽直痛快的！請你不要吵！

波 不是我吵！是你吵的！請走開！

史 給我錢我就走！

波 我不給你錢！

史 不行，得給我錢！

波 我就來氣氣你，一個制錢也不給你！走開！

史 我沒有這種福氣，我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未婚夫，請你不要給我玩這

些把戲！（坐下。）我不愛這些！

波 （氣的發喘。）你就坐在這裏了嗎？

史 就坐在這裏。

波 請走開！

史 把錢拿來……（到旁邊。）唉，真氣死我！真氣死我！

波 我不願同這些不要臉的人講話！滾開！（忿忿。）你不走嗎？不嗎？

史 不走。

波 不走嗎？

史 不走！

波 好！（接鈴。）

盡

第九場

同上人與綠克

貨

波 綠克，把這位先生拉出去！

綠 (走到史米諾夫跟前。) 先生，太太吩咐了，請你走吧！在這裏沒有……

史 (跳起來。) 不許你開口！你同誰說話？再說我殺死你！

綠 (魏胸。) 唉呀！……天呀！……(倒到椅子上。) 唉呀！我昏了！我昏了！要命呀！

波 姐霞在那裏？姐霞？(叫道。) 姐霞！白拉格亞！姐霞！(按鈴。)

綠 唉呀！她們都出去摘野菜去了！……沒有一個人在家……我昏了！拿口茶喝喝呀！

波 請滾開！

史 請你放規矩一點吧！

波 (握着拳，頓着足。) 你這粗人！你這蠢貨！你這混蛋！怪物！

史 怎麼？你說什麼？

波 我說你是蠢貨！怪物！

史（搔首上前。）我請問你，你有什麼權力欺負我？

波 是的，我欺負你了！……怎麼樣？你當我怕你嗎？

史 你以為你是女人，便有權力無故的來欺負人嗎？是的嗎？去決鬪吧！

綠 老爺！……好老爺！拿點茶呀！

史 決鬪啲！

波 你以為你有很大的拳頭，牛大的嗓子，你便以為我怕你了嗎？是的嗎？你真
是蠢貨！

史 決鬪啲！我無論誰都不讓他來欺負我！我不管他什麼女子，什麼纖弱的女
子！

波（用力叫道。）你這蠢貨！蠢貨！蠢貨！

史 現在我們可以拋開一切的偏見，這僅是一個男子本着義氣去雪他的恥辱！平
權！這就叫做男女平權！去決鬪吧！

波 你要決鬪嗎？好！

史 即刻去！

波 即刻去！我丈夫死後還留下兩枝手鎗……我現在去取……（急遽的走去，忽又轉回

來。）我將一鎗打到你的鐵面上，敲死了你！（出。）

史 我要打她好像打一隻小雞一樣！我不是小孩子，不是容易動情的小狗！我管

她什麼女子不女子！

綠 我的好老爺！……（跪下來。）請你開開恩，可憐可憐我這老頭子吧！請走吧！

這就要把我駭死了，還要決鬪呢！

史 （不聽他。）決鬪，這就是男女平權，婦女解放，兩性平等！按理我也要打她！

呵，這是什麼女子？（嘲弄。）敲死了你！……我一鎗打到你的鐵面上……這是什

麼女子？紅着面孔，瞪着眼睛……竟來答應和我決鬪！這樣的女子真是我一生

才見頭一次……

綠 老爺！請走吧！我永遠祝福你！

史 這是婦人女子！這個我明白！真是婦人女子！不是那扭扭捏捏，懦弱無能的
女子；她像火一樣，炸藥一樣，火箭一樣！打死了她也覺可惜呵！

綠 （哭着。）老爺……我的好老爺！你走吧！

史 我真喜歡她！真喜歡她！那令人魂消的笑窩，我真愛她！我也不問她欠我的
賬了……我的氣也消了……呵！她的魔力真大呵！

第十場

同上人與波波瓦。

波 （拿着手鎗進來。）這不是手鎗……但是在我們決鬪以前，請你先教我這手鎗怎麼
樣放法……我向來還沒有放過手鎗呢。

綠 老天來救救命吧……我去找園丁，車夫去……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大禍呀！……

……(出。)

史 (檢看着手鎗。) 你瞧，手鎗有幾種幾樣的……有一種是專爲決鬪用的手鎗，叫做毛及麥爾牌子的，你這兩枝手鎗是斯米特和維耶生牌子的，是三響的，鎗彈的火帽在中心的……這手鎗很不錯，這兩枝手鎗至少得九十塊錢……拿的時候要這麼樣……(向旁。) 喂！眼睛！真是媚人的眼睛呵！

波 這麼樣？

史 不錯，這麼樣……然後再搬起機頭……這樣的瞄準……把頭少向後一點！手伸直！很好……就這麼着……然後再用這個指頭把這個小東西一搬就得了……不過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慌，描準的時候不要着急……不要叫手搖動。

波 好……在屋裏放鎗很不方便，我們到花園去吧！

史 走，不過我預先聲明；我的鎗要往空中放。

波 這那裏話！爲什麼呢？

史 因為……因為……這是我的事，為什麼！

波 你怯了嗎？是的嗎？呵！不，先生，你不要變掛！請跟我來！我的鎗彈打不到你的腦袋上我總不甘心！……這個腦袋我實在討厭！你怯了嗎？

史 是的，我怯了！

波 胡扯！你為什麼不想去決鬥了？

史 因為……因為……我……我愛你！

波（冷笑。）他愛我！他竟敢說他愛我！（指着門。）請吧！

史（默然放下手鎗，拿着帽子走去；走到門口站着，兩人默然互相注視着有半分鐘的光景；後來他躊躇的走向她說。）呵……你還生氣嗎？我簡直像發了瘋一樣，但是，你要知道……

這怎麼說好……是這麼一回事，你看，是這麼一回事，到底……（叫道。）呵，我愛你，難道我還愛錯了嗎？（抓着椅子背，將椅子摔碎。）怎麼你的家俱這麼樣脆！我愛你！你明白嗎？我……我差不多跳到你的情網裏了！

盪

波 走開——我討厭你！

貨

史 呵，好美麗的人兒呵！我生來沒有見過這樣美的人！我上當了！中魔了！好像老鼠一樣跳到籠裏了！

波 走開，不然我就要放鎗了！

史 放吧！你知道我死在這雙媚人的眼睛之下，死在這柔美的小手握着那手鎗之下，我是何等的榮幸呵！……我發瘋了！請你即刻想想決定吧，因為如果我從這兒出去之後，我們永遠就不能見面了！決定吧！……我是一個貴族，是很體面的人，每年有一萬元的收入……我會放鎗……我有好馬！你願意嫁給我嗎？

波 (大怒，用手鎗指示着。) 決鬪呵決鬪！

史 我瘋了！……什麼也不明白了……(叫道。)聽差，拿點茶來！

波 (喊着。) 決鬪呵！

史 我瘋了，中情魔了，我簡直好像小孩子一樣，好像傻子一樣了！(抓着她手，她

痛的大叫起來。)我愛你！(跪下。)愛的從來都沒有這樣的愛過！我拋棄了十二個女子，九個女子拋棄了我，但是我沒有一個愛的能够像愛你這樣……我被軟化了，征服了……好像傻子一樣跪到你面前向你求婚……真是丟臉呵！我賭咒我五年了都沒有愛過人，想不到又中了魔，來跳到你的圈子裏了！我向你求婚，你願意是不願意？不願意嗎？不願意就算了！(站起來，快着向門走去。)

波 等一等……

史 (站住。)怎麼？

波 沒有什麼？走吧！走吧……但是，等一等……不，走吧，走吧！我討厭你！

但是，別……別走！唉，你知道我是怎麼樣的生氣，怎麼樣的生氣！(把手鎗擲

到桌子上。)拿這討厭的東西把我指頭都弄麻木了……(氣的把手帕撕破。)你爲什麼還

站着？滾吧！

史 再見吧。

查

貨

波 是的，是的，走吧！……（嘆道。）你到那去？等一等……但是，去你的吧！唉，我是多麼生氣！別到我跟前來，別到我跟前來！

史 （向她跟前走着。）我真愛你！愛的要發瘋了！好像小學生一樣跪下來了……我渾身都發顫了……（很固莽的樣子。）我愛你！我真愛死你了！我明天要去付息金，莊稼也收得了，可是又碰上了你……（摟住她的腰。）永遠我都不原諒我這一回……

波 走開 撒開手！我……我恨你恨極了！決……決鬪呀！（作長久的接吻。）

第十一場

同上人與綠克帶着斧子，園丁拿着把子，車夫拿着鋸子，工人拿着杆子。

綠 （看見一對接吻的人。）天呀（少停。）

波 （睜開眼睛。）綠克，告訴馬房裏，今天不要給多比倒料了。

——幕下——

藝術家

熊佛西

全劇登場人物：

林可梅

其妻

其弟

賈掌櫃

佈景 林可梅的畫室，逼壁掛的是林的作品。開幕時林正在畫畫，其妻
很高興的由裏面出來。

妻 十二點鐘已經敲過了，你知道嗎？

林 我知道。

妻 米又完了，你知道嗎？

林 我知道。

妻 油鹽亦沒了，你知道嗎？

林 我知道。

妻 今天又要付房錢，你知道嗎？

林 我知道。

妻 我媽今天五十歲，你知道嗎？

林 我知道。

妻 你都知道？你都知什麼？

林 哈哈！

妻 『哈哈！』哈哈什麼？

林 你瞧，太太，你瞧我這兩筆多麼有趣呀！

妻 我和你說的話，你聽見了麼？

林 聽見了！聽見了！

妻 你聽見我說了些什麼？

林

妻 你說！

林 你說這張畫是我的傑作！

妻 胡說！

林 是的！是的！我想起來了！是的，你剛才說你要我替你畫一張像！好極了！

好極了！請你坐下，我替你速寫一張！自從咱們結婚到現在，我從來沒替你畫

過像。今天是頂好的機會！來，請坐下，扶着其妻坐下，請別動！請別動！咳！請

你別動別動，你偏要動！

妻 我要動，我偏要動！我存心要動！

林 那麼我只好不畫？

妻 誰教你自討沒趣！

林 繼續畫他原來的畫。

妻 我和你說的話，你到底聽見了沒？

林 沒聽見，勞你駕，請再說一遍！

妻 十二點鐘已經敲過了！

林 調午飯！

妻 米又完了！

林 買去！

妻 油鹽亦沒了！

林 買去！

妻 今天又要付房錢！

林 付去！

妻 我媽今天五十歲！

林 買禮物拜壽去！

妻 拿錢來！

林 錢？

妻 錢！

林 十號不是給了你五塊錢麼？

妻 今天幾號了，你知道麼？

林 今天？

妻 我勸你少做點夢罷？十號交我五塊錢，用到今天十七號，足足用了七天，你

還不滿足嗎？你還以為我浪費了一文半文嗎？

林 好了，好了，求你別鬧了，讓我畫完這張傑作再說！

妻 你現在不交錢來，你想畫畫，是辦不到的！

林 那麼你要怎樣？

妻 我不要怎樣！我只要錢！

林 請你等一等！

妻 多久？

林 半點鐘，我已經差弟弟賣畫去了。

妻 你想你的畫能賣錢嗎？

林 弟弟拿去賣的兩張畫，是我最得意的作品，我想至少應該賣一千塊錢。假如賣了一千塊錢，不但咱們的油鹽柴米都有了，就是你天天鬧着的金鋼鑽，亦可以到手了。從此我亦可以安心畫幾天畫了！

妻 我算活倒霉了，嫁給你這樣一個窮鬼！

林 我看這是你的福氣，嫁了像我這樣的一個藝術家！

妻 我的福氣？哼！藝術家！我聽到都肉麻了，假如我沒有嫁你，我的摩托車早

已坐上了！

林 也許。

妻 金鋼鑽早就戴上了！

林 也許。

妻 高大的洋樓早已住上了！

林 也許。

妻 綢的緞的早已穿上了！

林 也許。

妻 「也許？」「也許」什麼？「也許」就是嫁壞了你這個倒霉鬼！

林 也許。

妻 你還在「也許？」我不准你再「也許」了！

將林手中的畫筆奪下。

林 我的太太，請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妻 你喊我太太也不成！

林 我的老太太！

妻 你叫我是你家裏十八代的老祖宗也不成！

林 那麼你要怎樣？

妻 我不要怎樣！我只討厭你再畫畫！畫畫的都是些窮鬼！我情願你每天出去拉洋車，不願你躲在家裏鬼畫！我要你從現在起發誓不再畫畫！

林 什麼！你要我起誓，從此不畫畫？

妻 對！

林 無論你叫我幹嗎都成，祇是禁止我畫畫，絕對不成！

妻 抓住林的領口 成不成？

林 不成！

妻 捏住他的耳朵 成不成？

林 也不成！

妻 成不成？

林 你把我的耳朵箝掉了，還是不成！

妻 那麼要怎樣才成？

林 除非你先抬棺材來！

妻狠狠的捏了一下才鬆手。

妻 我至終不懂你爲什麼捨不得你這幾筆——「寶貝畫」。

林 就是因爲它是我的寶貝，我才捨不得拋棄它。

妻 你這畫的是什麼。

林 是我的傑作。

妻 這好像畫的是個窮鬼。

林 這就是我理想的藝術家！

妻 對了，這活像一個窮鬼！

林 窮鬼並沒有什麼可怕。

妻 你不怕窮麼？

林 怕窮不畫畫！

妻 你不怕餓麼？

林 怕餓不畫畫！

妻 那麼你怕什麼？

林 只怕你！

妻 只怕我？

林 只怕你——不准我畫畫！

妻 只要你的畫能賣錢，我又不是瘋了，爲什麼不讓你畫呢？

林 你讓我畫？

妻 只要有錢！

林 那麼請你把畫筆交還我？

妻 請你先拿錢來。

林 弟弟回來就有錢。弟弟回來了！錢來了！錢來了！

林的弟弟可松上。

林 怎麼樣，弟弟？

弟 好極了，人人都說你是中國現代第一流的畫家。

妻 真的？

弟 真的，凡看過他的畫的，都說他有創造的天才！

妻 真的？

弟 真的！那個古玩舖裏的買掌櫃說：你的畫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說中國的

畫風，到你手上是一大轉機：說你的畫的妙處是打破了中國畫一切傳統的思想，獨闢天地，很有革命的精神！

妻 真的？

弟 自然，我拿給學校裏的同事看了，他們都是異口同聲的稱讚，所以他們千拜託，萬拜託，請我轉託你畫幾張送給他們。

妻 我倒沒想到一般人會這樣的歡喜你的畫。

林 哈哈！你沒有想到罷？

妻 倒瞧你不出！

林 你就從來沒有瞧過我！

妻 弟弟，他的畫既然這樣受人歡迎，可以賣多少錢一張？

弟 在某種條件之下，可以賣五千塊錢一張！

妻 多少？

弟 五千！

妻 多少？

弟 五千！

妻 五千？

弟 五千！

妻 誰說的？

弟 古玩舖裏的賈掌櫃！

妻 如此說來，我們豈不要馬上發財嗎？

弟 可不是嗎？嫂嫂天天記念的金鋼鑽摩托車不久就要到手了！

妻 你今天賣了幾張畫？

弟 哥哥只給了我兩張。

妻 賣給誰了。

弟 古玩舖的賈掌櫃。

妻 錢呢？

弟 在這兒。

妻 現洋還是鈔票？

弟 現洋！

弟由袋內掏出一元現洋給妻。

妻 這只是一塊錢？還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呢？

弟 兩張畫的代價統統在這兒！

妻 統統在這兒？

弟 都在這兒！

妻 你不是說他的畫可以賣五千塊錢一張嗎？現在既是賣了兩張，就應該有一萬塊錢的收入？

弟：是的；但是在哥哥未死以前，只能賣五毛錢一張！

妻：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弟：據古玩舖賈掌櫃說：哥哥的畫雖好，可是現在不值錢。一定要等他死了之後

。值五毛的可以值五千！

妻：有這麼大的分別麼？

弟：可不是嗎？不管好人壞人，只要他死了，人家就恭維他。你只要跑到祭堂裏去，看着那些輓聯，便知道「死」的好處。據賈掌櫃說：一切藝術家亦是如此；

他們在生的時候，連飯都沒有得吃，他們的作品一錢不值；只要他們一死，便

大大值錢了！

妻：既是這樣，那麼請你的哥哥趕快死罷。

弟：這是我們現在發財唯一的方法！

妻又走過去，將林的畫筆奪下。

林 我的好太太，請你不要鬧了罷，讓我畫完這張傑作。

妻 就是你畫完了這張傑作，亦是沒有用的。我們剛才說的話，你聽見沒有？

林 沒有。

妻 你的兩張畫，只賣了一圓錢！

林 只賣了一塊錢？

妻 可不是嗎？

林 那麼趕快去替我拿回來，我不賣了！這簡直是侮辱我的人格！這簡直不能活了！

妻 不能活了，你就趕快死去罷。你死了，我們一家子都好了。

林 爲什麼！

妻 你死了，你的畫可以賣五千塊錢一張！

林 這話是真的嗎，弟弟？

弟 只要你一死，我們馬上就發財了。你可以死嗎，哥哥？

林 我的傑作還未畫完，我是死不得的。

弟 倘若你不死，你的傑作永遠不會成爲傑作！

妻 爲了我的金銅鑽，爲了我的摩托車，你不能不死！

林 我捨不得這個世界！

妻 少說廢話罷！

林 其實我是捨不得你！假如你願意同我一塊兒死，我就馬上可以死！

妻 少肉麻點罷！我這會兒的壽還沒有倒够嗎？還沒有窮怕嗎？還要和你一塊兒

去做餓鬼嗎？

弟 我倒有個絕妙的法子：你們倆一個也不必死，照樣可以發財！

妻 什麼法子？

弟 只要哥哥現在躺在地下假裝死了，嫂嫂跪在傍邊很傷心的哭着，我就趕快去

告訴古玩舖裏的賈掌櫃說，哥哥得急症死了，叫他趕快來買畫，你們看這個法子好不好？

妻 好極了，這個法子好極了！現在我們馬上假裝起來！你趕快去找賈掌櫃來罷，越快越好！

林 慢點，慢點，我看這個法子很不妥當，因為這裏面帶着一點欺騙的彩色。

妻 你又傻起來了！

弟 將畫賣錢，這有什麼欺騙？

林 藝術家有他的人格，我決不能欺騙人！

妻 你少傻點罷。還不乖乖的替我睡下！

林 我不能幹這種不道德的事情！

說話之間，林妻又捏住林的耳朵。

妻 你睡不睡下裝死？

林 好，好，我睡下！反正我這條命是沒有了！

弟 地下應該墊塊氈子，頭上蓋塊手巾。你們趕快假裝起來罷，我去找賈掌櫃。

妻 古玩舖離這兒有多遠？

弟 不遠，一過街就到。

妻 你快去快回。

弟下。妻將氈子鋪地，迫林睡下，用白手巾罩住臉，點了一對蠟燭。然後跪下，放聲大哭。

林 你哭什麼？

妻 你死了，我怎能不哭？

林 我沒有死呢！

妻 但是我要當你真死了！

林 倘若我真正死了，恐怕你不會哭得這麼傷心？

妻 倘若你真死了，也就用不着我哭！

林 你好狠的心！

妻 誰叫你沒半寸用！

林 你說我沒有用，我不死了！

林 突然爬起來。

妻 你有用，你有用！你的用處大着啦！請你趕快睡下罷！你聽！有人來了！

林 又睡下，其妻放聲大哭。賈掌櫃與林弟上。

弟 說也奇怪；早晨還在畫畫，不知道這會兒人就死了！唉！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賈 這一定是急症；否則決不會死得這麼快？

弟 急症，急症，一點兒不錯！

賈 現在你打算把他的作品統統賣給我？

弟 對。

賈 要多少錢？

弟 嫂嫂，請別哭了罷！人死了哭也哭不活的。現在賈掌櫃要包銷哥哥的畫，你看要賣多少錢？

妻 像你哥哥這樣一個有天才有名譽的畫家現在死了，我怎能不哭呢？

弟 哭自然要哭，可是不必哭得太厲害！現在賈掌櫃問哥哥的作品究竟要賣多少錢？

妻 非十萬不賣！

賈 太多太多，這幾張畫那能值得十萬？不成不成！林可梅雖然是現在第一流的畫家，也不能賣這麼高的價錢。

弟 裏面還有呢！大大小小一共一百多張，讓我們一塊兒進去看看！

林弟引着賈入內，林又突然爬起來。

妻 你……你……你趕快睡下罷！

林 你打死我，我再也不睡下了！

妻 爲什麼？

林 你的心太狠了！你要別人十萬塊錢？要這麼些錢幹嗎？要來放在那兒？怎麼

用法？

妻 你少傻點罷，我的爺爺！請你趕快睡下！他們出來了，出來了，你聽！你聽！

妻又逼着林睡下。與林弟上。

賈 令兄真是一個有天才的畫家，的確有幾幅不朽的作品！不過十萬塊錢還是太貴一點，可不可以少一點？

弟 少多少呢？

賈 八萬成不成？

弟 嫂嫂，八萬成不成？

妻 至少九萬不賣！

賈 就算八萬五罷？

妻 可是要現錢！

賈 馬上就寫支票。

弟 這好極了。

賈寫支票交給林弟。

賈 八萬五。

弟 一點兒不錯。

賈 不過我也要請你們寫一張字據，說明令兄的作品，不管大大小小統統已經賣給我了。

弟 這是當然的。讓我就借你的筆寫。

寫畢交給賈。

賈念『立賣字人林可松，今將其兄可梅所有作品賣與立興古玩舖，賣價八萬五千，當面收訖，此據。』

弟 沒有錯罷？

賈 沒錯。那麼我現在去找人來幫忙拾畫，回頭見！

弟 回頭見！

賈下。林起來。大家都是笑容滿臉。

林 現在你們發財了！

妻 發財了！

林 那麼請你們再也不要鬧我了，讓我完成這張傑作！

妻 現在誰也不鬧你了！

林可梅又擡起畫架來，依舊畫他那張未完的畫。

妻 弟弟，趕快去叫一輛汽車來！

弟 嫂嫂要上那兒去？

妻 先上銀行兌錢，再去買金鋼鑽，然後再去買汽車。

弟 我可以同嫂嫂一塊兒去麼？

妻 好罷，咱們同去。

弟 哥哥，你不去麼？

妻與弟同下。片刻，賈堂櫃上。

賈 奇怪，怎麼這兒的喪事就辦完了麼？

林 喪事？誰的喪事？

賈 林可梅先生的喪事！

林 您貴姓？

賈 我姓賈。

林 您來幹嗎的？

賈 我來取畫的。

林 取畫的？取什麼人的畫？

賈 取林可梅先生的畫。

林 您爲什麼要來取他的畫？你與他有什麼關係？

賈 這不是林宅麼？

林 是林宅。

賈 林可梅先生不是剛才得急症死了麼？

林 誰說他得急症死了？

賈 我親眼看見他死的！他的畫統統都賣給我了！

林 誰經手賣給你的？

賈 林太太和林先生的弟弟！

林 有什麼憑據？

賈 這不是憑據嗎？

賈 將那張字據交給林可樵看。

林 我不能承認這張字據！

賈 你不能承認這張字據？

林 對！

賈 你是這林府上的什麼人？

林 你會見過林可梅本人麼？

賈 我從來沒見過他。但是我們藝術界裏對於他的作品非常欽佩，我個人尤其是喜歡他的東西！可惜他已經歸天了，我不能得着機會拜見他！

林 你現在願意見他麼？

賈 先生別和我開玩笑罷！先生貴姓？

林 林！

賈 台甫？

林 可梅，有名的畫家林可梅就是我！

賈 打鬼！打鬼！打鬼！

林 打鬼！打什麼鬼？我剛才並沒死，我剛才是被我的太太逼得沒法纔裝死！

賈 裝死？

林 裝死！

賈 真的你沒死？

林 人死了，還會站在這兒說話嗎？

賈 那麼請你還我的錢！

林 我並沒拿你的錢，請你不要在這兒和我麻煩罷！

此時林又坐下畫畫，林妻與弟上！

賈 好，你們回來了？好！好極了！咱們一塊兒打官司去！咱們一塊兒打官司去！

妻 爲什麼打官司去？

賈 不願意打官司，就還錢給我！

弟 爲什麼還錢給你？

賈 咱們用不着多說，反正你們寫有字據在我這兒！

弟 最好，請你現在把那張字據仔細看看，上面究竟怎樣寫的？

賈 念『立賣字人林可松今將其兄林可梅所有作品賣與立興古玩舖，賣價八萬五千，當面收訖。』這不是寫得很清楚嗎？

弟 對，這的確寫得很清楚。現在我哥哥的作品統統都在這兒，你搬去就得了，還有什麼麻煩可搗呢？

賈 我現在不要他的作品了！

弟 爲什麼？

賈 林可梅既是沒死，他的作品就一錢不值了。所以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還

我八萬五千塊錢；一條是你們把林可梅趕快弄死！不然，咱們就打官司去！

弟 那麼請便罷！

賈 那麼，咱們打官司去！

弟 你不要做夢罷！倘去打官司，你更要倒霉！我那字據上，明明寫着將「其」兄

林可梅所有作品賣與立興古玩舖，並沒有寫着「先兄」或「亡兄」！總而言之，賣畫給你，可是實事；至於說非要林可梅死的話，從這張字據上找不出這個意義！

賈 不成！我現在非要他死不可！

妻 他不死，你怎樣？

賈 他不死，我就死！

妻 爲什麼要你死呢？

賈 請你們替我設身處地的想想，我花了八萬五千現洋做這筆生意，實指望從這裏面叨點光；殊不知上了你們這麼大的一個當，就是我不尋死，也會氣死！假

如你們現在再能把林可梅弄死，我再給你們三萬塊錢，我也心願；但求你們不要騙我！

妻 真的再給三萬？

賈 我馬上就寫支票，只要你能把他再弄死一次！其實我並不要他死久，只要他再死一年就夠了。

弟 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賈 因為在他死的這一年中間，我可以把他的畫統統賣完；只要他的畫賣完了，他再死不死，與我就毫不相干！反正這筆生意我沒虧本！

妻 你拿支票來！

賈 你可以把他弄死嗎？

妻 當然！

賈 發票給林妻。

賈 三萬。現在請你馬上把他弄死！

妻 此時又捏住林可梅的耳朵，叫他再睡下。

林 我的太太，我再只要三筆，我的傑作就可以完成了！

妻 我的好丈夫，我要請你再死一次——照原先那樣睡下！

林 我的太太，請你發點慈悲心罷！

妻 倘若你現在不假死，我停會兒就要你真死！

林 我倒情願真死！

妻 我倒捨不得你真死——真死只有一次，假死可以有無數一次！

林 我不願意欺騙社會！

弟 那麼社會就要欺騙你！

妻 不要麻煩！乾脆死就得了！

妻 死命的將林弄倒地下，仍然用白布罩住他的臉。弟幫忙點着蠟燭，妻呀嚶呀嚶的又大哭起來了。

賈 這好極了！——只要這樣就夠了！——等到他的畫統統賣完了，我再來通知你們！

林 妻哭着，弟則幫忙賈收集室內的圖畫，幕落。

(完)

父 歸 “Chichi Kaeru”

田菊池寬
漢譯

時間 明治四十年光景

地方 南海道海岸的小都會

人物 黑田賢一郎 二十八歲

他的弟弟新二郎 二十三歲

他的妹妹胤姑 二十歲

他們的母親珍娘 五十一歲

他們的父親宗太郎

佈景 中流階級底樸素的家庭，六鋪席子底房間，正面有衣櫃，上面放着鬧鐘。前有長方形大火箱，

從開水壺裏噴着熱氣。房中排出吃飯的矮桌子，賢一郎像剛從衙門裏回，幾換過和服似的，很

安舒地看着報。他的母親珍娘縫着東西，將近午後七點鐘，窗外天色已暗，十月初天氣。

賢一郎 媽媽！胤妹到那裏去了？

母 送衣服去了。

賢 還在替人家縫衣服嗎？我看別人家的事不接來做也可以了。

母 可是可以的，不過她總想出嫁的時候多帶一兩件好衣服去罷。

賢 (一面把報紙翻過來看) 前幾天談過的那家，怎麼樣了？

母 胤兒好像不大中意似的，雖說他那邊三番兩次的來說這門親事。

賢 就財產一點說，總算一家好人家了。

母 但是一兩萬的財產用起來也真不算一回事。就拿我們家裏說，你娘來的時候

公債田地也值得兩三萬塊錢，可是後來你爹爹花天酒地地一用起來便像篩灰一

樣了。

賢 (像喚起了不快的記憶似的，默然無語)……

母 我自己上了當，已够受了，所以我想胤兒與其論財產，還不如把她嫁給一個

人品比較好的人。就沒有財產，只要丈夫的心地好也不至於受一世的苦。

賢 既有家當，人品又好，豈不更好麼？

母 那樣的事，怎麼望得到呢？胤兒任長的怎麼繚緞，可是家裏總沒有錢。現在可不比從前了，稍微辦一點嫁奩，就要花三五百塊錢哩。

賢 胤妹爲着父親的緣故，小時候已經嘗了不少的艱苦，她的嫁裝，我總得替她竭力辦一下。我們的儲金若到了一千塊錢，就拿一半給她也可以。

母 也不必那樣多，祇要拿三百塊錢辦一下，就可以了。祇候你也討了親，那末我就可安一安心了。人家說我的夫運雖然不好，子運却好。你爹爹丟了我跑的時候我那時真不曉得怎麼好啊。……

父 (想轉換話題) 新弟今天這樣妥還不同呀。

母 因爲值日，所以就晏了。新兒說從這個月起又要加薪水呢。

賢 哦，他在中學校成績還不壞，所以不大願意當小學教師，但是只要自己肯發

歸

憤用功，無論怎麼樣是有出頭之目的。

母 娘已經託人替你作媒去了，但是還沒有相當的。若是鄉下的姑娘倒好，因為那邊身分稍微高一點，或者不肯把女兒嫁給我這邊也說不定。

賢 再遲兩三年不妨。

母 但是若把胤兒嫁了，一定要替你討一個來，那末一來，男婚女嫁，我的事總算結束了一下，你爹爹跑掉了的時候，我抱着你們三個孩子，真不曉得怎麼好

○可是，……

賢 已往的事說也無益。

（外面的格子門一開新二郎進來，一眉目清秀的青年小學教師。）

新二郎 我回啦。

母 呀！你回啦

賢 今天不是回的很晚麼？

新 今天要查考的東西很多，真是沒有法子。阿，背都發痛了。

母 早就等你回來吃飯。

賢 吃了飯，最好去洗一個澡。

新 (一面換着和服) 媽媽！胤妹呢？

母 送衣服去了。

新 (換了和服，很安舒的) 哥哥，我今天聽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杉田校長說在古新街碰見了一個和我們爹爹很相似的人呢！

母和賢 唔！

新 杉田先生說：他正打古新街那有好幾家轎行的地方經過的時候，有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人家在前面走，仔細一看，很像見過似的；再走近去一看那個人的側面時，很像我們的父親。他說這人像極了宗太郎。但若是宗太郎，右邊臉上一定有一個黑痣；若果然有黑痣他便要喊他一聲。他正安排走攏去看的時候，

那個人却悄悄地轉到水神廟那條橫街去了。

母 杉田先生是你父親小時候的朋友，一塊兒練過槍的，想必不至於看錯。但是也說不定，已經有二十年不見了呀。

新 杉田先生也是這樣說。他說怎奈有二十年沒有會面，也不能斷定一定是他。

不過一個從小一塊兒頑的宗太郎，若說會全然看錯了，也說不過去。

賢 (露著不安的眼色)那麼，杉田先生沒有和那個人說話嗎？

新 若是看見了黑痣，本預備喊他的。

母 咳！想必是杉田先生看錯了吧。斷沒有回到同一條街上，不到自己生長的家裏來的呀。

賢 但是，恐怕爹爹有點不好進家裏的門吧。

母 我以為他已經死了哩，他出外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新 聽說有人在岡山還碰見過他。

母 那也是十年以前的事了，久保家裏忠太到岡山的時候，聽說你爹爹正帶着獅子老虎，在那裏當馬戲場的老板。他把忠太請到酒館裏去吃飯，還問了家裏的情形。聽說那時他腰帶裏還垂着金錶，穿的是綢衣服，很闊綽呢。自此以後，就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那是和外國打仗的第二年，已經有十二三年啦。

新 爹爹真是個怪人。

母 他年輕的時候就不大管家事，愛做投機事業。他借了那樣多的錢，也不完全是要掉了。據說他運千金丹到中國去賣折了本呢。

賢 (稍帶不愉快的表情) 媽媽，吃飯罷。

母 啊，不錯，不錯。祇願說話不覺忘記了。(起身走向廚房裏去，但聞其聲) 杉田先生說看見的話，想來總是弄錯了。若是還活着，到了這樣年紀，至少總該有一張明信片寄回家來呀。

賢 (稍帶嚴肅的神情) 杉田先生碰見了那個人，是那天的事？

新 據說是昨天晚上九點鐘前後。

賢 怎樣的裝束？

新 聽說穿得也不甚好，連外衣也沒有穿。

賢 唔。

新 哥哥你所記得的爹爹，是怎麼個樣子？

賢 我已經記不起了。

新 不至於吧。那時哥哥不已經八歲了嗎。就是我也還模糊的記得。

賢 我却記不起，從前也還記得。因為竭力要忘記他，所以就記不起了。

新 杉田先生常講起爹爹。據說爹爹年輕的時候，是個很漂亮的男子。

母 （從屏房擲出飯菜） 不錯呀。你父親從前是個有名的美男子呢。在爵爺家裏做書

僮的時候，據說夫人的丫頭曾經把情詩放在篋匣子裏送給你爹爹呢。

新 爲什麼要送篋匣子呢？哈哈……。

母 他是丑年生的，今年已經五十八歲了。若肯安心守着家裏，此刻正是他做老
太爺享福的時候了。

(三人吃飯)

母 胤兒想也該回來啦。天氣已經冷起來了呢。

新 媽媽！今天淨願寺的棕樹上聽得有百舌鳥叫。已經是秋天了。……哥哥！我
決定去應英語檢定試驗。因為數學沒有好先生。

賢 那也好。依然到愛來克松先生那裏去學嗎？

新 打算那樣做，因為宣教師第一就不收學費。

賢 唔，總而言之，你得努力的幹一下，要特別用功，使人家知道不借父親的力
，也可以成一個自食其力的人。我本打算去考高等文官。但是自從章程改定之
後，非中學畢業的不得應試，所以我就把這個心思丟開了。你是在中學畢業過
的，就該努力的幹一下。

(此時格鬥開處，胤姑回來，容貌中人以上，膚色塗潔。)

胤姑 媽媽，我回來啦。

母 你怎麼回的這樣晏呢？

胤 因為他們又託了我一些活計，並且還做了些別的事。

母 好！快吃飯罷。

胤 (一面就坐一面說，稍帶不安的表情) 哥哥，剛纔回來的時候看見一個年老的人站在

我們家的對面，呆呆地望着我們家的大門呢！

(三人都露出不安之色)

賢 唔！

新 怎樣的一個人？

胤 天已經黑了，看不清楚！可是個很高的人。

新 (起立，走到另一間房子，從窗裏外觀。)

賢 誰？還在那裏嗎？

新 不，什麼人也沒有。

（兄弟三人沉默着。）

母 記得他離開家裏，是在孟蘭會後的第三天呢。

賢 媽媽！從前的事，請不要再說了。

母 我年輕的時候，雖然也很怨恨他，可是年紀一老，心腸就不知不覺的軟弱起來了。

（四人默不作聲，吃着飯。外面的大門忽碎然而開。賢一郎和他母親的面色，受激動最多，但是激動的內容却極不同。）

父 男子的聲音 得罪！

胤 那位（但是她胆怯不敢起立。）

男子的聲音 珍娘在家麼？

歸

母 在家。(好像被吸引去似的，跑往門口，以下祇聽得聲音。)

男子的聲音 阿，珍娘嗎！

母 阿，原來是你。噯呀，和從前大不相同啦。

(二人都帶着泣聲)

男子的聲音 好！祇要身體健旺便是再好沒有的事。孩子們想必都長大啦。

母 是呀！都長大了，都是很整齊的大人了。請上來看看。

男子的聲音 可以上來麼？

母 當然可以。

(離家二十年的父親宗太郎，形容憔悴，隨着老妻進房裏來。新二郎和原姑，凝眸望着他們父親的樣子。)

新 這是爹爹嗎！我是新二郎。

父 阿！已經是一個很英俊的少年了。記得離開你的時候，你還站都站不穩呢……

胤 爸爸！我是胤貞。

父 聽見說有一個女兒，也長得這樣標緻了。

母 唉！你老人家，真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好！孩子們都長的這樣大了！真是再好沒有的事啊。

父 俗話說，「孩子沒有父親也可以成人，」這話真說得對啊，哈哈……。

（但是誰也不附和這笑聲，賢一靠着桌上，低頭不語。）

父 賢兒和新兒都是很能幹的孩子。賢兒在二十歲上就得了什麼普通文官的資格。新兒在中學校的時候，從沒有出過前三名。現在兩個人可以賺到六十塊錢一月。就是胤兒呢，她也長的這樣標緻，已經有很好的人家來提親了。

父 這真是再好沒有的事。就是我在四五年前也還帶着二三十人，在江湖上賺大錢。因為在吳郡把馬戲場的房子全燒了，受了極大的損失，後來無論做什麼事

總不如意。蹉跎復蹉跎，人已經半百以上了，在世上的日子一天天短了。漸漸想起妻兒子女所住的地方起來，不知不覺的便回來了。在上世上沒有多久的人，還望你們好好的看顧。（凝視賢一那）賢兒，你把那杯子替我斟上一杯好麼？你爹爹近來也沒有喝過好的酒啊！唔，只有你的樣子我還記得。

（賢一那不應）

母 喂！賢兒，你父親既是那樣說了，又是父子們久別重逢，快斟上一杯，祝賀祝賀呀。

（賢一那不應）

父 那末，新兒，你替我斟上一杯罷。

新 是。（忙舉杯敬父）

賢 （堅決的樣子）放下！——沒有敬酒的道理。

母 說什麼話，賢兒！

〔父怒視賢一郎，新二郎和嵐姑，低頭不語。〕

賢（昂然）我們沒有父親。我們那裏有那種東西。

父（抑着激烈的忿怒）什麼？

賢（很冷的）我們若有父親，也不至於我八歲的時候，母親牽着我的手，從築港去投水。那時候幸虧母親誤投在水淺的地方，纔被人家救了。我們若有父親，我也不至於從十歲起便替人家當小使。我們因為沒有父親，所以把小時候一點樂趣也沒有的過去了。新二郎你記得你在小學校的時候，沒有錢買紙買墨，急的哭起來的事麼？你記得你連教科書也買不完全，拿着抄本去上學，被朋友們嘲笑得哭起來的事麼？我們那裏有什麼父親，若有父親，也不至於受那樣的虧苦了。

〔珍妮和嵐姑泣着。新二郎流着眼淚，老父由忿怒漸變作悲傷。〕

新 但是，哥哥！既然母親已經那樣和睦着，凡事都請忍耐些罷，好不好？

賢（更冷酷的）母親是女人，她心裏怎麼想的，我不知道，但是假如我有父親，那便是我的仇敵。我們小時候挨了飢餓，或是受了委屈，一埋怨母親，母親總是說：「都是你們父親的緣故，若要埋怨，埋怨你們的父親罷。」我們若有父親，那便是從小時候就磨折我們的仇敵。我十歲起就在縣衙裏面當小使，媽媽在家裏糊洋火盒子。有一次母親一個月沒有洋火盒子糊，可憐母子四人祇好每天不吃午飯。這事難道都忘記了麼？我所以拚命用功，無非想報這仇恨；無非想成功之後回轉頭來瞧瞧那拋棄了我們的人罷。無非想使人家知道我們雖被父親捨棄了，也能成個自食其力的人罷。我的腦筋裏一點也沒有留過父親愛我的印象，我的父親到我八歲為止總是在外面喝酒作樂，全不顧家裏的事。結果便借下許多不正當的債，帶了情婦跑了。併合自己的老婆和三個孩子的愛，還抵不得那個婦人呢。我的父親跑了之後，連母親替我貯蓄起來的那十六塊錢的存摺都不見了。

新 (忍著淚) 但是哥哥，父親不是那樣，——那樣年老了麼，所以……。

賢 新二郎！你不要那樣隨便便的喊什麼『父親父親。』認也不認識的人，突然走進屋來，說是我們的父親，那里會立刻生得出父子的感情？

新 但是哥哥，我們既是他親生的兒子，無論父親怎麼樣總該奉養他老人家的。

賢 你說我們有奉養他的義務麼？自己不留餘地的圖快樂，一旦年紀老了，不說做事了，又跑回來。無論你怎麼講，我決沒有父親。

父 (憤然的說，但也不過做作的忿怒，毫無實力) 賢一郎！你對於生身的父親，口齒這樣利害麼！

賢 你還說是我生身的父親麼？你老人家所生的賢一郎，早於二十年前，死在築港裏了。你老人家於二十年前已經自己把做父親的權利拋棄了。現在的我，是我自己建造起來的我，我無論什麼人的好處都沒有受過。

(大家無話，但聞珍娘和胤姑的啜泣聲。)

父 好好。去罷。我也是用過三兩萬塊錢的人。無論怎麼落魄，弄飯碗吃總可以的。對不起，很擾了你們。(留戀欲行)

新 請等一等。哥哥若是說不願意，我無論怎樣，總是奉養你老人家的。就是哥哥也到底是父子之間，不久一定會回心轉意的，請等一等。我無論做什麼事總是奉養你老人家的。

賢 新二郎！你會受過那個人的什麼好處？我到還受過他一兩拳的好處，但你却一絲一毫都沒有受過。你入小學的學費，是誰出的？你是誰把你養育大的？你不記得你入學校的學費是從你哥哥一點點兒當小使的俸裏拿出來的嗎？你和胤妹的真正的父親是我。盡了做父親的職分的是我。你若想去奉應那人你祇管去奉養。不過哥哥可不再和你說話了。

新 但是……。

賢 你若不服，就和那個人一塊兒出去好哪。

（母女繼續哭着，新二即默然無語。）

賢 我因為受夠了沒有父親的苦痛，不想再把這種苦痛叫弟妹妹們受，所以晚上也不睡覺地刻苦撐持，纔使弟妹妹都在中學畢了業。

父（衰弱的）什麼話也不必再說了，我回來光景很妨害你們吧。我也不必定要靠兒子招扶，自己養活自己的能力還有。好，去罷。珍娘！你好生保養。你被我丟了，反是你的福氣呢。

新（追著將去的父親）你老人家身上帶錢沒有？不是還沒有吃晚飯嗎？

父（兩眼像哀訴着一樣）不要緊，不要緊。（將走下門口，踉了一頭，壓撞在地板上。）

母 嗶呀，危險。

新（將父抱起）此後有去的地方沒有？

父（極銷沉的坐在那裏）倒路死的，何必要家呢。（像獨語一樣）我本來沒有跑進這個屋

子的道理，可是年紀一老，血氣一衰，就自自然然的向着家鄉這邊走來了。回到這條街上來，到今天已是三天了。每到晚上，便一個人站在門口，因為門限太高，沒有敢走進來。……但還是不進來的好。一個錢也沒有，跑回家來，誰也要輕看的……我到了五十歲就思念起家鄉來。總想至少帶一兩千塊整錢回來，向你們道歉。但是年紀一老，連這一點也不能如願了。（慢慢的立起來）唉！也好！自己的一身總不會對付不了的！（眼睛的立了起來望了老妻一眼，開門出去了。四人

一時無語。）

母（哀訴的樣子）賢一郎！

胤 哥哥！

（隔一會緊張之時已過）

賢 新弟！跑去把父親叫回來！

（新二郎如飛的跑出門外。三人很緊張的等着。新二郎微帶蒼白的臉色回回來。）

新 在南邊路上尋了一陣沒有看見，現在往北邊去尋，哥哥——你也來罷。
賢 (驚駭) 什麼？不見——那有的事。

(兄弟二人狂跑出去)

——幕——

歸 父

最後五分鐘

歐裏頭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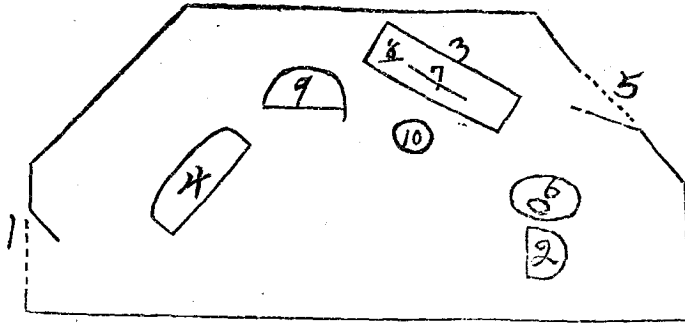
愷林

魯季流 (伊的情人)

陳丹里 (伊的丈夫)

一種可能的戲檯佈置法：

Neil
趙元任譯著



1. 進門
 2. 愷林起頭兒坐的大椅子
 3. 披阿挪
 4. 娑發
 5. 套房房門
 6. 小桌，上有電話
 7. 風景畫
 8. 丹里的照相
 9. 愷林在後半本坐的大椅子
 - 10 琴凳
- 其餘花草跟牆上的裝飾等等可以隨意斟酌。

（一個九月的晚上，在愷林的會客的屋子裏。伊正在等着他，一個人坐在對着門的一張大椅子上，做出等得不耐煩的樣子。一會兒聆着耳朵聽見外頭像有什麼聲音似的）

愷林 張媽，張媽，（沒人答應）李媽！

李媽 （在外頭窺竊的答應）厄異！

愷林 是誰啊？

李媽 （輕而高的腔調，好像是嫌太太多餘問了似的）沒誰阿？（愷林看看畫報，丟下來起來走到披阿娜跟前，用一個手隨便彈了兩下，整理整理沙發上的墊子，等等他還是不來，又回到大椅子上坐下
來，張媽進來。）

張媽 （平平淡淡的，像常常兒報過的似的）太太，魯先生來了。

（魯進來，穿着很漂亮的洋服，人也是一看很標緻似的。大多數女人會喜歡他的！至少他告訴你說來說去。一進門看見了愷林就做很高興很隨便的樣子，伸出兩個手來要跟伊攬手，走了一半忽然記起來張媽還在旁邊，連忙縮回了手改成鞠躬的樣子。）

魯 哪，陳太太，

愷林 魯先生，您來啦。

（張媽看見他們很客氣的鞠躬，就對檯下做眉眼，表示「哼，這騙得了誰！」的意思。他們對伊望着，可是伊還「假癡假呆」的看著別處老不走。）

愷林 張媽，你去——（想不出事情來叫她做，只得就說）你去罷！

（張媽出去，臨走還丟一個眼色給檯下）

魯 我的親愷林！

愷林 季流阿！

（他拿了伊的兩手）伊還要伊的唇，伊輕輕兒的拒絕住。）

魯 （又埋怨又嗔的聲音）你昨天讓我的末，爲什末我今天不能

愷林 還不啷，季流阿！我要跟你說話。咱們坐下來說……不，咱們上那邊去坐

好一點兒。

(魯德走到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來。)

魯 你昨兒說的話沒後悔可是？

愷林 (先看着他，一會兒搖搖頭說) 沒有。

魯 那末出了什麼事情了？

愷林 我才接到丹里的一封信。

魯 (擔心的樣子) 丹里——你的丈夫阿？

愷林 是的。

魯 他從哪兒寫的信？

愷林 從美國。

魯 (放了心) 噢，噢——那——。

愷林 (打斷) 他說我可以指望他差不多兒信一到人就到了。

魯 赫——這還——(自己斷)

愷林 (躊躇的) 斯——是的。

魯 (總是樂觀的) 也許他沒有趕上他打算趁的那個船呢？他要是動了身了，半路上在檀香山，橫濱什末的，不會打個電報來嗎？

愷林 現在日子的電報哪兒靠得住阿？(啞了一大息) 我是不知道怎末——咱們怎末辦呢，季流？

魯 你也知道我願意你怎末樣。(在氣憤的手) 來跟我一塊兒走。

愷林 (有點猶豫) 就讓丹里回家來看見——一所空房子？

魯 (高調) 他也不在乎你，你也不在乎他。一個很俗套的『文明結婚』！(微微帶點兒笑聲) 定了婚才一個禮拜過後！(另起句子) 又過了四十八個鐘頭他們就把他送出

洋去了。後來你就一直沒看見他。

愷林 是的。我也總是對自己這末說。

魯 (接着上頭) 世界上人都說你是他的妻子(輕聲) 他是你的丈夫，可是你曉得他點

兒什末？（提高）他連你嫁的那個少年現在都不是了！他現在簡直是個生人了，你認都不認得並他了！並且你也不是他娶的那個女孩子。你現在已經是個女人了，你現在才起頭兒曉得愛情是什末。你跟我來罷，愷林。

愷林 唉！錯是不錯，可是他是爲着要好了才出去吃苦的末。回來像冲軍似的，好容易吃了五年的苦，一回到家來，倒看見——。

魯 （打斷）還『冲軍』吶。你把這一個看得太認真了。他好好的畢了業回來，他一定還管他在美國的那幾年叫生平最快活的日子吶。Hub，誰知道他五年當中沒有愛上了三五六回的人。在暑假裏什末——“Chinese Students' Conference”，那些男男女女聚會的地方。美國！美國學生也不是好得（上句先低輕後高重）！

愷林 我不敢說，自然吶！你也說的，我是不認得他。（快一點兒）但是我總覺得假如咱們把這事情直爽爽的跟他說明白了到底是怎末一回事，我想咱們以後可以更快活一點兒。要是他真有像你說的那種事情（此處不停）他自己也就明白。還

許倒（三字快）高興出了這種事情吶。

魯（不安的）我跟你說（四字快）正經話。愷林阿，這種題目阿，你不是能够心平氣和的跟一個丈夫能談的題目，那怕就是他——咱們不要弄得不好看，而且——這個——（抓伊的手）而且，愷林，我要你。他也許還有好幾個禮拜再回來吶。

咱們不能老就這末樣子……愷林！

愷林 你真愛我到這末樣嗎？

魯 我的愷林？

愷林 好，那末咱們就等到這個禮拜完了再——要是他來的話。我不願意做得像怕他似的。

魯 那末然後吶？

愷林 然後我就跟你來。

魯（抱伊在懷裏）我頂親得愷林……噯，這才——。那末咱們這火兒幹點什末吶

？留我吃飯還是怎末？

愷林 我才不吶，先生！我今兒晚上要出去吃飯吶。

魯 (吃醋的) 跟誰呀？

愷林 跟你。

魯 (高興的) 在咱們那個小飯館兒嗎？(伊點頭) 好孩子！那末快去穿件外套來。

愷林 真開心！我要不了一火兒工夫就回來阿。

魯 好，我一頭兒打個電話問問有地方兒沒有。

愷林 (走到套房的門口又回過頭來問，開唇) 季流，你總這末愛我嗎？

魯 自然我總愛你，寶貝。(伊對他點頭就出去了。他一個人在那兒覺得很得意。他帶着笑容走

到電話跟前) 東局，一三九七……對勒……啊？

(把電話一掛，不耐煩的等着，看看披阿娜上的畫兒，一頭兒叫咪絲兒)

1 1 . 1 | 1 . 1 | 1 . 7 7 6 | 7 —
|| || | | . —

2 2 2 | 2. 2 | 2. 1 1 2 | 3 — |

(指書)

3 2 3 | 4. 2 | 4. 4 3. 4 |

(吹到第三句起頭兒，看見琴上擺着一張照片，拿下來一看上頭的字，忽然在半個字上停住了不叫「咪絲兒」了，很生氣的拿它往琴上一擡，但它並沒有倒下，恰恰還靠在當中的一個畫兒的前面立着。魯又回頭對愷林出去的那個門看了一火兒，臉上又漸漸變成高興得意的樣子。回過頭來又指着那照相笑它，表示「你這傻甲魚！」的意思。接着又打電話)

魯 東局，一三九七……對了……喂……你們是……喂，我是要定個雅座兒阿，兩個人的……之，就是今天晚上……阿？……姓魯阿，交通銀行的魯先生……厄——(看着愷林出去的方向)再有半個鐘頭罷……是的，兩個人的，有罷……行了罷？……就是了，阿。

(他把電話掛上，做了一火兒得意的樣子，又起頭「咪絲兒」)

5 6 1 6 | 7 5. — | 5. 6 7 2 ||

（回過頭來看見陳丹里，又在半個字上停住了，並且把那個字也吹低了半個音。丹里現在真是成了一個男子了；很容易也很得體的能做自己的主人翁，誰要惹了他他也會做人家的主人翁的。他進來的時候兒，魯正在那指着他的照像笑着，所以電話裏的話他也都聽見了。）

丹里（帶着笑臉）赫樓！

魯（不知道他是誰）你——厄——？

丹里 我剛才進來的，魯先生。

魯 你知道我姓魯？

丹里 知道，我聽見過你好些事情啊，魯季流先生。

魯（呆板的）阿，我恐怕還沒有過機會跟您——

丹里（打斷，殷勤的）矮哀愛！我想你一定也聽見過我好些事情了，可是？

魯 (看看丹里，看着琴上的照相) 好像貨！你難道就是——

丹里 (三字並重) 我就是(鞠躬)陳丹里。就是那不見了的丈夫，(請求的聲音) 你是聽見過我這一個人的可是？

魯 我——我——(客氣的) 厄，是的，陳先生，自然聽見過的。澳，嚙你回來了，阿？

丹里 (裝做無關緊要的腔調) 是的，我回來了，有時候兒阿，(下四字低) 魯先生阿，他們不回來；(下四字比頭一回略高一點兒) 有時候阿。(多停一火兒，下四字特別輕，快，尖)

他們回來……哪怕是隔了五年……你是有時候曾經談過我的，可是？

魯 你怎末知道我的名字？

丹里 (高調) 一個小鳥兒告訴我的(接下)

魯 (生氣，背過去) 啐？

丹里 (接上) 一個東方的小鳥兒，坐在泰山頂上，待那兒——咱們就說他待那兒找早飯吃罷。他有一天早起跟我說，談到寄生蟲阿，他說阿，你可認得一個魯

季流先生阿他說，因為我能告訴你的一件很有趣兒的故事。他說，要是你高興——

魯（轉過來大怒的樣子）哪，先生，你聽着阿，咱們還是一五一十的直說出來好。我不願意聽你的那種暗暗的笑罵。我承認現在發生的是很不幸的事情，可是咱們得睜開眼睛看事實，你算是算陳太太的丈夫，但是她五年以來就一直沒看見你，所以，所以說了罷，她跟我，我們兩個人有愛情了。就是這一句話給你。你打算怎末辦？

丹里（認真的）魯先生，你該不是怪我照應她太疏忽了罷？你想，我總不能每禮拜放假回來一趟什末的——。

魯（打斷）你打算怎末辦呢？

丹里（客氣的）那末你想怎末樣？

魯（不提防他這句話）噢！先生，我——厄——。

丹里 你想想看，我是一個多末局外的人。我五年以來，過的都是些變態的，不負責任的生活，跟國內的情形都是很隔膜的，我簡直不知道現在什末是興的什末是不興的。可是你一向很在交際場裏轉轉——做做公債票——

魯 (打斷，很正經的，帶一點兒官派的笑聲) 呃，我在交通銀行裏倒是有重要機密的職務。

丹里 (緊接着) 對阿，我就是說你很在交際場上轉轉，在交通銀行裏有重要機密的職務——

魯 (打斷) 我沒有機會出去求學，我倒是深引以為憾的。

丹里 就是這話咯，我就是打算要說你沒有機會出去求學，可是幸而有好些機會跟我的太太做愛(幾個字重而不高)。

魯 哪，陳先生，我已經告訴了你——

丹里 (打斷，眯着他) 矮，哀愛——魯先生，我不過就是照着你所說的作就是了。這就

是——『睜開眼睛——看事實——』（食詫異的樣子）你，你難道以為對我的太太做了愛算羞恥的事情嗎？

魯（不耐煩的）吶末你打算怎末辦？咱們兩個人當中就是這一個問題。你打算——怎末辦？

丹里 也？這就是我要問你的囉。你在這潮流裏頭比我熟得多了。（裝做知己的腔調）這火兒咱們這一班人裏頭到底是怎末樣的規矩？這類的閒話你一定總聽見過好些了。你攏總的朋友，也待那兒做重要機密的職務，而沒有機會出去求學——他們不對你講他們自己的經驗嗎？從遠處回來的些丈夫，近來到底做點兒什末阿？

魯（兇兇的對他走過來）我對你說，先生，你要再——。

（愷林進來，一隻手裏套着一件外套，一頭兒走一頭兒對魯說：）

愷林（打斷）季流阿，哪一件外套——（她看見他丈夫）——噯呀！丹里！

丹里

（對她定着眼睛看。）（和氣的）愷林，你好嗎？

愷林

（結巴着）你，你回來啦？（她把外套放下來）

丹里

我回來了。我剛才就是待這兒告訴魯先生。

愷林

（看着這個，看看那個）你們——（自己斷）？

丹里

（帶着笑臉）襖，我們是很老的朋友了。

魯

（走到愷林跟前）愷林，我已經都告訴了他了。

（他抓着愷林的手，想要對丹里做鬼的樣子，其實他自己一點兒也不覺得鬼。）

愷林

（害怕的看着丹里）你打算怎末辦呀？

（她簡直看不出她丈夫待那兒做什末感想。跟他五年前她嫁的那個丈夫那末不同了。）

丹里

對了，季流儘着問我的就是這一句話（對魯）你不嫌我叫你季流吧？是我的

太太的這末一個老朋友囉。

愷林

（不懂丹里的態度，害怕起來）丹里！

魯（安瑟伊的樣子）別怕，愷林，阿！

丹里 咱們坐下來阿，咱們不妨和和氣氣的把這事情商量商量，阿？

愷林（走到丹里跟前）丹里，你可會有原諒我的日子阿？咱們本來不應該結婚的……

……咱們認得的日子那末淺……你馬上就得動身……我，我是打算寫信給你都告訴了你的……咳！我要是——。

丹里（打斷）不要緊，愷林。（佻不讓伊走到跟佻太近。佻退了幾步，把伊從頭至脚看一遍）

噯呀，你變了。

愷林 就是這話了，丹里。我現在不是那個——。

丹里（打斷）你長得更年輕了五年更好看了五年了。

愷林（眼睛低下來開唇）我是嗎？

丹里 是的……你的頭梳得又是個新樣子了。

噯呀，你剪了頭髮啦。

(用哪一句看扮「愷林」的是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愷林 (希奇他還記得) 你喜歡嗎?

魯 (咳嗽) 呃喝! (沒人注意)

丹里 (接著愷林) 我頂愛這樣兒。

魯 呐末，咱們可以就——這個——呐末

丹里 (醒過來) 噢，對不住，季流。我剛才都忘了你了。好，請坐下來，咱們幹麻

不坐下來阿? (魯跟愷林一塊兒坐在沙發上，但是丹里仍舊站着) 噯，這樣兒好!

愷林 怎末樣呐?

丹里 (對愷林) 你要嫁他，是不是?

魯 陳先生，我們已經把情形告訴了你了。我也用不着說真是多末不幸，會有這

種——可是同時你也知道這種——這種——這個——事情阿——厄——也是會

有的，那末既然這個——有了這種這個——。

愷林（打斷）我覺得我岔不多兒不認得你了丹里。我嫁你的那時候我愛你不愛你？我現在簡直說不出來了。那事情來得那末快。咱們一點兒也沒來得及曉得曉得你我的性情。現在你回來了，完全是個生人。

丹里（接着說，用頭對魯一歪）而季流不是個生人，嘎？

愷林（眼睛低下來）姆——不是。

丹里 你覺得他，你是完全曉得了。阿？

愷林 我，我們——（她難受得沒有法子）。

魯 我們發現我們當中有了愛情。（抓着伊的手）我的親愛的這個太叫你難受了，（站起來）讓我來對他——。

丹里（打斷，嚴厲的）你要是不老拿她這末攪來攪去的，你就不會使她這末難受了。（尖嗓子）你爲什末不能一個人安安頓頓的坐在椅子上咧？

魯（被丹里一推，又坐了下來，生氣的）襖嚙澳！

愷林 (脫離了魯，擲到矮發的遠頭兒坐着) 你打算怎末樣啊，丹里？

丹里 (拿手撐着下巴那末想) 我也不知道——。嘖！這很難。我不願意做得像電影兒裏似的那種行爲。(對愷林) 我的意思是說(上幾字極快) 假如我真拿手鎗打了他，也是無濟於事的，可是？

(愷林看着他不言語，想要懂伊的生活裏新進來的這一個人。魯就嘔吐沫，很費勁的想要說話)。

魯 我，我——

丹里 (轉過來對着他) 你也覺得是無濟於事的，可是？

魯 我，我——

丹里 哈，你說的一點兒不錯。是無濟於事的。真難，真難，不是嗎？你想(對愷林) 你愛他，(僅停一火兒，預備伊回答說是不是，但是伊只對伊望着) 他又說他愛你，而同時我又是你的丈夫……(他一頭兒想着，一頭兒走來走去，一火兒忽然對魯說) 我有了，咱們爲着她，咱們來決一個勝負。

魯（沒有注意的樣子）我想咱們頂好還是不要（上幾字極快）再拿外國十八世紀的野蠻得頭意兒稿得這一個裏頭罷。

丹里（很和氣的）他們在二十世紀也還打吶，魯先生。你難道忘了歐泚的大戰嗎？

他們打得利害着吶……怎末說？

魯 你不見得我真拿你的話當真罷？

丹里 一點兒不是頑兒話，刀阿，手鎗阿，拳頭阿，或是手脚亂來阿，你願意哪一樣？

魯 我不贊成爲着——我的心愛的人，跟你在地下亂翻根頭，成什末樣子？

丹里（高興的）翻根頭不來，嘎？好，那末我就跟你轉個錢，看誰贏他罷。

魯 你你你這簡直越弄越下等了末。（對魯林）我的親愛的……（伊拿手擋開他，眼睛還是不離丹里看着）

丹里 真得，魯先生，你這一個人真不容易巴結。你既然不喜歡我出的主意，或

者你有你的主意可以出出看。

魯（看看愷林，自己的眉毛一動，想出來了一個主意）這事情當然是應該歸這位——這——位自己選擇的了。

丹里 你應該讓陳太太在咱們兩個人當中挑選那？

魯 當然了。

丹里 你說怎末樣，愷林！

愷林 丹里，你真大量。

丹里（頓了一會兒）很好，讓你選罷。

魯（得意的）慶這樣兒才好噢！

丹里 等一等，魯先生。（對愷林）你打幾時起頭兒認得他的？

愷林 打——一年以前。

丹里 那末他對你做愛做了一年啦？（愷林低下頭來）他對你做愛做了一年啦（兩句都

是降調)

魯 哪，我想阿，你應該讓這一位——你應該讓她越早選定了，把這難受得事情越早一點兒解決了，就越——你想想這公道不公道，讓她這末——？

丹里 (打斷) 你對我公道不公道？你對她做愛做了一年了，我對她做愛只做了半個月，還是在五年前。現在你叫她，在咱們兩個人當中挑選了這一個公道嗎？

魯 你難道叫我們再等個一年半載的然後再讓她打定主意嗎？

丹里 我在外頭等了她五年……算了罷，我也不要求你等一年。我只要你等五分鐘，怎末樣？

豈林 你要大家幹什末啊，丹里？

丹里 我只要你聽我們兩個人，每個人聽五分鐘；就是這一點兒。我們究竟——不過是你的求婚者，不是嗎？你是打算在我們當中挑選的。好，那末你就得聽聽我們有些什末可以陳說的。魯先生——有魯先生的五分鐘工夫來陳說他的方

面；有五分鐘可以告訴你說你多好看，說他多有錢，說你們在一塊兒可以多快活。我呀，我有我的五分鐘。

魯 哼！有五分鐘可以對他扯我的謊，造我的謠言，對不對？

丹里 豈有此理，你有了整整一年的工夫對他扯你自己的謊，你不應這五分鐘都不讓給我。（對愷林）怎末樣？

愷林 丹里，我贊成。

丹里 好，（他拿出一個錢在空中一扔，兩個手把錢一拍，對魯說）說罷！

魯 這這這這幹末——？

丹里 （打斷）誰輸誰先來阿。字還是背？

魯 我從來沒聽見過這末——（看看愷林，愷林點點頭）背！

丹里 （打開手一看）字！你先來。

魯 （不知道怎末好了）你打算——。我不曉得——。

丹里 你有五分鐘對陳太太表白你的意思。(他看看表)五分鐘。然後我就回來……

(家裏的腔調)愷林阿，飯廳裏有火沒有阿？

愷林 (沒有懂)嘎？(懂過來了，忍不住的臉上笑起來)噢，一個洋油爐子，也沒點。

丹里 那我就去點去。(對魯)回來你說完了上那屋裏去就又舒服又暖和了。(走到門

口兒又說)五分鐘，阿！現在倒剛剛七點鐘。

(他去了誰也不說話，弄得很窘的樣子。愷林等着魯說什末，可是魯一點兒也不曉得應該作什末態度

。)

魯 (不自在的看著那個門)這傢貨弄的是什末把戲？

愷林 (略停)把戲？

魯 是阿。他這是哪一齣？

愷林 (略停)是一齣嗎？

魯 我不喜歡這一個。(尖嗓子)他爲什末偏偏兒揀這末個日子回來，真是，要是

他再等一個禮拜末，咱們就平平安安的一同到了別處了。他頑兒的到底是什末

把（下幾字極快）戲我倒不知道？

（他走來走去，着急的樣子）

愷林 我想他不是頑兒什末把戲，他不過就是讓我有一個機會。

魯 什末機會？

愷林 讓我打定主意的機會。

魯 你打定了主意了末，愷林。你想了有一年的工夫，後來你就決定了，不是嗎？

你知道咱們是相愛的；你是打算跟我一塊兒走的；這都是定了的末。就是……

……啐！他這頑兒的是那一齣？

愷林（坐下來，一半對自己說）你說我不認得他，倒是一點兒不錯……咳！那些魯莽

的速成的婚姻，——什末自由勒，文明勒——其實一點兒也不認得，性情勒，

脾氣勒，什末也不知道，等到過後才曉得從前以為知道的那點兒還都是錯的，

……
「唉！恐怕他對我也不是這末樣的感想罷？」

魯（對自己）什末東西！

愷林（兩個人不說話，等了一火兒）怎末樣（疾）季流？

魯 怎末樣呀？

愷林 咱們沒有多少時候兒啦。

魯（看着他的表）他真打算回來嗎，——五分鐘過後？

愷林 你不是聽見他說的？

魯（看看大椅子上愷林的外套，四面張一張，輕輕兒的走到愷林跟前）咱們現在何妨就抽身走

了不好嗎？你這兒有現成的外套。咱們可以輕輕兒的走出去。——他也不能够

怎末樣。他大概——先待一火兒，等等就上他的什末——，「日新社」，「新日

社」去了。咱們就可以吃點兒晚飯，打個電話給張媽，——不，李媽，張媽靠

不住，——打個電話給李媽，叫他把你隨身的東西帶點兒來，咱們就可以乘夜

車動身了。西湖，青島，你愛上哪兒上哪兒，（略停）這末樣好讓這事情慢慢定下來一點兒。咱們總不要再演出那種十八世紀的野蠻的事情出來才好。

愷林 這火兒就出去？不等着讓他有他的五分鐘？

魯（不耐煩的）他要那五分鐘幹麻吶？他要它有什末用處吶？（幾字先尖後粗，先尖後

慢）不過就是對你說一套很悲慘的離別詞，做得好像你把他一輩子的生活弄糟了似的，其實阿，哼！他骨子裏還格兒格兒的笑着吶，沒想到這末容易就把你弄掉。我才曉得這一班人吶，他的眼睛阿，總在一個什末美國女留學生的身上……（改一個腔調）要不然那，他一定是待那兒頑兒什末（做放手鎗的手勢）『拾起手來』——那種把戲。你總不願意（上幾字快）再鬧出那末一場來罷？還是不要罷，阿！咱們頂好阿，——我這都是爲你說的阿，愷林，——咱們頂好還是（上幾字快）趁有這個機會的時候兒輕輕兒走掉了。咱們隨後可以再寫信來，（以下低粗吐氣的嘆子）要解釋什末都可以解釋。

愷林 (覺得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變了一個伊不認得的人了) 那樣頑兒法，對丹里可公道嗎？

魯 (發急) 老天爺這不是頑兒什末遊戲阿！他許拿這事當個遊戲頑兒，捋個錢看字看背什末的，可是你跟我不是小孩子嘍。像這樣兒事情，(後而翻) 什末都是公道的。(改勁映的腔調，音程放大) 穿起衣裳來——快點兒阿！(他給她外套) 諾！

愷林 (站起來) 我不敢一定，季流。

魯 你這是什末意思呀？

愷林 他指望我等着他的。

魯 (低粗吐氣的嘆子) 要是那末說，那他五年(提高)前就(又降)指望你等他的。

愷林 傻，是的……(不慌不忙的說) 謝謝你提醒我這個。

魯 愷林，別這末傻。你到底怎末了？自然呀，我也知道，這事情把你擾得太難受了，這末樣那末樣的。可是既然這末樣，你爲什末還老在這裏頭？你爲什末

還要那末難受的鬧一場？你現在有個好好兒的機會可以脫離攔總的這些煩惱，

就（他剛才拿出表來，現在看出時候兒到了）。○嘔！

愷林 可是五分鐘過啦？

魯（打啞聲音）快點兒！快點兒，（他把手指頭放在嘴唇上）輕輕兒的。（他蹣跚起來走到門

跟前）

愷林 季流？

魯 吁——！

愷林（又坐下來）。那樣兒不行的，季流，我非得等他。

（門開了，魯看見丹里進來，嚇得往後退）

丹里（看着表說）交換球場啦！（對魯）現在飯廳裏倒怪暖和的了。我還留了一份晚

報在那兒呢。

魯（走到愷林跟前）哪，陳先生，你聽着阿，愷林跟我阿——

丹里 (打噴) 陳太太當然會告訴我。

(他推著門，恭恭敬敬的等魯出去)

魯 我不曉得你頑兒的是什麼——。

丹里 你近來沒坐過『特別快車』罷，魯先生？

魯 (不耐煩的) 你問我這個幹麻？

丹里 因為那東西很可以練練人的耐性……我等着你呢。

魯 (猶豫的) 那末，我——(他很不願意的走到門跟前) 好，過五分鐘我就找愷林來。

丹里 到那時候兒陳太太跟我就等着你了。哪，你認得走罷？

(魯對他上下看看，睜了睡眼，走出去，丹里關上門。走回房裏，站着看愷林)

愷林 (不安的，站起來) 怎末？

丹里 別動，別動！我只要看着你……我看了你這樣子有五年了，別動！……我

曾經待過些很冷靜的地方，可是岔不多兒總是有你陪着我的。咱們再看一個最

後的一眼，讓我，阿！

愷林 最後的一眼？

丹里 是的。

愷林 你對我辭行啦？

丹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對你辭行，愷林。是對我近五年來一直跟我在一道的那個

女人辭行。那是不是你？

愷林 (低下眼睛來) 我不知道，丹里。

丹里 咳！我要不是你的丈夫那多好！

愷林 你要不是我的丈夫就打算怎末樣？

丹里 就好跟你做愛了(這句的口氣不要輕薄)

愷林 你現在不能嗎？

丹里 做了你的丈夫，這地位是很吃虧的你知道。跟一個情人去爭去，那我哪兒

爭得過？

愷林 你說讓我在你們兩個人當中挑選。你以為我已經打定了主意了嗎？

丹里 (帶着笑臉) 我想你打定了主意了。

愷林 那末我選了他阿？(低，平，略降)

丹里 (搖頭) 不是。

愷林 (希奇起來) 你想我選你嗎？

丹里 (點頭) 姆。

愷林 (做出覺得不堪的樣子) 黑，丹里！你想想看，才二十分鐘以前我都岔不多兒預

備好了跟他一塊兒逃了！你一定看我這個人太沒主意了罷！

丹里 不是沒有主意，是有幻想的本事！

愷林 那是什末意思？你怎末這末(上幾字快)放心我一定會選你？那末既然這樣，

你爲什末又說『看——什末——最後的一眼』那種話？而且幹麻你——。

丹里（打斷）唉，咱們時候是固然只有五分鐘阿，可是我想假如你一句一句的問我——。

體林（笑着，打斷）矮，你也用不着一口氣就回答出來。

丹里 好，那我就一句一句的來，你坐下來聽我說，（體林坐下來）爲什末我這末放心你會選我阿？因爲這是你生平第一次跟魯季流先生兩個人真正見面囉。我剛才說你（上幾字快）有幻想的本事就是這個意思。你一向以爲你愛上的那個姓魯的，並沒這個人，我敢說你剛才那幾分鐘是頭一次看見他這個人。哼？那末五分鐘阿，一個神仙也難保不把話都說糟了，他簡直不知道什末是應該對你說的話末。（笑聲）魯季流阿？他哪兒經得起這末給你試一下？你就待那兒評判了他五分鐘，不是嗎？

體林（一頭兒想着）丹里，你真聰明。

丹里（高興的）五年在外國觀察的經驗末。

愷林 可是你怎末知道我現在不是待這兒評判着你嗎？

丹里 自然你也評判我，可是評判一個像我這末一個生人，跟評判一個你以為你愛上的人那，那有天上地下的不同了。

愷林 我倒是拿你當個生人。

丹里 我知道。我剛才所以對我（輕短）陪着我五年的那個女孩子辭行，對我娶的那個女孩子辭行，就是這個意思。好，我跟她已經告別了。你不是我的妻子了，愷林，阿；不過只要你肯假裝兒我也不是你的丈夫，讓我再有個機會好跟你做愛，——厄——（嘆）我就只求這一點兒。

愷林 丹里，你真是大量。

丹里 不，我並不。我是愛你的很，不過戀愛到像我這樣程度的人當中，我沒有像平常人那末糊塗就是了。你本來有什末愛我的理由？你起先聽見我考取了出洋，你愛是愛得出洋的風頭。我被送出洋去了，你送行送的是一個什末——

將來中國的領袖」；什末——「改造中國的英雄」；那類的抽象的觀念。那過後
啞？哼，（低聲，慢，略悲）我阿，我一個人，——有五年的工夫，來連連的想着你
；你啞（兩字發音的高一點兒）你跟別人，——有五年的工夫，來慢慢的忘記我。自
然可能（以下提高）怪你會——。

（魯進來）

魯（打斷，很響的）哪，怎末樣？

丹里 噯，你來得剛好，魯先生。我正待這兒說得太多了。（對愷林）陳太太，我們
兩個人聽你吩咐。請你選定我們當中哪一個有這末好的禮氣可以——伺候你。

魯（探出兩個手來對伊，主人翁的態度）愷林！

（愷林慢慢走到他跟前，探出一個手來）

愷林（跟魯握手）魯先生，再見。

魯（大驚奇）愷林！（對丹里大聲的）你這魔鬼！

丹里 剛才不多一火兒我還拿你比神仙咱。

魯 (對愷林，氣得喘氣) 哼！所以你到底還是要做他的賢妻阿？

丹里 (很和氣的拍着他肩膀兒) 你還記得我剛才說坐特別快車的話不記得？

(魯兇兇的對着丹里一衝，丹里倒退幾步躲他，魯回過頭來看愷林，但是愷林背過臉去。魯表示絕望)

。

魯 (噙着嗓子) 愷林，陳太太，再見了。(到桌上拿帽子，又躊躇了一火兒，拿了帽子) 我也

只能希望你快活就是了。(他走出去)

丹里 對了，這一點兒是咱們同意的。

(他跟他到門口兒，關上門，又回到伊跟前)

愷林 咳！我做了這末一個小傻東西。(伊想要抱他) 丹里！

丹里 (假裝兒的嚇退了) 咳，別，你不！還不吶(他拿一個指頭對伊搖着) 咱們這一回可別

再這末性急啦。

愷林 (理想的聲音) 丹里！

丹里 我想你應該叫我陳先生。

愷林 (笑着) 嚶，陳先生。

丹里 嚶，這好一點兒。現在咱們才起頭兒做愛啦。(鞠躬) Madame，您今晚有沒有工夫跟我一同出去用晚飯去阿？假如您可以答應去，那我就很榮幸了。

愷林 (請安) 矮，哪兒來的話。我倒是很樂意的。

丹里 那末！我們須得起身了罷？車子已經預備好了在門外等候着了。

愷林 (拿着兩件外套) 您覺着哪一件大衣較好一點兒呢，陳先生？

丹里 我可以不可以表示一點兒贊成這件的意思？

愷林 這件很美，不是嗎？(從帶着伊穿上)

丹里 阿，您穿着十分的合適……我不妨說一聲我現在就在——「日新社」暫住着。
。您明天忙不忙阿？

愷林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喀嗎（客氣派的笑）

（他把臂膀獻給伊，伊就跟他揚着走）

丹里（快到門口兒）那末我明天上午十一點鐘左右過來拜望您來，您或者可以允許嗎？

愷林 矮，陳先生，哪裏話，那一定十分歡迎的。

（他們很客氣的走出去）

（拉轎子）

鐘分五後最

可憐的斐迦

亞穆柏著
曹靖華譯

人物

斐迦。

瑪麗亞——其妻。

賽爾革——醫生。

馬霞——丫頭。

第一景

一座客廳；後台左邊有門。一架大的時鐘，一張小寫字檯。在另一張小檯上放着盛水的玻璃瓶和兩個玻璃杯。在別的地方放了四個蠟台，插着蠟燭。一個帶着鏡框的四方形的鏡子，放

在距離不遠的一個東西上；鏡子上邊蒙着一層棉紗。在寫字桌上放着空白的電報紙和榻榻。

早晨：時針指在六點五十五分上。窸簾子放着。浴室裏電光照着。室內弄得亂七八糟；斐迦睡在沙發上，頭放在枕頭那頭。他穿着大禮服褲子，帶着領結，穿着漿白粉的襯衣。大禮服擺在椅子上，背心掛在門門上，漆皮鞋放在椅子上，大禮帽在地板上。

斐迦正在昏睡之中；他揮着手，阻擋那些到他跟前來騷擾他的人。他口裏囁囁着。說着夢話。

斐 好了，好了，別麻煩了……我說過我不再喝酒了，一定不喝了……你們這些

鬼東西……

瑪（穿着睡衣入。）斐迦……（看了看他，很失望的聳了聳肩，把窸簾子捲起來，浴室子都發很光

明的陽光照着。息了室燈。走到斐迦跟前，動了動他的肩。）斐迦……斐迦……你又喝的昏

迷不醒了嗎！……你發的誓在那裏，斐迦！

斐 這是那一位？你幹什麼呢？

瑪 你不認識我了嗎，斐迦？

斐 我向來不曾見過你……我告訴你，我的女人在家裏呢……我是結過婚的人……

……別麻煩了吧……

瑪 斐迦，你醒一醒吧……斐迦……這是我，是瑪麗亞……你醒來吧！……

斐 (隨口唱着，用自己的脚打着拍子。) 親愛的，我的親愛的……

瑪 別唱了……脚放下吧。(抓住他的脚，用力把他按到沙發上。斐迦擺脫了手，又繼續的亂鬧

着。瑪麗亞握着手。) 唉，讓醫生來看護你吧……我實在不能再受了。

瑪 (入。) 太太，賽爾韋醫生來了。

瑪 請他到這兒來吧。

瑪 這不是他來了。

醫生 (以着馬霞入；他手裏提着小荷包。) 唔，怎麼一回事？(看見斐迦。) 哈哈，他真是

喝的醺醺大醉了……早安，瑪麗亞。(握手。)

瑪（指着斐迪。）你瞧，我嫁了一個這樣的人。

醫生 我見了。好，很好……他爲什麼喝的這樣醉？

瑪 我不知道。他昨天到獵人團的紀念會上去；今早回來，就成了這個樣子了。

醫生 不應當教他到紀念會上去，在紀念會上是常常要鬧酒的。

瑪 在上禮拜他到地理研究會上去，回來也是這個樣子；難道這也不應當教他去

嗎？先生，請你給我想個法子吧，他醒不過來了。

醫生 不要緊，我把他治醒過來好了。（到荷包裏掏出一包藥，倒到玻璃杯內，倒上水。）

你是多麼美麗的女人，難道你都不能制服他教他約束一點嗎？

瑪 先生，他上次跪到我面前發着誓說他不再喝酒了……他這個沒血汗……沒志

氣的人……他的朋友教他怎麼樣他就怎麼樣。

醫生（預備好了一切說。）你別着急，瑪麗亞。最好你也來帶一幫忙吧；請你把他的

頭按住。（他倆都走到沙發跟前。）就這麼着……教我來把藥水往他嘴裏灌……一下

就把他灌醒過來了。

婁（當他們往他嘴裏灌藥水的時候說道）萬尼亞，不能喝了……實在不能再喝了……我已經給我女人發過誓我不再喝酒了……你明白嗎！我給瑪麗亞發過誓了……

瑪（突然的笑了出來。）你聽一聽，先生。這真是教人哭笑不得！你說教我怎麼好？醫生 你看，他還沒有忘了他發的誓呢！讓我把他的口按住，你再來給他灌一灌；他還得要再少喝一點。

婁 我實在不能喝了，萬尼亞……我的瑪麗亞是一個很可愛的人，我已經給她發過誓了……

瑪 這真是鬧笑話！（走開。）

醫生 好，很好，還可以教他再少喝一口。（勉強又往他口裏灌了一下。）

婁 你們這樣強迫着教我喝！唉，好吧……我少喝一口……可是這是最後一回了……一定是最後一回了。（喝。）吓，吓……真難喝死了，真酸……（又躺下。）

醫生（走到瑪麗亞跟前，在椅子旁邊坐下。）唉，現在他快要醒過來了。

瑪 哦，醒過來了……馬上又要跑到我面前賠不是，又要發誓他永遠不再喝酒了

……可是如果要遇見了好機會，他又去喝去了……先生，請你想個法子教他永遠的再不喝酒吧！我想大概用催眠術治療法，或者是用和催眠術一樣的法子去治一治他……你大概也會用催眠術治病吧？

醫生 現在用不着催眠術……從前我常常給他證明酒精對他是很有害的……不定那一天他會鬧酒鬧死的……大概他不信……他也不怕……

瑪 他真是不想再活了……我實在說不出我心裏的痛苦呵！

醫生 可以想個法子教他去信……

瑪 怎麼呢？教他去聽一聽什麼演講……再不然教他看一看那些被酒精毒壞了的肝臟……唉，我不知道那些演講都是講些什麼東西！先生，你是我們的好朋友，請你想個法子吧！

醫生 瑪麗亞，我很願意給你想法子。你知道我是多麼樣的愛你和斐迪……（在室內走着。）我的確有一個法子。

瑪 什麼法子？

醫生 讓他這一回死了就……

瑪 怎麼讓他死了？這那裏話，先生？我不明白你！

醫生 （想着自己的話。）等一會你就明白了……我們弄的教他想着他是死了，並且教他想着他已經變成了一個鬼。

瑪 但是，這怎麼弄呢？爲什麼要這樣弄？

醫生 這麼一弄，教他以後看見酒瓶子都要恨起來的！你聽我的話，我們現在來試一試吧！啾……不錯……我們就這樣的做；我們當成斐迪死了，當成把他的尸首放在那書房裏。（指着門。）我現在就把這門鎖起來。（向門走去，想要鎖門，瑪麗亞

跟攔着他。）

瑪 先生，你想什麼怕人的事呢……

醫生 你別要干涉我。（鎖上門，把鑰匙放到衣袋裏。）沒有什麼怕人的事。最好你把

馬霞也教來，教他把這屋裏的東西都拿出去；來等我想法用鏡子作一個玩意。

瑪（按鈴。）唉呀，先生……

醫生 別害怕。（由衣袋裏掏出一把小刀子；馬霞入。）

瑪 把老爺的東西統統都拿出去。

醫生 把我的荷包也拿出去。（用刀子把玻璃劃下來，把空鏡框又放到從前的地方。馬霞同時

把東西都拿了出去。）

瑪 你幹嗎呢，先生？

醫生 你瞧着吧……（把玻璃鏡放到一個地方。）把那給我……這個地方放點什麼？有

四個蠟台……快些把蠟台都給我……（瑪亞給他，聳着肩。）我們把這些都擺起

來吧……（醫生把鏡框這面放了一對蠟台，把那面放了一對蠟台。）再沒有別的成對的東西

了嗎？……把茶杯給我。（瑪麗亞給他。）好吧；把茶杯也擺起來吧。（把茶杯也照

樣的擺起來，往後退了兩退，看了看自己所擺的東西，把蠟台和茶杯都又挪端正了一點。）好極了

——他的知覺馬上都要完全錯亂了！

瑪 怎麼樣的知覺錯亂？

醫生 你瞧一瞧就知道了。你有空白的電報紙嗎？

瑪 我有一本空白的電報紙。

醫生 好極了！請你坐到棹子旁邊寫電報吧；我給你說。

瑪（坐下，拿起電報紙。）先生，我不喜歡你這樣的法子。這不是太惡作劇了嗎？

醫生（很精神的樣子。）你聽我說，我們這一下子就把他的酒病治好了！這明明是

對他很有益的事情呵！來吧！

瑪（決定之後，拿起筆來。）來吧……

醫生 寫上你媽媽的地址。（瑪麗亞寫着。）寫好了嗎？

瑪 寫好了！

醫生 你再寫：「媽媽，快些來，斐迦今早死了。」

瑪 這什麼話，先生！我媽媽接到這樣電報就要瘋了！

醫生 這電報你媽媽將來見不到。寫吧。

瑪 (寫着，寫完了之後說。)寫完了！

醫生 給我。(取過電報，把背面抹上蘭精，粘到棒子中間。)

瑪 你幹嗎呢？

醫生 把他粘到棒子上，鬼不能夠把他拿起來；就是你的斐迦也不能夠把這電報

拿到手裏去；不過看他是可以看的。把鐘往前途撥兩個鐘頭。(瑪亞撥了鐘。)

你現在要記着：無論怎麼樣你都要假裝着好像沒有看見斐迦，也沒有聽見他一樣。把他當成一個鬼，你明白嗎？我們都裝着看不見他。

瑪 他馬上就醒過來了

醫生 讓我來做這個……（斐在夢中嘆息着。說着夢話。瑪麗亞要想說話，醫生阻止她說。）

——噯——噯……他馬上就醒了……其餘的話我到別的屋裏告訴你。並且我教馬雷

……我們走吧（靜悄悄的走出去，斐慢慢的醒了過來，坐到沙發上，看了看鐘，又想去看一看

自己的表，可是在他身上遍處找不着。想穿衣服，衣服沒有了。他思索着他把衣服放在什麼地方，究竟想不起來。聽見瑪麗亞的腳步聲，就裝起失錯的樣子來。）

瑪（手裏拿着帽子，和裝飾帽子的黑紗進來。斐喚道：「瑪麗亞。」可是瑪麗亞走着好像沒有人

叫這一聲一樣，坐到椅子跟前用黑紗蒙着帽子。斐很發急的走到她跟前。瑪麗亞不注意他，並且裝

着好像她一個人在屋裏的樣子一樣。）

斐（帶着失錯的樣子微笑着，巴結着她。）好瑪麗亞……你生氣了嗎，瑪麗亞，是的嗎？

……我昨天回來有點晚了，因為我不想去煩擾你，於是就在這裏睡了……（瑪麗亞

抽出一幅手帕，拭着假淚。）親愛的瑪麗亞……我慚愧極了……（瑪麗亞由他身上望過去，

她的面容帶着女子方才死了丈夫的樣子。）你願意知道我把大禮服和皮鞋都弄到什麼地

方去了嗎？……（瑪麗亞又做起活來。）我大概把那些送給一個叫花子了……他窮的連一件衣服都沒有穿……那時我沒有錢，於是我就把衣服給他了……唉……

（瑪麗亞用手巾拿到眼邊。）好瑪麗亞，你哭了嗎？……唉，親愛的……唉，我錯了

……你別要哭了……實在說……這是最後一回了……我這樣實在不對。唉，好

瑪麗亞，別哭了……不要爲着我這樣的傻瓜把你的眼睛哭壞了……（又到她跟前

去了一點，看見電報，想揭他，揭不起來。他繞着椅子走着。）真是怪事！（試一試揭電報，揭不

起來。他知道電報揭不起來了，坐到椅子跟前的安樂椅上看起來。）瑪麗亞，你給媽媽打電報

了嗎？（讀着。）媽媽，快些來，斐迦今早死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又說道。）

『斐迦今早死了』……那一個斐迦？我不認識別的斐迦……（瑪麗亞不看她，又繼續作

着自己的活。）瑪麗亞，這是那一個斐迦死了？瑪麗亞？（她由他身上望過去，仍繼續的繼

着活，搖着頭。）瑪麗亞，我在你面前很失錯了，但是我總還是有理要去問一問你

，你在電報上提的是那一個斐迦？瑪麗亞，不要再縫了吧，我很害怕……也或

者我的酒還沒有醒呢……再不然就是你瘋了……瑪麗亞，大概是你瘋了！……
(坐著氣走開。)

你應當回答我一下……真太不够禮了！

醫生 (入；他對於瑪麗亞的舉事，表示著很同情的樣子。)

斐 賽爾華……你來的真湊巧……瑪麗亞瘋了……早安……(伸著手。)

醫生 (不注意斐迦，也不注意他所伸的手；走到瑪麗亞跟前。)

早安，親愛的瑪麗亞……

瑪 早安，先生……(站起來走到他跟前。)

醫生 (很親熱的重讓地坐到安樂椅上。)

唉，親愛的，你自己把心放寬一點吧……不必這樣傷心了……你自己知道，我對他的法子算用盡了……但是治不好病這有什麼法想呢……科學也是失了效力了。

瑪 我知道，先生，一切我都知道……但是這總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呵！……我是多麼樣的愛斐迦……

斐 請你們告訴我吧，這是那一位斐迦！

醫生（背着椅子站着。）是的，可憐的斐迦。

斐 我竭力的忍耐着，可是你們弄的教我忍都忍不住了！

醫生（繼續說着。）我屢次警告他說：「別鬧酒了，斐迦，不要再隨便了……你的身體不好……你鬧酒鬧多了，立刻就會把命送了呢！」現在他可照我的話來了

——唉，斐迦，斐迦……（走到沙發跟前。）他就死在這張沙發上……

瑪 可憐的斐迦！苦命的斐迦！……

斐 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我也要來哭一哭這位斐迦。他是誰？我問你們，你們

回答我一下吧！

醫生 瑪麗亞，你教把他的尸首抬到什麼地方了？

瑪（指着門。）在那裏，在書房裏。（忍住哭。）他很愛他自己的書房……

醫生（很同意的點着頭。）不錯，是的……

斐（很急的走着。）太太，我請你們不要再做這些惡作劇了。我雖然有時候回來的

很晚，但是我究竟是這家裏的主人。我並且請你快些告訴我，很愛我書房的這位先生是誰；難道你把我的書房送給他做了墳地嗎？你答我的話不答？好吧，你不願回答嗎？不回答就算完事！我自己去看好了？（走到門跟前，因為門鎖着，他開不開。）誰把這門鎖起來了？

瑪（拭着眼淚。）你想不到斐迦跟前去嗎，先生？你去好了，門沒有鎖。

斐（搖了搖頭。）怎麼沒有鎖？

醫生（向門走去，又轉回來。）不，不去了……瑪麗亞，我看見他的尸首心裏很難過……昨天他還是好好的一個人，今天就死了……

斐 先生們，你們真要叫我瘋了！唉，我錯了，唉，我是一個沒出息的人，我自己也知道……唉，都不理我也罷了，看不起我也罷了，但是我總還是有理要去知道知道這位斐迦是誰！

醫生 他從前是很愛你嗎，瑪麗亞？

瑪 很愛我……

裴 (走到椅子跟前。) 實在我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好像看不見我，也聽不見我了

……(摸着自己。) 我大聲叫着，可是他們連一點也聽不見了……怎麼呢？我成

了一個渺茫看不見的東西了吧？(摸着自己。)

瑪 他很愛我，先生……將來怕不會有人再這樣的愛我了……

醫生 唉，這也說不定……

裴 好……讓你們一點不客氣的去談心吧……(坐在椅旁。)

瑪 他從前是一個很不錯的人……

裴 (大聲叫着。) 怎麼？不錯的人？他從前是很不錯的人？……

醫生 可憐的裴迦！

裴 (想說話，但是找不出什麼話來。)

瑪 從前當他不鬧酒的時候，是一個很不錯的人……

裴 爲什麼他們都談着我的往事呢？

醫生 是的，這樣的生活……從前的裴迦……現在已經去世了……他活着的時候，是很不錯的人，不過就是一點毛病——就是好鬪酒。他那冰冷的尸首現在還在那屋裏放着呢！

裴 難道是我在那屋裏躺着的嗎？……他們一定是說我的……

馬 (入。) 太太，棺材舖裏有人來了……(裴迦大跳起來。) 請他們到這裏來吧！

瑪 好，教到這裏來……但是，不……我自己去……我們去吧，先生……

醫生 我的可憐的……(扶着她出。)

裴 實在這是怎麼一回事？(很着急的看着自己。) 他們都聽不見我，也看不見我了

……電報我也不能夠揭到手裏了……門我也開不開了……這麼看起來，我一定
是死了嗎？這回事……(發急的在室內騾來騾去的走着。) 爲什麼我覺得我是活着呢？

(站到鏡前。) 唉呀！我的天呀！我自己在鏡子裏也照不見了嗎？是死了嗎？……

這是我——是可憐的斐迦。這是我死了。（倒到地板上。）

——幕下——

第二景

房間同前。斐迦躺在沙發上，仔細的摸着自己，有時擦着自己，他總是想證明自己是還活着呢，或是真正的死了。醫生與瑪麗亞入，她換上孝服，作着寡婦的樣子。

瑪（好似接續着剛才的話一樣。）你知道，先生，他不在了，我實在不能想像到他現在是沒有了……（斐迦打着冷戰。）我覺得他好像還在此地，同我們在一塊的一樣……

當我一進到這屋裏的時候，格外的……（斐迦站起來，坐到別的地方。）

醫生（很莊重的樣子。）誰知道，也許斐迦的鬼魂真正還在這兒呢……科學究竟也不能實證出來了……

瑪 不錯，是的，這實在是把我們裝到這悶葫蘆裏了……

醫生（嘆息着。）唉！

瑪 可憐的先生……你跟我受累不小了……我是一個很呆的女子，沒有讓你走……

……你去吧，先生，回家去吧——你該回去歇一歇了……

醫生（溫柔的樣子。）親愛的……難道我能夠同你離開嗎……（握着她手。撫摩着。）

斐 爲什麼我自己不覺得我是死了？（拍着自己的額，想試一試看他自己是死了不是。）不，

我不是死了……或者我是半死的人……但是我不是完全死了……

瑪（溫柔的樣子。）親愛的先生……

斐 我實在看不慣他們了！我真討厭他們！我想教他們看一看我的尸首……這些畜牲！讓你們坐着談私情吧……我的尸首還在那裏放着，你們可在這裏賣風流來了嗎？爲着面子你們也該去看一看我的尸首吧……如果他們一開門，我想偷偷的也跟着他們進了去。這些畜牲！

瑪 先生，你聽見了嗎？

醫生 (站起來。) 沒有。

瑪 我現在聽着彷彿有人說什麼的一樣……

妻 還是我的女人，……能夠聽見……

醫生 這不過是你想像的吧了……

妻 混蛋！

瑪 是的，你說的很對，先生。我聽錯了……

妻 你不想去開門嗎？好，如果我是一個鬼，我可以從門縫裏鑽過去。(依然決然的走到門跟前，少碰了一點傷，沒得鑽過去。) 我還是一個新鬼，還得要學一學鑽門的

法子呢！(向醫生走去，同時醫生也走近他了一點。) 唉，你這個東西；把門給我開開！(推着醫生往門跟前推，但是因為自己無力，推不動他。)

醫生 真奇怪！現在我也覺得有人在這裏——在我們中間。那人是誰……我剛才

覺得彷彿有人推着我往門跟前推，並且還悄悄的向我說道：『開開！開開！

「開開！」

斐 唉，開開！你這混蛋！

醫生 我想這些事情還得要繼續鬧幾天，怕一直得要鬧到斐迦的鬼魂離開這裏才能安生呢！

斐 我不願意離開：你們把我趕不出去！雖然你們以為我是死了——但是我不出去！

醫生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過活呢，瑪麗亞？

瑪 我不知道，先生……我想將來自己去找一點事情……隨便在什麼地方找一點抄寫的事情……你知道斐迦什麼也沒有給我留……（斐迦坐在沙發上。）唉，斐迦，

斐迦……

醫生 瑪麗亞……我無論如何都不教你受艱窮，也不教你去找事情做……你是多麼樣的好看……多麼樣的惹人愛呵……

裴 我真想把你捏死了！

醫生 瑪麗亞……親愛的瑪麗亞……

瑪 唉，什麼？什麼？

醫生 我愛你……（裴迦把身子縮了起來。）

瑪 親愛的，難道現在是談這些話的時候嗎？……

醫生 我自從認識你那天都愛上了你……我把我的愛情都隱秘起來，口裏不說，也不過是因爲這可憐的裴迦那時是我的朋友。

裴 你敢稱我可憐的裴迦，你這畜牲！

醫生 只是現在我不能夠再閉口不說了，瑪麗亞……我親愛的瑪麗亞……

瑪（站起來。）我從來不會疑心到這些……

醫生 我心裏受着苦，口裏不說出來……但是現在沒有阻礙了。我直然要向你說
我很愛你！

斐（十分不安的樣子說。）沒有阻得了！可是你要想一想你朋友的尸首放在旁邊的房間裏還未冷呢！……

醫生 瑪麗亞，我也知道你是很愛我的……不錯，是的……別要說『不是的』吧！我不相信你這些……你的眼睛早已都給我傳情的說『是的！』（挽着她往自己跟前挽）

斐（。抓住他的袖子用力的往外拉。）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這惡漢！你敢來調戲我的

女人！

瑪 好賽爾革，但是我不能拿我真純的愛情付之於你了……？我已經愛過斐迦了……

醫生 我知道，我知道，你別說了……我什麼也不要……我只請你允許我愛你，常常同你在一塊就得了……唉，無論什麼朋友都不能把我引誘壞，無論什麼

酒我都不喝……

斐（仍是極力的打攪着他們，但是無效。）

醫生 我們將來幸福的同天神一樣！

斐 唉，我們看着吧！我不過是初當鬼……我將來成了老鬼的時候，我總教你們
賣不成風流……

醫生 我給你預備一個安樂窩……

斐 你這個混蛋！我將要正夜的坐到你們的枕頭旁邊……把你們鬧的魂夢不安！

連一夜都不教你們睡着！

瑪 親愛的，讓我想一想吧！

斐 讓她想一想！這就是女子的心……（幾乎不哭了。）我才斷了氣，尸首放在隔壁
的屋子裏，可是她可竟然說起教我想一想的話來了……如果你有半點羞恥，你
該給他幾個耳巴把他趕出去了！

醫生 不要耽擱了，瑪麗亞……（握着她手。）我很相信如果斐迦有靈，他一定要教
你答應我，而且要給我們祝福了……

斐 瑪麗亞，難道你要往他圈子裏跳嗎？瑪麗亞！

瑪 唉，這些事情我很想問一問妻……你就來當一個招魂的人；你就來招他的靈魂，我就按着妻吩咐我的去做。

妻 這麼着，你就聽我的回話吧……（大聲敲着棹子。）

瑪 噠——噠——你聽！

醫生 怎麼一回事？

瑪 你沒有聽見嗎？

妻 （惡狠狠的敲着棹子。）

醫生 （很鎮定的樣子。）沒有什麼！

瑪 我聽見彷彿有人輕輕的敲了一下棹子……

妻 （恨恨的敲了一下。）

醫生 不錯，彷彿有一種響聲……

妻 唉，如果我敲的聲音把你的耳鼓震不破，那我真成了一個鬼了……

瑪（走近棹子。）這真是奇怪……的確我覺得斐迦在這裏呢……

醫生 我們來試一試叫他一叫吧……斐迦，你在這裏嗎？

斐（問道。）在這裏！在這裏！我在這裏！

瑪 斐迦，如果你在這裏，就請你到棹子上敲一下……這是我叫你的，是你的瑪

麗亞……

斐（大聲敲了一下。）

瑪（向醫生說。）他在這裏呢！

醫生 現在我也聽見了……

瑪 如果你能夠聽見我，就請你敲棹子回答我吧……如果你要說「是，」就請你敲一下。如果你要說「不，」就請你敲兩下……你明白我說的話嗎，斐迦？（斐迦敲了一下。）你聽，敲了一下……他聽見我的話了……斐迦，醫生向我求婚；我答應他不答應？

斐 (氣恨恨的敲了兩下。)

瑪 你聽，他說『不。』

醫生 你爲什麼吩咐她呢，斐迦？

斐 不關你的事！混蛋！

醫生 (鎮定的樣子。) 他不作聲了。

斐 你這傻瓜！你這蠢牛！你這畜牲！教我怎麼敲棹子去回答你呢？你這個蠢貨……

醫生 瑪麗亞，請你去給他解釋解釋，就說我們永遠的奉祀着他，紀念着他……你去給他解釋解釋吧，我出去，因爲恐怕我在這裏惹氣了他。(雖然斐迦抗拒着他，但

他仍舊的走到瑪麗亞跟前去親了她，向門走去。斐迦怒氣沖沖的拿起茶杯及別的東西在他後邊跟着亂打。醫生很鎮定的樣子轉過身來說。) 你瞧，鬧鬼了；茶杯都會飛了！(出。)

瑪 唉，斐迦，斐迦，如果你再活着……你必須要改一改你從前的毛病，不要再

隨便了……

裴（很懇切的說。）實在說，實在說……我很願改過自新……（敲了一下。）因為我很

那不是人的醫生，我連一分鐘都不願離開你！

瑪 你說『是』嗎？謝謝你，裴……不過……你現在給我發誓太晚了……我要嫁給醫生，裴。

裴（惡恨恨的拚着全力敲了三次兩下；就是回答說『不，不，不。』）

瑪 但是，裴，我的親愛的，我不能夠到街上去討飯喫……你知道你什麼也沒有給我留……

（裴無可奈何坐到沙發上。）

醫生（靜悄悄的進來，站到裴背後，裴沒有看見他。他手裏拿着一條手巾，把手巾蒙到裴臉上

，並且把他的口和鼻子都塞了起來。在這時都不作聲。）

瑪（駭的撲到裴跟前去救他，但醫生教他放心，別要害怕。）

醫生 別害怕，這是一點麻藥；對他沒有什麼妨礙……請你快些把鐘撥一撥，把門開開……（從衣袋裏把鑰匙掏出來給她。）

馬（笑嘻嘻的把東西都拿來照從前的樣子擺着。醫生很快的把電報揭了起來，把玻璃裝到鏡框上，瑪麗亞把門開開，把鐘撥了撥。）

醫生 請你把空白的電報紙放到棹子上，把粘着的電報揭起來！（瑪麗亞照樣做了；

裴迦又開始說着夢話。）唔，現在他醒過來了……現在要到他心口上施行按摩術。（他施行着按摩術，瑪麗亞帶着他摩着裴迦的手和額。當裴迦剛剛醒過來的時候，醫生說。）他復活了！唔，阿彌陀佛！瑪麗亞，裴迦救過來了。如果要不是我給他施行按摩術，說不定他能醒過來不能呢！

馬 唉，裴迦，裴迦……（裴迦坐在棹子旁邊的椅子上，還是無力的樣子。）裴迦，你不認識我了嗎？（裴迦敲着棹子。）裴迦，你爲什麼敲棹子？

裴 這是怎麼一回事？（敲着）唉，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看見棹子上的電報，就去

取他，幸而取到手了。〕這麼着，我能把電報拿到手裏了嗎？

瑪 什麼？電報麼？那是當然的，斐迦，那有什麼問題！

斐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喜歡把電報拿到手裏……

醫生 唉，斐迦，你真是有好運氣。你躺了兩個鐘頭，簡直像死人一樣。如果要不是我給你施行按摩術，怕你的腿一定都伸直了……

斐 （起來走到醫生跟前，瑪麗亞在椅子跟前。他向醫生說。）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吧！

醫生 就是有十個問題也可以的。

斐 當人多鬧了酒的時候，他就覺得他是死了嗎？這回事可以有的嗎？

醫生 不錯，這也許有的……在科學上有時候……

斐 呵，可是有人覺得醫生去同他的女人親嘴，有這麼一回事嗎？

醫生 這個說不上來……怕不會有的吧……在科學上還沒有發現過這回事呢。

斐 （挽着瑪麗亞往自己跟前拉。）不管他科學上發現過沒發現，我以後無論如何是再

不喝酒了……

——幕下——

王三（又名「醉子」）

熊佛西

全劇登場人物：

王三

王妻

趙五

張七

時代

一八八八年

地點

某大都會

佈景 一間很破陋的屋子。王妻正盼望着王三回來，果然王三就回來了。

三

王

。可是夫妻見面，妻的情態非常熱，夫的情態卻非常冷。他的一副面孔叫人看了，彷彿覺得世界末日就要到了。看了他一身一手的鮮血斑點，不消說，更是叫人感覺一種殺氣。

王妻 你從那裏回來？

王三 從那裏回來？你說我從那裏回來！你瞧瞧我這雙手，你瞧瞧我這一身，你瞧瞧我這刀上的血！

王妻 那麼我先取盆水來，你洗手。

王妻取了一臉盆水來。王三洗手。

王妻 其實，你那身衣服亦應該換一換。

王三 換？拿什麼換：唉！我怎麼會吃了這碗倒霉飯！

王妻 不吃又怎麼辦呢？

王三 我簡直不能瞧我這身衣服，一瞧，我的手脚發軟，我的心發酸，我的眼發

花，彷彿看見無數冤魂怨鬼圍着我哭哭啼啼！

王妻 那麼你就脫去這身衣服罷？

王三 脫去？脫去了，拿什麼來替換？

王妻 你不是還有一件短夾襖嗎？

王三 短夾襖？短夾襖不是狗兒去年穿到棺材裏去了嗎？

王妻 那麼……

王三 唉！

王妻 那麼今早在我媽家裏借了一件大褂，本來預備去當錢來替奶奶醫病的，現在你就先換上罷。

王三 奶奶的病怎樣了？

王妻 還是那樣。

王三 那麼還是拿去當罷！

王妻 你先換上罷，奶奶的病我再想法。

王妻替王三換衣。

王三 怎麼是女人的大褂？

王妻 是我媽的。別人誰肯借衣服給我們當。

王三 這我怎能穿？

王妻 在家裏穿穿不要緊。

王三 出外呢？

王妻 再想法子。

王三換妥了衣服，王妻將脫下的衣服與大刀順手掛在壁上。

王三 不要掛在這裏！

王妻 那麼掛到那裏去！

王三 櫃到後面井裏去！

王妻 那麼？

王三 那麼？……

王妻 你真不想再吃這碗飯麼？

王三 難道你願意我做一輩子的「劊子手」麼？難道你願意你的丈夫一輩子殺人麼？你以爲我是專門到這世界上來殺人的麼？你惟願我整天整夜的被冤魂怨鬼壓着麼？

王妻 你今天幹嗎這麼大的氣？我又沒得罪你？

王三 氣！哼！

王妻 你今天在外面受了誰的冤麼？

王三 冤？冤大着啦！唉！彷彿見鬼似的你們！你們！我求你們不要跟着我！饒了我罷！我向你們謝罪！跪下你們覺得你們死的冤枉麼？但是——但是這不能怪我呀？我不過是聽人使用的一個小差役……上頭命令下來了，我怎能不執行呀

？我真是想救你們的，心有餘實在力不足啊！朋友……朋友……請你們饒了我罷！……請你們饒了我罷，別要整天整夜的跟着我！

說畢仰地。其妻倒了一杯水給他喝，才慢慢清醒過來。此時聽到後臺一陣陣的病者的呻吟，非常淒楚

。排演時病者雖不出臺，但必須有專員負責扮飾。

王妻 再喝一口水罷？

王三 這是誰的哭聲？

王妻 你不要管他。

王三 這是奶奶的聲音！我要進去看她！好像她在叫我！你聽，這不是……

此時收房租的趙五在外敲門。

王妻 誰呀？

趙五 我呀？

王妻 你是誰呀？

趙五 我是來收房錢的！

王妻 不得了！不得了！收房錢的趙五又來了！

王三 欠他幾個月了？

王妻 三個月。

王三 彷彿又見鬼似的呀！你們又來了？我請你們不要來呢？你們爲什麼這樣死死的纏着我？我與你們究竟有什麼冤仇？

趙五 仍在外面裏面究竟有人沒？

王妻 扶着王三入內，復出，慌忙收拾了大刀和血衣，放在不十分惹人注意的門角邊。

王 趙五 裏面死了人麼，怎麼還不開門！

王妻 請進來罷，門沒闖啦！

三 收房租的趙五上

王妻 我說是誰，原來是五爺，您從那兒來？您請坐罷。

趙五 王三在家麼？

王妻 沒有。您是來取房錢麼。

趙五 是的。你們的房錢已經欠了三個多月，我們上頭已經說壞話了，今天非交清不可。不然，不但要你們馬上搬家，恐怕還得請你們坐牢呢！

王妻 還是請您通融幾天罷。我們實在沒有錢。這幾天連我們老太太害病，都沒
有請醫生！

趙五 誰叫你們不請醫生？

王妻 我們很想請醫生，但是……

趙五 但是沒有錢，對嗎？

王妻 五爺真是曉得我們窮人的苦處。所以房錢還得請您遲延幾天。

趙五 這可不成！欠了三個多月，不能再遲延了！你們不要使我為難罷，我也是

幫人收租的。倘若這房子是我的，像你這樣的人住，就是不給錢也不要緊。可是我們的東家那可不成！欠了他的房錢，不但要搬家，還得坐牢！

王妻 還是求您費心向房東老爺說個情面，通融這個月，下月決不再通融。

趙五 癡著王妻 其實像你這樣的人，就不應該欠人的房錢。你有多大年紀呀？

王妻 你這話問得太奇怪！

趙五 我問你有幾歲？

王妻 你爲什麼要問我的年紀？

趙五 我不過是隨便問問，並沒有什麼意思。多少？

王妻 二十四——不，四十二。

趙五 我看你只有二十四。你要是有幾件漂亮衣服穿上倒很不壞。真是一朵鮮花插在污泥裏！哈哈哈哈哈！

王妻 你笑什麼？

趙五 我不過是隨便笑笑罷了，並沒有什麼意外的意思。哈哈哈哈哈！

王妻 請您不要笑了罷，笑得使人怪難受的！

趙五 好，我不笑了。我問你：王三究竟上那兒去了？

王妻 出門去了。

趙五 他一會兒回來麼？

王妻 恐怕他一時不能回。房錢遲早總要給您的，請您不必在這兒等候罷？

趙五 房錢遲付早付，倒不要緊，不過……！

王妻 不過？

趙五 不過我想乘王三沒有回，在你這裏歇一會兒。

王妻 那麼您儘管歇息，不過沒有茶給您喝。

趙五 用不着茶，和你談談就很止渴了！房錢請你放心，什麼時候有，什麼時候

給我。萬一你們沒有錢，我替你們給，亦不要緊。

王妻 這倒不必，只要請您遲延幾天，我們就感恩不盡了。

趙五 這沒有什麼不可，不過——不過王三究竟上那兒去了？

王妻 上衙門去了。

趙五 上衙門去了？

王妻 對，上衙門去了。

趙五 是與人打官司去了麼？

王妻 不，他向來在衙門裏當差。

趙五 做官麼？

王妻 做官。

趙五 做什麼官？

王妻 做一種官。

趙五 做那種官？

王妻 很大的一種官。

趙五 你能說得出他的官銜麼？

王妻 這倒說不清。我只知道他在衙門裏權柄很大，一切的人命都操在他的手

裏！

趙五 一切的人命都操在他的手裏？

王妻 對！都在他的巴掌心裏。

趙五 這倒很奇怪：你的當家的既然在衙門裏有這麼大的權柄，就應該很有錢。

爲什麼你們還這樣的窮，連房錢都付不出呢？

王妻 這是因爲我們當家的不要錢。

趙五 這也許是你們當家的不會做官？

王妻 不，他很會做官！

趙五 既會做官，爲什麼不會弄錢呢？你瞧，現在那個做官的沒有發財？

王妻 這是因爲我們當家的太老實。

趙五 做官就不應該老實，老實就不應該做官！我近來很厭煩替人收租錢，很想找個官兒做做，可惜沒有門路。你可以向王三說說，看看他有什麼門路麼？萬一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差事，我亦可以暫時幫幫他的忙，替他計畫計畫發財的辦法。

王妻 這真好極了。等我們當家的回來了，我與他商量商量。真是，他真是太老實了！在衙門裏做這大的官，還會沒有錢過活，說來誰肯信！

趙五 只怪他太老實，太愚蠢，手腕太不靈，將來你瞧我的！

王妻 我準相信您會弄錢。因爲您替人收了這多年的租錢，是很富有弄錢的經驗！
——嗚呀，我要進去了，我們老太太醒了！

趙五 你們老太太真是病了麼？

王妻 可不是嗎？天天想請醫生來瞧……

王

趙五 爲什麼不請？也是因爲沒有錢麼？我這兒借你兩塊錢罷。

交錢給王妻

三

王妻 這就不敢當了！我覺得您真是一個心腸慈善的慈善家！

趙五 我也覺得你真是一個很可憐很可愛的美人！

裏面病人的呻吟此時更急切。

王妻 對不住，我要進去看老太太了。

趙五 我一會兒再來。王三回來了，請不要忘了我的事。

趙五下。片刻王三和同事張七上。

張七 三嫂，三哥回來了沒？

王妻 剛回來。

張七 在家麼？

王妻 在裏面。

張七 他今天回來的時候很生氣罷？

王妻 可不是嗎？你知道他今天爲什麼這麼生氣？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見神見鬼的。

張七 也難怪他要生氣！今天衙門裏本來要殺兩個人，那知殺第一個就連砍七刀，頭才下來。輪到殺第二個的時候，三哥到底不肯下刀，好像瘋了似的跑出了殺場。旁邊當時又沒有別人敢去代替，不得已，只好改到今天下午再去結果他。現在他們叫我來請三哥下午再去，叫他不要怕！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說也奇怪，三哥經手殺了這麼些人，從來不怕，不知他爲什麼今天這樣的害怕？

王妻 三哥既是這樣害怕，你爲什麼不代替他幹呢？

張七 我那兒成？我只能做三哥的副手，叫我做正手，我就幹不了了！

王妻 這件案子你們分到多少錢？

張七 據說分到三哥名下有二十塊錢，到我名下有十塊錢。

錢還沒有分下來麼？

張七 案子還沒有了，怎麼就可以分錢？你去勸勸三哥罷，叫他趕快去完了這件

案子。倘若他不去，不但這二十塊錢分不到手，恐怕差事也難保！

王妻 他已經說過他寧可做叫化子，再也不願幹「劊子手」了！

張七 不願再做劊子手了？

王妻 對。

張七 你讓他不幹麼？

王妻 他不願幹，我也沒法兒勉強他幹？

張七 你想不想他幹？

王妻 我雖然不願他幹，可是又不能不想他幹。你想，現在我們的房錢欠了三個

多月，老太太還病在床上，等錢來請醫生；米也沒有了；冬天也快到了，棉衣

還不知道在那裏。你瞧倘若他認真不幹，我們這一家怎樣過活？

張七 假如現在有二十塊錢的收入，亦很可以救濟一下！

王妻 可不是嗎？

張七 那麼你趕快設法勸勸他罷。

王妻 我實在沒法。你呢？

張七 我倒有個法子。三哥不是很歡喜喝酒嗎？我現在身邊還有一瓶白乾酒，
由衣袋內取出一瓶酒來，我們想法勸他的酒，待他喝得差不多了，再把大刀交給他，

你看他還怕不怕殺人！

王妻 怎麼你身邊常常帶着酒？

張七 沒有一個劊子手身邊可以離酒的。沒有酒，心不橫，刀不硬！手沒勁。

王妻 你三哥平日殺人不喝酒麼？

張七 喝的，可是喝的太少。今天那個人其所以連砍七刀頭才落地的緣故，都是
因為他沒喝醉！現在我們要把他灌醉！把他灌得醉醺醺的，叫他心不由主！他

現在在裏面麼？你去請他來，讓我來灌他！待他醉了，不由得他的心不橫硬起來，不愁他手上的大刀不向人頭上砍去！

王妻 那麼我去叫他。他已經來了！

王三上。

王三 我以為是收房錢的趙五在這兒逼賬，嚇得我半天不敢出來，原來是老七在

這兒高譚闊論！

王妻 趙五本是來過，剛走。

王三 房錢怎樣？

王妻 他說今天非要不可，停會兒他再來！

張七 咱們衙門裏的餉也許快要發了罷？

王三 得了罷！我就餓死，再也不指望衙門裏的那幾塊造孽錢！

張七 三哥，你這話我不很明白？

王三 這有什麼不明白！就是「劊子手」這碗飯，我起誓不吃了！

張七 三哥要不幹了麼？

王三 這那是人幹的活，整天整夜的殺人！世界上可幹的事多着啦，爲什麼要整天整夜的刀不離手，手不離刀的過着屠夫的生活？

張七 三哥這話對，不是三哥提醒我，我倒糊塗了！咱倆這碗飯簡直不是人吃的！從此咱倆再不吃這碗飯了！三嫂，拿兩只大碗來，我要與三哥喝上幾碗，痛快一下！

王三 真是悶氣得很！

張七 可不是嗎；喝上幾碗白乾，心裏定會舒服點！

王妻拿上兩只飯碗。每人喝了一碗。

王三 說來也怪；早晨那個死鬼怎麼連砍七刀，頭才落地？莫非這裏頭有什麼冤屈？

張七 這是三哥心裏不願意，所以人頭難落地。

說話之間，張七又敬了一碗酒給王三，王三一飲而盡。

王三 我真是不願幹這個殺人的勾當。你不厭煩這個勾當麼，老七？

張七 那能不厭煩？不過是沒有法。你想咱們不幹這個把戲，咱們幹什麼？

說話之間，張七又敬了一碗酒給王三，王三又一飲而盡。

王三 咱們不能做點小買賣麼？

張七 做小買賣？本錢呢？

王三 借去！

張七 那裏借去？哼！談何容易，這年頭做買賣！何況你還沒有本銀，就是有本

錢也不容易！

王三 那麼咱們幫人打雜去？

張七 幫人打雜去？上那兒打雜去，請問？

王三 托人找去！

張七 誰肯替你找去，這個年頭？

說話之間，彼此又痛飲一碗。此時王三已有了幾分醉意，突然把桌子一拍，兩只眼睛一翻。裏面病人的吟聲亦加大。

王三 那麼咱們幹去嗎？

張七 你說！

王三 你說！

張七 我說咱們還是殺人去！

王三 還是殺人去？

張七 還是殺人去！

王三 突然放聲大哭。

三 王妻 這是怎麼一回事？

張七 他已經醉了！他已經醉了！快！拿他的大刀和血衣來！

張七 快給他！剛好，殺人的時候正到了！

王妻與張七替王三換上了原來的血衣，把大刀放在他手上。

王三 你……你們這……這幹嗎？

張七 叫你殺人去！

王三 殺人去？

張七 對，殺人去！

王三正欲衝出門去，裏面病人的呼聲忽然沉重。

王三 這是什麼聲音？

王妻 奶奶的呼聲！

王三回轉身來低下頭，手中的刀手往下垂。接着又是敲門聲。

趙五 王三回來了麼？

王三 這是什麼聲音？

王妻 這是收房錢的趙五敲門！

趙五上。王三一見趙五連叫帶做的拿起刀來就要殺，嚇得趙五滿場飛跑。結果王三趙五均跌倒，王三一刀砍在一枝板凳腳上，半天不能開口，只微微的聽見他的喘息聲。趙五只是嚇得一頭冷汗，好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來。

趙五 這……這……是怎……怎麼一回事？

王妻 這是因為他喝醉了！

——幕完——

一隻馬蜂

丁西林

劇中人

吉老太太 年約五十餘歲，身材細小，體質強健，淡素服裝，非常的清潔。

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兒子，年約二十六七，強健，活潑，極平常極自然的服裝。

余小姐 年約二十五六，姿勢美麗，面目富有表情，服裝精緻。

僕人

布景

一間小小長方形房子，後面牆壁中間，兩扇寬門。門之左邊置一衣架，靠牆一小桌，桌上置鮮花。右邊靠牆一書櫃，內藏成套的中西書籍。左壁的裏邊，開一獨門，門之前爲短門大窗，窗邊置寫字桌，上置文具。房之右壁，後半亦開

一門，前半靠壁置書架，架上置裝飾品。壁上懸字畫。房子中央略偏前與右，置一小圓桌，上置茶具，桌之右側置大椅（即安樂椅），左側置可坐兩人之長椅，兩椅之間，置一小椅，椅上皆置腰枕。

開幕時吉老太太睡臥在大椅上，脚下置高墊，手中報紙，落地上。

吉 （將左門徐徐推開，見老太太睡臥椅上。輕步走至衣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輕輕蓋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醒覺。（吉含笑問。）睡著了沒有？

老太太 我本想閉了眼歇一會，不想一不留心，就睡著了。（坐起。）

吉 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樣，閉不得的，一閉了，就不由你做主。
（將報紙拾起，坐在小椅上。）

老太太 現在什麼時候了？

吉 （由懷裏取出一個錶看一看。）三點一刻。

老太太 你在那裏一直到現在？

吉 在書房裏寫了兩封信。

老太太 喔，不錯，你替我把那封信寫了吧。

吉 好，現在就寫。（坐到寫字桌，從抽屜裏拿出信紙信封，瓶裏倒了水，磨墨取筆，預備寫字

。）怎樣寫法？

老太太 隨便的寫幾句好了。你把我們動身的日子告訴他們。叫他們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 你一面說，我一面寫吧。一定下星期二動身麼？

老太太 喔，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

吉 （一面寫，一面唸，一面說話。）……十九日起程回南。（停筆用手指計算日期。）十九，二十，二十一。（寫。）二十一日到港。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問

。）是不是？

老太太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

家的也可以。

吉(寫。)(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寫，一面口中作低聲的唸。))……鄧祥發家的也可以。(問。)(還有什麼？)

老太太 (自己想她的心思。)(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服拿出來晒一晒。)

吉 好，還有什麼？

老太太 沒有什麼。(自言自語。)(王媽回家，說過了節，就回來，不知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

吉 (繼續的寫信。)

老太太 余小姐，應該送他點禮物才好。

吉 (先寫完了信，然後答話，再接著寫信封。)(你不是說送她一件衣料的麼？)(寫完了信封。)(好了，寫完了。)

老太太（被吉打破她的深思。）寫完了麼？

吉（走至椅前，將信送出。）要不要看一遍？

老太太，你唸一唸吧。

吉（唸信，）

『二妹覽：

「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母親說。

老太太，這是寫的什麼？

吉 這是寫信的一個帽子。（繼續一句一句的唸信。）

「母親定於十九日動身。二十一日到港。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

。最好叫李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四家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

「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拿出來晒一晒。」

王媽回家，說過了節就回來，不知道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

沒有寫錯吧？

老太太（笑。）：「喔，你們現在寫信，都是這樣寫麼？」

吉：「這是最時行的直寫式的白話文，有一句，說一句。你沒有旁的話要說麼？」

老太太：「沒有。」

吉：「這下邊是我的事。（繼續唸信。）」

「這次母親在京，一切都好。惟有兩件事，不大稱心。……」

老太太：「我有什麼事不稱心？」

吉：「不答，繼續唸信。」

「第一，她這次來京的目的，本想勸她的兒子，趕緊討個媳婦，她可早點抱個孫兒。方頭大耳，既肥且皙。嚶！不想來京兩月，絕少成績。媳婦，毫無影響，孫子，渺無消息。第二，她滿心滿意，想親上加親。把姊妹改做親家，姪兒變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肖之女，又剛復自用，不順母意。因此上，這幾日來，口

中不言，心中悶悶。不過那位表姪先生，現已廣託親友，多方物色。夫誠能動神，勤能移山，況在佳人才子聚會之首都，求一稱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數月之內，定有良緣。將來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願天下有情人無情人都成眷屬之美情也。」

說得對不對？不要生氣啊。

老太太（稍有不快之意。）我有這些閒工夫來同你們生氣！你們的事，我老早就對你們講過，由你們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吉（將信封好。貼了郵票，走至椅傍，一手放椅背上，一手理她的頭髮。）媽，你是一個特殊的吉女人，你什麼事都是非常。你是一個非常的良妻，一個非常的賢母。惟有這一件，你沒有逃出了個母親的公例。

老太太 把這件大衣掛起來。（吉將衣掛原處。老太太追憶到她以前的生活。）

「賢妻良母，配不上這四個字！」（吉坐到原處。）你父親死的時候，你祇有八歲。雲

兒祇有五歲。那個時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書方法。——也一半捨不得你們去受那野蠻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們。一直把你教到十六歲。那時所有的產業，就是那分來的五十畝壞田。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說句大話，要是你們不是每年上千塊錢的學費用費，現在大約十倍那麼多都不止了。

吉 所以我說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

老太太 是的，賢妻良母，有甚麼稀奇？現在的一般小姐們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麼？

吉 你要原諒她們。她們因為有幾千年沒有說過話，現在可以拿起筆來，做文章，她們祇要說，說，說，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說了些什麼。

老太太 現在這般小姐們，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們的好處在甚麼地方？

吉 她們都是些白話詩，既無品格，又無風韻。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們的好處，就在這個上邊。

老太太 我問你，這樣的人也不好，那樣的人也不好，舊的，你說她們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

吉 是的，同樣的沒有東西，沒有味兒。

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樣的一個人，你就願意？

吉（聳肩）壞的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數學的未知數一樣，能够立出一個代數方程式來，那倒容易辦了。

老太太 怎麼你們表兄弟兩個，這樣的不同！那一個就請這個，託那個，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總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

吉 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因為我把他看得太正經了，所以到今天還沒有結婚。要是我把他當做配眼鏡一樣，那麼你的孫子，已經進了中學。

老太太（覺得他沒有辦法。）倒一杯茶給我。（吉倒了一杯茶送給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飲之。老太太沉思半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經同我說了幾次，要我替他

做媒？

吉 怎麼不知道？

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說的是誰麼？

吉 余小姐，是不是？你問過了她沒有？

老太太（很慢的答。）沒有。

吉 爲甚麼不問她？

老太太 爲甚麼不問？（少頓。）我想今天問她，——好不好？（語時視吉。）

吉 很好，看護婦配醫生，互助的原則，合作的精神，結婚時最好的演說資料。

老太太（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僕人（推開左門。）老太太，余小姐來了。

老太太 請她進來。(僕人走出，吉放下茶杯，忙走至寫字桌，整理筆硯，摺好了桌上報紙。)

僕人，(由外面推開左門讓余走進，自己隨後收去了桌上的茶具。)

余 (帶了帽子手套，一手提錢包，進來之後，一面與主人招呼，一面脫去手套，將錢包置門旁小桌上

，解下帽子。)老太太，吉先生。

老太太 吉小姐。(吉接過帽子，掛衣架上。)

余 老太太，對不住得很，勞你們等了。

老太太 沒有什麼，請坐。(讓余坐大椅。)

余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氣，我這兒坐好。(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自

坐長椅上。)兩點半鐘就想來，忽然來了一個病人，要替他膽出一間房間來，忙

了半天。還打算打電話，說不能來了，後來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無論怎樣忙

，都要來陪老太太頑半天。

老太太 多謝你，我們也知道你醫院裏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請你出來。今天

是因為我們快要回南，想請你來，我們好當面向你道謝。這一次實在勞苦了你。其先是我吉先生，住了兩個星期，都是你招呼，後來又是我自己，我們實在感激你的了不得。

余 老太太客氣，那是我們的職務。老太太這幾天飲食可好一點？

老太太 胃口不強，我一向就是這樣。那一次到北京來，因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點辛苦，所以覺得不大舒服，實在沒有什麼病。我們吉先生一定要我到醫院去，說醫院裏怎樣的舒服，怎樣的乾淨。我總是不想去。後來他又說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覺不好，非得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靜養幾天不可。我被他說不過了，方纔住到醫院去。我出來的時候，他還要我再多住幾天。

吉 我的母親是不相信醫院，不相信看護婦的。

老太太 我並沒有說我不相信看護婦，我是因為常常聽見講醫院裏招呼不大周到。

吉 沒有甚麼，你現不但相信他們，並且喜歡他們。

余 我們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說我們的壞話，現在不是我來替自己辯護，有時實在不是看護婦的疏忽，實在是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們的麻煩。我常時同其餘的同事說了頑，說這些人甚麼事不會做，連生病也不會生。……

吉 要生病生得好，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 她們第一，就不肯聽醫生的話。要這樣，要那樣，一天要壓幾十次鈴子。你對她們說，教她們不要東吃西，她一回兒要到外邊買些水菓，一回兒想教家裏送點鷄湯。你想，要教我們同平常人家的老媽子伺候太太小姐們一樣，我們那裏有這麼許多工夫？我們平均每人要招呼十個人。喔，說也是無用，她們那裏肯講理？

吉 做看護婦本來是一種很苦的職業，因為世界上最不講理的是醉漢，其次就要算病人。

余 好笑得很，遇到一種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時候，他還要你陪他談天。（看了吉

一眼。）

吉 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討厭。要是個男人，還沒有甚麼，假若是個女人，那恐怕簡直沒有辦法。

老太太 不過我終是不相信，其餘的人，能夠同你一樣。縱然有你這樣的能幹，也一定不會有這樣的和善，這樣的體貼。

僕人 （由左門入，手裏拿了一個盤，盤中置茶壺，茶杯，糖碟等物，）

余 （老太太欲倒茶。）老太太請坐，讓我自己來到。（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

老太太 喔，謝謝你。（吉倒了一杯茶送余。）

余 （受吉之茶。）謝謝。（欲代吉倒茶。）

吉 謝謝，我不喝茶。

余 （一面喝茶。）老太太爲什麼不在北京多住幾天？有吉小姐在家，難道還不放心

嗎？

老太太 她到甚麼都能够，不過我這次離家已經很久。我本是因爲吉先生病了，所以來看看。

余 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幹。

老太太 甚麼叫能幹。不過一個女孩子應該知道的事，我不容她們不知道。

余 不過要想能同老太太一樣的能幹，恐怕不容易。

吉 做能幹父母的子女，是一件很苦的事。暑假那麼熱的天氣，回到家，祇有兩個星期，兩個星期一過，就一個趕到鄉裏去種田，一個趕到廚房裏去燒飯。

老太太 (笑。)我是一個很頑固的人，——我現在也有了年紀，也不怕人笑話，

——我以爲一個人多知道一點事，一定不會有壞處。我不相信，一個女人會做了飯，就不會做文章。

吉 不錯，不過困難的不是會做了飯的女人不會做文章，是會做了文章的女人就

不會做飯。

余 吉小姐會到北京來麼？我很想認識她，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樣的和氣，可愛。

老太太 她旁的沒有甚麼好處，不過還直爽。就是我嫌她有點新的習氣。

余（高興。）我想我們一定會變做好朋友，她來的時候，老太太一定要教她寫信給我。

老太太（向吉。）你有她的照片沒有？

吉 有一張的，不知到那裏去了。

余（憶起。）喔，吉先生信裏，說老太太要我一張照片，我今天帶來了。（走向小桌。）

老太太（不解。）我沒有說要照片。（向吉。）我幾時……？

吉 你怎麼沒有講？真是有了年紀的人，說過去的話，不要幾天就忘了。

余（裝不聽見，由錢包裏取出一張小照片。）這一張不大好，不十分像，等以後有了好的時候，再送老太太吧。（以照片送給老太太。）

老太太（看照片。）你已經長得很好看，這張照片更加好。

吉（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你平常是講究會說話的，怎麼今天自己把話說差了？你應該說，這張照片固然很好看，但是總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與余對看了一看。）

老太太 我是說的老實話。

吉 你們還坐一會兒纔去吧？（向老太太。）我送你一個好看的照片框子。（吉帶照片由左門走出。兩人不語者片刻。老太太對余注視，余不知所語，取了一塊糟食之。）

老太太 余小姐，我有幾句話，很久就想同你談談。（將椅移近，余忙將口裏的糟吞下，理了一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聽。）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愛舒服的人，你

知道我年青的時候，很過了些辛苦的日子。我們吉先生，從小就沒了父親，家

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個人去問，連他們的書，也都是我自己教他們。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纔把他們帶到這麼大。現在他們甚麼事都用不著我去擔心。不過還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們都還沒有成家。（余的身子略微的顫動了一下。）這一層，我也同吉先生說過好幾次，他都不把他當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在子女的婚媾，本來也用不著父母去管，所以我也祇好由他們自己去。（嘆了一口氣，略頓。）我有一個表姪。（余轉了一轉身子，恢復了自然的呼吸。）你大概也認識他，他到醫院看過我。他雖然祇看見過你幾次，但是因為他時常聽見我說你怎樣的好，所以他很敬重你。他向我說了好多次，託我說媒，我都沒有提過。因為我自己兒子的事，我都不管，我那裏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不過他說，他一來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不好向你開口，二來就是想對你說，也沒有個好的機會。他，人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學的是醫道，現在預備自己掛牌行醫。他的脾氣很好，也是一點壞的嗜好都沒有。——喔，我

知道我是一個很腐敗的老太婆，說媒的事，是你們現在最不歡喜的。要是這樣，我請你不要生氣。

余（如夢初覺。）我很感謝老太太的好意，那有生氣的道理？

老太太 他還想在我回南之前，得一個回信。我想這也不是立刻就要怎樣的一件事，你如要細細想一想，你回來寫封信告訴我，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略頓。）你的意思怎麼樣？你有什麼話，儘可對我說，你知道我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兒一樣看待。

余（思索了一會，打定了主意。）我想我們年青的人，一點經驗沒有，什麼事都全靠年紀大一點的人到處指點教導。老太太的意思怎麼樣？

老太太 喔，這是你自己的事，總得你自己做主。

余 老太太的意思，如果覺得很好，那自然不會有錯。

老太太 那我就說你很願意？

余 不過我想總得寫一封信回去，問問父母的意思。

老太太 不錯，不錯，自然應該這樣。那你就寫封信回去，等你接到家裏回信之後，再說吧。

余 我想單由我寫信去，還不十分妥當。

老太太 那有什麼不好？

余 可以不可以請吉先生寫一封詳細的信，把老太太的意思告訴家裏，我再另外寫一封信，一齊寄去？

老太太 不錯，不錯，應該這樣。回來我對吉先生說一說，教他寫起一封信來。寫好了，我教一個人送給你。你說好不好？

余 老太太的主意很好。

老太太 我們還是坐一會，還是就到公園去？

余 老太太意思怎麼樣？

老太太 我們就去好不好？我教他們去請吉先生去。（走去歷電鈴。）

余 我借你們的電話用一用。

老太太 在那邊院子裏，你知道。（余由右門出，僕人由左門入。）你去請吉先生，就說我們現在到公園去了。（僕人由左門出。老太太坐回原處。如有所思。）

吉 （由左門入，手裏拿了照片，裝好了櫃子。進來之後，將照片放在書架上，看了一眼，移動一回）

余小姐那兒去了？

老太太 （沉思中。）打電話去了。

吉 （坐到小椅上，取了一塊牛奶糖，慢慢去其外皮，隨便的問。）你的媒做得怎麼樣，問了她沒有？

老太太 問過了。

吉 她怎麼樣講？（將糖送至嘴邊。）

老太太 她很願意。

吉 (將糖田旁邊拿回。)她很願意？她說很願意麼？她怎樣說？

老太太 她沒有說什麼。

吉 她沒有說什麼，你怎樣知道她很願意？

老太太 這用不著說的。

吉 喔，不錯，這一類的事是用不著明說的，是不是？同天氣一樣，祇要看看氣

色就知道了。(老太太對他嚴厲的看了一眼。)那麼，已經定了？

老太太 她還要寫封信回去，問問她的父母，要等……

吉 問問她的父母！(解悟。)喔！(把一塊糖投入口中。)

老太太 你笑什麼？你笑她把她的父母太看重了，是不是？我聽了很歡喜。

吉 沒有的事！我聽了也很歡喜！(又拿了一塊放進嘴去。)她說了什麼時候寫信沒有

？

老太太 她要請你替她寫。

吉 要我替她寫！這真奇怪。我又不是她的親兄弟，親叔伯，她爲甚麼要請我替她寫信，這不是奇而又奇的事？

老太太 你看了奇怪麼？我看了一點也不奇怪。

吉 爲甚麼不奇怪？

老太太 因爲——因爲你還沒有認出她，她是一個大戶人家出來的女孩子，知道甚麼是應說的，甚麼是不應說的。她知道害羞。

吉 喔喔！女孩子！害羞！（又拿一塊糖放進嘴去。）

老太太 怎麼你向來不吃糖的人，今天愛吃起糖來了？

吉 今天的糖特別的有味兒！（高興，跳起。）你們現在就到公園去麼？

老太太 等余小姐打完了電話。

吉（想了一想。）你不換一件衣服？

老太太 不過是到公園去坐一坐，誰再去換衣服？

吉 可是天氣很涼，不換，也是應該加一件。——在那裏，我替你去拿，好不好？

老太太 我自己去，你不知道。（吉開右門讓老太太走出，將門關好，走到書架，取照片在手，細細的審看。將照片放回，在房裏走了兩轉。余由右門入。）

吉 電話打通沒有？

余 打通了。（注意老太太不在房內，兩人對看了一眼。）

吉 （將身椅向前稍推。）老太太到後面去換一換衣服，教請你在這裏等一會。請坐。

余 （由女人的直覺，知將有有趣的談判發生，爲準備抵禦起見，先摸了一摸頭髮，理了一理裙子，選了長椅離小椅遠的一邊坐了。吉坐小椅上。）老太太真是一個很可佩服的人，那麼大年紀

，穿的衣服，比年青的小姐們還要講究。

吉 一個人甚麼都可以不講究，惟有衣服不可以不講究。

余 爲什麼？

吉 因爲人是一個社會動物。一個人生在世上，所有的一切物質上的幸福，精神上的愉快，都是社會給他的。所以一個人對於社會，應當盡量的報答。

余 那與穿衣服有關係麼？

吉 關係大得很！因爲報答社會，有種種不同的方法。有職業的，藉他的職業，有技能的，用他的技能。當兵的可以替我們殺人，做律師的可以替我們打官司，做醫生的可以替我們治病。不過還有一種人，——就像我們——既無職業，又無技能，最少也應該著幾件好看的衣服，纔不至走到人家面前，教人家看了難過。

余 (笑) 哈，我明白了。愈無用的人，愈應該穿好看的衣服，對不對？

吉 對，不過有用的人，也不應該著不好看的衣服。社會上沒有一種職業，我們可以承認他有不願裝束的專利，一個人，自生至死，也沒有一個時期，我們可以承認他有無須修飾的特權。假若一個女人，因爲他已經結了婚，就不管她頭

髮的高低，因為她生了兒子，就不管她袖子的長短，或是一個男人，因為他能夠諷得幾句詩詞歌賦，就不洗清他的面孔，因為他能夠畫得幾筆山水草蟲，就不剃光他的下巴，拉直了他的襪筒，那都是社會的罪人。

余 這樣講，恐怕我們都是社會的罪人。

吉 你？喔！（欲言而止）

余 我怎麼樣？

吉 你？兩個月以前，你冤枉說我發燒的時候，我不是已經對你講過麼？

余 我冤枉說你發燒？

吉 自然是冤枉。什麼溫度三十九，脈跳一百多，那都是你造的謠言，——是的，完全是謠言。——不過我很感激你，假使沒有你的謠言，我如何能夠住到兩個星期？喔！那兩個星期！那是我一生最快樂的兩個星期！（嘆。）噯，無論怎樣，不會再有的。

余（回想到那時的情景。）是的，也不知說了多少話！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愛說話的病人。

吉 是的，那都是些極真誠，極平常，極正當的話。爲甚麼平常我們不能講？爲甚麼要男人裝了病，方纔可以講？爲甚麼女人聽了，一定要冤枉說他發燒？要是現在我說你眼睛生得怎樣的動人，嘴唇怎樣的可愛，你會裝做沒有聽見，把我的額角摸一摸，枕頭擁一擁，說一聲：『現在歇一會兒吧。你說話說得太多了。』社會真是一個不自然的東西！這一類的話，有甚麼說不得？爲甚麼現在不能說？

余 因爲——因爲你現在不發燒！

吉 你怎麼知道我不發燒？我一年到頭，沒有一天不發燒。你要不相信，你現在替我試一試。（伸手放在長椅邊上，余從長椅那一邊，移到這一邊，先理了一理裙子，然後用右手把脈，同時看左手上的腕錶。約數秒鐘無語。）我病的時候，說了很多的話，是不是？（余

點頭。說了些甚麼？

余（余將手縮回。）你說中國是一個可憐的社會，男人尤其可憐。除了賂錢，遇不到人家的小姐太太，除了生病，得不到女人的一點意情。所以你一個星期要打一次牌，一個月要裝一次病。

吉 對呀！這像生病的人講的話麼？——發燒不發燒？

余（猶豫。）七十七次。

吉 可見得是說謊。

余 爲什麼？

吉 因爲你就沒有數！

余 喔，一個人可以隨便說謊麼？

吉 自然不能「隨便。」不過我們處在這個不自然的社會裏面，不應該問的話，人家要問，可以講的話，我們不能講，所以只有說謊的一個方法，可以把許多

醜事遮蓋起來。

余 我們從小就知道，說謊是不道德的。

吉 道德是沒有標準的，隨時代隨個人而變的東西，平常「所謂」道德，不是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迷信，就是這班人對於那班人的偏見。

余 這樣說，世界上沒有善惡好壞的標準了？

吉 世界上祇有髒的習慣是壞習慣，醜的行爲是惡行爲。

余 所以什麼謊都可以說，祇要說得好聽。做賊，賭錢，都可以做，祇要做得好看？

吉 一點都不錯。不過世界上美神經發達的人很少。做賊同賭錢的時候，大半都是不欠十分雅觀。說謊，說得好的人很多，不過我最佩服的是你。

余 我向來不說謊，你說我說謊，你有什麼證據。

吉 對呀！所以佩服你的緣故，就是因爲拿不出證據來。不過一個人說謊說太多

了，總有一天，轉不過灣來，要露出馬腳來。

余 我從來不歡喜說謊。

吉 好吧，白說是沒有用的。我問你一件事。

余 什麼事？

吉 老太太替你做媒沒有？

余（著急。）你不應該問這句話。

吉 爲甚麼不應該？

余 因爲這一類的話，連自己的父兄都不應該問，朋友更加不應該。

吉 喔，新文化！新文化！不過你知道不知道？一個人的婚事，從前，是父母專

制，現在因爲用不著父母去管，所以用不著父母去問。（吉先生的意見，以爲婚姻的

事如其不要人幫忙則已，如要幫忙，父母應該是最重要的人物，現在所以不要他們過問，一則因爲他

們專制，一則也因爲他們不能幫忙。這一層似乎還沒有人見到，所以附帶聲明。）但是現在的婚

姻是朋友專制，要想結婚，非靠朋友幫忙不可，所以你說朋友不應該過問，是完全錯誤。

余 我去看看老太太去（起立欲走。）

吉 （起立阻之。）不要走，不要走，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沒有對你說。請坐。

（兩人同復坐下。）我不在這裏的時候，老太太同你講了很多的話，是不是？

余 是的。

吉 她說到我不想結婚的話沒有？

余 說了很多。

吉 你知道，我不想結婚。

余 爲甚麼不想結婚？

吉 因爲一個人最寶貴的是美神經，一個人一結了婚，他的美神經就遲鈍了。

余 這樣說，還是不結婚的好。

吉 是的，你可以不可以陪我？

余 陪你做甚麼？

吉 陪我不結婚。（走到余前，伸出兩手。）陪我不要結婚！

余 （爲他兩目的誠意與愛情所動。）可以。（以手與之。）

吉 給我一個證據。

余 你要什麼證據？

吉 你讓我抱一抱！（釋其手，作欲抱狀。）

余 （走開。）等你再生病的時候。

吉 不過我的母親告訴我，說你已經答應了做她的姪媳婦，那怎麼辦？

余 （得意。）那沒有甚麼，我的父母不願意我嫁給醫生！

吉 對，我知道，我們是天生的說謊一對！（趁不防，雙手抱之。）

余 （失聲大喊。）喔！（老太太由右門，僕人由左門，同時驚慌入。吉已釋手。）

老太太 什麼事，什麼事？（余以一手掩面，面紅不知所言。）

吉 走到余前，將余手取下，視其面。什麼地方？刺了你沒有？

老太太 什麼事？什麼一回事？

余 （呼了一口深氣。）喔，一隻馬蜂！（以目謝吉。）

（閉幕）

蜂馬隻一

回 家 以 後

登 場 人 名

紐 約 大 學 生 陸 治 平

其 妻 吳 自 芳

其 父 陸 期 昌

其 祖 母 顧 氏

其 岳 父 吳 有 述

其 再 婚 妻 劉 瑪 利

長 工 老 陳

女 僕 張 媽

村 農 王 三 及 其 他

歐 陽 予 倩

村婦四五人

小孩數人

地點 湖南鄉間

時候 秋季

佈景

一所鄉紳人家，儉樸的平房。當中大門。屋後有樹；山右邊是通村的大道；左邊是些豆棚瓜架。門外打麥場上放着幾個晒衣叉，竹竿上晒着幾件外國衣服。地下兩張板橙。張媽從門內上場。

張媽 太陽下山了，少奶奶。

自芳 甚麼？（內應）

張媽 衣服收起來罷！

自芳 是不是叫你了。（張媽笑着下，自芳一面收拾衣服，一面自言自語。）這個口袋發了線

，讓我慢慢兒替他縫一縫罷。（她仔細看那衣服的製法，無意中在口袋的夾層裏抽出兩片乾荷花瓣，很爲奇怪。）唔，外國裁縫還拿花瓣襯在衣服裏呢！噲，怎麼還寫着字。（念道：）『永遠的愛情維持我們永遠的生活』（又念那一片。）『無量的愛情產生我們偉大的事業。』（她呆了半響，再將花瓣念一遍，自言自語道。）人家都說治平另外又給人家結了婚，先總當是謠言，誰知被我找出證據來了。原來他們拿海誓山盟都寫在這花瓣兒上。（正在低頭吟思，老陳從門內出來。）

老陳 菜是都預備好了，都個白切肉還是您來切罷。

自芳 你放在那裏就是了。（精神不屬的樣子把花瓣收起。）

老陳 老爺少爺還沒回呢，時候還早，我去看看水車去，不知道修好了沒有。

（一面說着，一面向右邊走去。）

自芳 你去罷。（治平從外面回來。）

治平 自芳你在這兒幹甚麼？

自芳 替你晒這些寶貝衣裳呢。

治平 謝謝，不敢當。

自芳 你真客氣，美國人對女人是比中國人對女人客氣些。

治平 男女本來平等，自然應當客氣一點兒。

自芳 客氣就是平等嗎？

治平 那不盡然，可是禮節也是要的，中國不是也說相敬如賓麼？

自芳 怪不得你在家裏，是作客一樣。

治平 人生本來到處作客。（拿出煙來抽。）

自芳 唉，美國城裏作的衣裳拿到中國的鄉下來晒。

治平 我不能永遠在美國，我總要回來的。并且我回家以後覺得一草一木都非常

自然。像我們這種鄉村只要沒有西洋人物質的勢力來壓迫我們，我們真是別有

天地，極其快樂。那些繁華都市的罪惡，一樣也看不見，貧富的階級相差也不

遠，許多天然的物產同簡單的生活，只要有明白人來加以指導，讓他自自然然一天一天進化，多麼好呢？

自芳 你怎麼會知道鄉下的風味。

治平 我怎麼不知道，我方才走過我小時候念書的關帝廟，又到了外祖母家裏，他門後的竹子上，還有我刻的字呢。從前小時候的情景，如在目前，不知不覺使我愛鄉的心油然而生。

自芳 就可惜在鄉下沒人陪伴你。

治平 你不是我的好伴侶嗎？

自芳 在你學問沒有成就的時候，或者我可以作你的伴侶。今你在美國大學得

了學位我就夠不上了。

治平 你够不上誰夠的上？

自芳 自然有人夠得上。

治平 我以為只有一個人夠得上，

自芳 誰？

治平 吳自芳。（說得很柔媚。）

自芳 （微微冷笑）我又沒有到過外國，又不會音樂跳舞。

治平 何必要會。

自芳 我又不會交際。

治平 交際有甚麼道理！

自芳 我又沒有學問，可以拿來擺架子的。

治平 學問是專為擺架子的嗎？

自芳 （略緩以壯語勢）我又不會拿花瓣來寫情書。

治平 （變色）這是甚麼話！

自芳 何必這樣兒着急呢？我不過是說說好頑兒罷了。

治平 你一定聽見人家甚麼不相干的話了。

自芳 別怪旁人，這也是你自不小心露了破綻。（對衣服說）謝謝你，傳給我這樣有趣的新聞呵！我自今日才知道『永久的愛情才能够維持永久的生活』呢。

治平 自芳，你這是甚麼意思？

自芳 你也用不着假裝不知道。前年我就聽見說你在外國另外給人家結了婚。不是前天公公還問你，你說沒有這事嗎？

治平 本來。

自芳 當時總說是謠言，有許多幸災樂禍的人，因為你平日自命是「進德會」的發起人，所以聽見你有這種事，便格外加鹽加醋的當笑話兒說。我呢，以為你是一個正直有為的青年，以為你能够體貼老人家期望你的一片苦心，所以人家儘管說得有憑有據，我儘管替你辯論。并且拿我的良心來保證你決無其事。誰想我今天在你衣服的夾層裏頭，無意中看見你們在荷花瓣上寫的字，這才知道你跟

人家結婚是真的。(村農王三掛電信數封并報紙上。)

王三 大少爺少奶奶，這是城裏李先生專人送來的一包信，放在這裏罷。

治平 放在這裏就是，謝謝你。

王三 不容客氣，我去了。

自芳 喝杯茶去。

王三 我去了。謝謝少奶奶，我去了。(走去。)

自芳 這裏頭一定有你的那個人寫給你的信。

治平 沒有的話，不要管她。

自芳 不要管她？

治平 我很對不起你。

自芳 見着我就說不要管她，她不是一樣的人嗎？何況是你心愛的人！要說對得

起我，對不起我，與我毫不相干，只望你仔細想想將來怎麼樣？

治平 我也有我的苦衷。

自芳 因為她實在可愛，怎麼能够不愛呢？

治平 你又來了。不是這樣說。我到了美國非常寂寞，你人在萬里之外，忽然有人來安慰我。我似乎不能辜負人家的好意，所以……

自芳 所以就以身許之。

治平 所以就彼此成了朋友。

自芳 所以就拿結婚來報答朋友。朋友是非結婚不能報答的啊！

治平 由你說去罷。

自芳 她姓甚麼？

治平 姓劉。

自芳 不錯，人家也說是姓劉。我還知道她的名字叫瑪利，（取出花封。）這兒寫着呢——給還你罷，別讓你心痛。

治平 你不留着作憑據嗎？

自芳 憑據在心裏呢。——你真心愛她嗎？

治平 我跟她是朋友之愛，如今男女社交本能公開的。

自芳 要不拿海誓山盟寫在花瓣上就算不得朋友之愛了……你對她也曾說起過我
麼？

治平 我常常說起你。她也很想跟你作個朋友。

自芳 中國的學堂裏爲甚麼不設言語一科，美國的學堂是很注重這一科的。

治平 我并不說假話。

自芳 真假與我不相干。

治平 你恨我嗎？

自芳 先問你愛她嗎？

治平 你又來了。

自芳 我看你不見得愛她，我也不願意恨你。你要是愛她，你就不會騙她。我要是恨你。除非我從來就愛你。

治平 你不愛我麼？可是我越聽你的話越覺得你可愛。

自芳 快別這樣說，我真是害怕死了。

治平 我真是愛你。

自芳 那我就沒有生路了。

治平 你說的話我真不懂。

自芳 你的話我又何嘗明白。

治平 我在外頭就算是偶然有些不大妥當的地方，也不過一時候的事情，於我的良心毫不相干。並且多經一次閱歷，跟你的愛情就增加一分。你或者不肯信，你始終總要明白的。

自芳 據你這樣說，胡鬧的事情越多，情分才能好，結婚的次數越多，良心才能

堅固。這才知道那些狂嫖闊賭的人都是在那裏求閱歷哩。

治平 自芳，你……太……似乎太……

自芳 你說『似乎太過』，『是麼？我們鄉下人從來不懂得甚麼叫愛情。這不過是熱鬧場中一句俏皮話。我不幸認識幾行字，就在書裏報裏見着多少女人都死在這種俏皮話底下。唉，你可以算了罷，……嗚，只顧着說費話，就誤了多少光陰，花還沒澆，菜還沒切，酒還沒去倒呢。你的衣裳我跟你照樣放在你自己的皮包裏去。別耽誤你看信要緊。（一面說一面拿起衣服，微微冷笑着，走進門去，治平望着她說。）

治平 隨便你怎麼樣說罷，我也是無可如何。（望着自芳進門，呆立無言，深吸一口氣，垂下拿起信來，自言自語。）這封是她的。唉，太不該回家……可是……（看信。老陳上。）老陳 大少爺你這下不再出去了罷。老爺真担不少的心。謠言又多，說是你討了洋婆子不回来了。少奶奶可真是度量寬宏……（治平急拿話止住他。）

治平 老陳你剛從那裏來？

老陳 去修水車來。鄉下人車水是眞苦啊，要有機器就好了。你們外國是都會作機器。大少爺，我聽見說人的身子也是一個機器，可以拆開來修修的。又說外國人還能拿人的肚腸子剖出來，洗好再放進去，是眞的嗎？

治平 是眞的。

老陳 啊，那真奇怪，頂好心也可以修理，就更妙哉哪！我們中國人有心病的也實在多，黑心的也眞不少。最好請個外國機器匠來修修。

治平 哈哈，要把人修成機器，那就糟了。

老陳 不過就怕外國人不肯眞把中國的人心修好，反而要修壞了。聽說外國人不抽鴉片烟，儘逼着中國人抽，我想這也是弄壞人心的手段。我們的心還是別讓人家修，還是我們自己修修罷。

治平 你說的話，到也有些道理，修心本來在自己。

老陳 聽說你們到外國去念書，一定有洋婆子來灌迷魂湯，喝了就叫你忘掉本國，真的嗎？

治平 那兒有這樣的話，胡說八道。你去罷，我還有事呢。

老陳 真是那兒的話，我們又不是三歲小孩兒，難道說會被人暗算了去。這不是笑話嗎？……（一面走，一面回頭望望治平，笑說道。）十幾歲的時候翻壇打廟，不知多淘氣，如今到也看了世界回來了。（說着走進屋裏去。）

治平 她要是萬一起了來怎麼樣呢！……只好趕快動身罷。（忽然聽見山歌之聲，男女兩孩子唱着上。）

兩孩子 郎去耕田妻在家，

煮好飯來煎好茶。

夫妻本是同辛苦，

他幫着我來我幫着他。

鄉下的夫妻講恩愛，

城裏的夫妻講衣裳。

衣裳舊了換新的，

恩情越舊越久長。

（兩個孩子看着治平互相耳語，指指笑笑。治平忽抬頭瞧他們一眼，他們就大笑跑了。治平正在疑思，張媽端着一個茶盤上，盤裏一只碗，正要送與治平，治平的祖母顧氏從裏面大聲叫住張媽，一面叫着，走了出來。）

顧氏 張媽，張媽，張媽，慢着！……

張媽 不是送給少爺吃的嗎？（一面說一面作手勢。）

顧氏 慢着，慢着，慢着，少奶奶，少奶奶！（自芳上。）

自芳 作甚麼，奶奶？

（顧氏 招招手，又對治平指指，望着盤裏的蓮子羹作手勢，意思叫自芳送去與治平。自芳會意，雖

然笑着應允，不免總露一些兒勉強之態。張媽卻在一旁搖着嘴兒笑着，自芳將盤端近治平。）

自芳 在這兒想些甚麼？有甚麼爲難的事。這是祖母親手剝好的蓮子羹給你吃的。

治平 謝謝你，（不安的樣子，把幾封信插在衣袋內。自芳看見這種情形，又是好笑，又似不屑。）

自芳 胆兒放大些——快謝謝祖母罷。（治平回頭看見祖母，祖母大笑。這時張媽搬張椅子，請顯氏坐下。）

治平 怎麼你老人家還親手作蓮子羹給我吃！真是，我倒沒有孝順你老人家的……
……（顯氏并没大聽見，只管自己說話。）

顯氏 糖够不够？

治平 够了。（點頭。）

顯氏 聽說你要回來了，從荷葉才出水就等起，原說是等你回來看荷花。

自芳 （從旁插一句）荷花瓣上好寫字。（治平大窘。）

顧氏 甚麼？（自芳搖搖頭，笑着走去。）

自芳 沒有甚麼。（下。）

顧氏 誰知道蓮蓬都快老了，好容易你才回來。唉，你們在外頭甚麼好東西沒吃過，誰還要吃鄉下東西。這不過是老人家一點意思罷了。

治平 外頭也沒有甚麼好吃的。

張媽 少爺，你要大聲些兒，老太太聽不見。（治平正想再說。）

顧氏 老陳，鷄鴨都關好了沒有……？

老陳 （內面答應，）一隻也不少，關好了，關好了。

張媽 關好了。

顧氏 前回那只黃鼠狼只怕不敢再來了。少爺愛吃雞蛋，別讓咬了我們的母雞。

張媽 少爺會說外國話，黃鼠狼一定不敢來。

治平 胡說八道。

張媽 牠怕少爺拿洋槍打他。

顧氏 治平，你倒歡喜吃這個。

治平 (大聲) 鄉下的東西樣樣都新鮮，所以好吃。在大都會就吃不着這樣新鮮的蓮子。

顧氏 你要吃大頭菜，鄉下也有新鮮的。(治平笑。)

治平 不是，我說是大都會。是說城裏樣樣沒鄉下新鮮。

顧氏 是啊，城裏的菜，都是鄉下去的。時候隔久了就不甜了。可是菜不甜事小，沒有熱鬧看事大，我也幾時要到你們上海去看看。就怕人家看着鄉下老太婆像妖怪，回來我到沒有看着熱鬧，反到被人當熱鬧看了去了，哈，哈，哈！

(都笑，治平吃完。)

你够了嗎？

治平 我不吃了，真好吃。

顧氏 可惜還老了一點兒，嫩的時候還要好吃。嫩蓮子，心也是甜的，等你回來

，蓮子也等老了。蓮子的心也就苦了。(嘆) 唉，你出去的時候，我那裏捨得。男子志在四方，誰能够老留在家裏。一直等到接了信，知道你平安到了外國，這才放心。好容易又聽說你要回來了，我又担心你在路上。有一晚我作一個夢，夢見你坐在一隻大海船上，穿着一身光燦燦的衣裳，有很多的洋婆子圍着你。忽然船壞了，許多的人都掉在海裏，大家叫救命，彷彿我在一個高坡上看見，急得甚麼似的。我忽然朝下一跳，好像身上長了翅膀一般，立刻從波浪裏頭把你抱了起來，放在沙灘上。看看你已經沒氣了，我只好仰天大哭，你被我哭轉過來，我正在歡喜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西洋婆子，跟畫兒上似的，一只手伸在你的膀子裏，拉着你就走了。我又恨又氣正想追上去，有個人拍拍我的肩膀說：『這不是你的世界，他也不是你的孫子。說着對準我頭上一棒打來，我就醒了，還是睡在床上。』(又將聲音放低說) 因爲那時有人造過你的謠言，所以我這些胡思亂想的夢也就沒有說給自勞聽。』(顧氏囁囁索索只管說，治平因爲別有心思

，糊裏糊塗亂答應。）

治平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吃飽了就睡，也要作夢的。（其父期昌。其岳父吳右）

遂同自外面走來，正好將話又開。）

期昌 請，請，（大家相見）媽，出來了。

有述 嫻伯母。

顧氏 親家來了。

有述 你老人家出來坐坐，天氣真好。今天您精神也覺得格外的好。（顧氏聽不明白）

。期昌轉述一遍，治平前去與有述周旋。張媽搬出幾張椅子。）

顧氏 親家，如今孫子也成了人，回家來了，一門團聚怎麼不歡喜。我人也真好了。肝氣也平了。飯也比從前吃得下些。……請坐，張媽去倒茶，叫聲少奶

奶。（張媽下。）

有述 您請坐。

顧氏 親家請坐。

有述 這下你老人家可以享享福了。

顧氏 託親家的福。(張媽倒茶上，自芳來接着茶，先向有述送杯茶次顧氏，次期昌，顧氏讓親家

喝茶。)

有述 您請喝茶。

顧氏 怎麼少爺還沒有茶呢，張媽。

張媽 唷，少倒了一杯了，再去倒罷。(笑着下。)

治平 我不要喝茶，(自芳搬出一張小桌子放在當中。)

顧氏 親家從前人家都謠言治平不回來了。如今還不是回來了麼？人不回到家裏

回到那裏去？造謠言的人真可恨，還說他討了洋婆子呢。(大家都笑，自芳望着治平

，治平也隨便笑笑。)

期昌 現在年輕的人本來糟糕的也很多，竟至於連好人的名氣都帶壞了。

有述 壞人惟恐人家不同他一樣壞，千方百計引誘人家作壞事，這也是恥獨爲小人的意思啊。哈哈！

期昌 可就弄得些同流合汙的人恥獨爲君子了。竟至於有連國家都忘了的。若說對家庭，就除了問父兄要錢之外，別無情義之可言。

有述 世道人心到了今日，本有不可問的地方，總得有幾個中流砥柱的人挽回頹風才好。治平將來一定是大有可爲的。（張媽上。）

張媽 陳司務請少奶奶去弄菜。

顧氏 少奶奶，你去罷。老陳弄的菜吃不得。治平歡喜吃新鮮雞蛋，你好好兒弄樣雞蛋給他嘗嘗。（自芳笑着答應下去，顧氏又追着說。）他是歡喜外國派，吃半生半

熟的，不要太老了。哈哈！

有述 老太太真會疼孫子。真會疼孫子。

顧氏 可憐他祖父去世太早，好容易將他父親守大，全靠著作針線，跟人家洗衣

裳，拿一家人家撐持起來。一直等到期昌拔了貢，以後又在甚麼法政學堂裏畢業了業，我們家裏是從來沒有改過樣子的。

期昌 那時候學堂還很少，我們在法政學堂畢業出來，好像很新奇似的，而且馬上就有事情作。（有述點頭。）

顧氏 期昌取了親，就生了治平。可憐我那媳婦不久就去世了。沒有看見治平的成就。（大家嘆息。）我五十歲的時候，期昌的朋友們定要跟我豎甚麼牌樓。……

有述 那時節我還來請過您的示呢。

顧氏 我那時候說牌樓真沒有意思。只要大家能夠替治平想法子弄個官費讀書，就比甚麼都好。總算大家幫忙如了我的心願。一個人在世界上空名聲有甚麼意思，只要作事於心無愧就是了。可憐我是一點本事都沒有，又沒有甚麼依傍。如今是老了，格外沒有用了。我也不想享兒孫的福，只要兒孫能夠在世界上作一個有用的人，便死也閉得口眼了。

有述 兒孫有用，還不就是長輩的福氣嗎？你老人家的福氣，都是自己修來的。

顧氏 治平我是真疼他。老實說，我待他父親是比待他嚴得多。只有獨子最怕溺愛不明，所以格外要嚴些。

期昌 治平他們念書比我們從前容易多了，我們從前想念書沒有書是真的，連借都借不着。

有述 如今念書可真不容易。學費之貴……

治平 並且書又很貴，隨便買一本，幾十塊錢不算什麼。

有述 從此以後，只恐寒士就沒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了。

期昌 前回看見報紙上有一個學生向他父親要錢，父親說他用得太大，問他除學費外還有甚麼費用。他說還要女朋友的交際費，說是沒有女朋友，念書念不進

去，哈哈！（有述笑，治平也隨便笑笑。）

有述 那就讓他早討親好了。

期昌 本來是討過的。

有述 那就格外的該死了。(又笑笑又嘆嘆氣，自芳上。)

自芳 飯好了，擺在後面小廳上呢，還是就在這裏？

期昌 就在這裏罷。

有述 何不就在這空地上，……嫻伯母呢！

期昌 媽就吃飯麼？

顧氏 我到裏頭去，你們坐罷。……親家坐。

有述 你老人家別客氣，外面風也大。

顧氏 你請坐，我現在是真經不起風浪了。(顧氏指點着自芳，又叫張媽幫着擺好桌。)

期昌 請坐吧。

顧氏 治平，你多敬丈人幾杯。親家你別客氣，菜是你姑娘作的，一定合你的口

味。

有述 這都是你教導得好。

顧氏 那兒的話？回頭吃完了飯，叫治平說些海外的新聞給我們聽聽。我想明年是要拿房子收拾收拾好，請親家來喝喜酒呢。（大家一笑。顧氏進去，期昌，有述，治平，入座。治平斟酒，自芳上菜。大家請酒，自芳下。）

有述 他老人家精神真好。

期昌 我們家裏多虧他老人家，要是沒有他老人家，就沒有我們這一家了。從前
先君去世，外祖母接他老人家回去，他老人家說：『這還不是時候呢。等拿兒
子養大，陸家的門戶撐持起來才回娘家。』

有述 唉，現在那裏還聽得着這種話。卻是他老人家也就真受了不少的辛苦。不過有了治平，總算是他老人家替陸家造就了一個爲國出力的人才，也就心滿意足了。

期昌 治平呢，也不能馬上就說是人才。不過到底受過些家庭教育，比普通一班

的青年總靠得住一點。

有述 那是自然……啊，好風……甚麼香？

治平 好像是桂花。

期昌 這都是你們令媛種的。

有述 自芳的種花念書，是成了癡性。

期昌 我們兩家的藏書都被她念得差不多了。可是管理家事，她也很能幹，性情的溫和尤其難得。

有述 也不見得能幹，性情到還好。治平覺得鄉下怎樣？（自芳來上菜）菜太多了。够了够了。

自芳 還要酒罷？

有述 再去添上一壺。（自芳拿着酒壺斟完進去。）

期昌 酒也夠了罷。

有述 今天暢快極了，可以暢飲。

治平 村酒也別有滋味。我生長在鄉下，始終還是歡喜鄉下的生活，所以回國以後，不知不覺的想回家。回家以後，就好像印証平生的夢境似的，把作小孩子時候的事情從新翻檢出來。又聽見祖母跟父親說起許多古話，越覺得中國的社會，有一種積累下來的精神。

有述 這是不錯的。

治平 早晨醒來，聞見花香，聽着鳥語，比車水馬龍的熱鬧，自然受用得多。就是鄉下人簡單樸實的生活，也比鉤心鬪角的競爭省些煩惱。不過我們爲世界潮流所壓迫，不能不向那絕大的漩渦當中去討生活罷了。（自芳送酒來。）

有述 你這話頗爲沉痛中肯。

期昌 只怕是從繁華地方回來偶而覺清靜簡單的有趣罷。

有述 不然，一個人總有愛惜故鄉之心。我們生長的地方是我們一身的故鄉。我

們在十五二十時所受的教訓，就是我們心的故鄉。如今的人，一面捨不得故鄉，一面愛惜他鄉，所以又是煩悶，又沒有主意，弄得莫名其妙爲止，可是無論他們的心遊到甚麼幻境，始終還是要回到他們故鄉的景況。

治平 本來中學時代所受的教育，往往支配人一生的思想，有的時候被別種思想的壓迫，生出一種懷疑，便引起很大的苦痛，這種情形，往往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爲上。

有述 思想的壓迫到還好，只怕是外面的引誘。

期昌 外面的引誘到還好，只怕自己跟自己搗亂。

有述 不錯不錯，剛才你說的那個沒有女朋友不能念書的人，那就真是自己跟自

己搗亂。治平，對不對？（治平不安，無可掩飾，只有發笑。）

治平 哈哈，哈哈！

有述 話也說得不少了，酒也喝得够了，最好吃飯罷。

期昌 再喝兩杯，等素菜來再吃飯。

有述 菜太多了……治平這次回家，暫且不出去罷。

治平 我本想在家多住些時，只是方才有個外國朋友從漢口寄來一封信，說是要同我組織一個貿易公司。他因為急於要回國去不能在漢口久候，只專等我去拿事情商量妥了，他就趕着上海的定期船回國。我恐怕……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呢

○（期昌，有述大驚。）

期昌 今天晚上？怎麼一直沒有說起！

有述 遲一兩天，許還不甚要緊罷。你怎麼來得及呢？

治平 恐怕遲了就要誤人家的船期。

期昌 從前你跟他沒有約會嗎？

治平 唔……有是有過……

有述 貿易公司不是一樁小事，到會忽然發生，而又迫不及待呢？

治平 我是怕錯過這機會。(自芳送菜上。)

自芳 爹，這是自己家裏的泡菜，您嘗嘗看。

期昌 少奶奶，治平說他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到漢口去。(自芳頗覺驚異，馬上又鎮定。)
有述 他說有個外國朋友約他去開公司，今晚就走，只怕來不及罷。你也不知道嗎？

自芳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有個已經組織好了的公司，恐怕有點新交涉，他要去……(治平搶說。)

治平 那是你弄錯了。

有述 期昌，甚麼公司？

治平 自芳完全弄錯了，因為我曾經提起過別人的公司。

自芳 公司總是越多開越好，不過自己多煩點兒神罷了。——爹，你多喝杯酒罷，飯還要等一會兒，老陳下米下遲了。(翩然下。)

期昌 既是一定要緊的事呢，自然應當去。今天晚上坐轎子還好趕火車。祖母面前，我來替你稟明，你大約事情商量妥了，就好回來。

治平 只要不担重大的責任，總回來得快的。(有述將治平喚過一邊。)

有述 治平，來，我跟你說兩句話。……男兒志在四方，本不能長留你在家裏，

只是你母親老人家去世很早。祖母愛你撫養你的深情，你總不能忘記，能夠早回最好，多在家裏住住，安慰安慰老人家的暮年。住兩三個月，總不至於耽誤你甚麼大事。這話你老人家是不想對你講，恐怕拿家事絆住了你的前程。要知道你的前程無限，祖母的年紀可是大了，猶如太陽已經靠了山，那流戀骨肉的餘光還照着在你的身上。你祖母是個慷慨義烈的女丈夫，她維持陸氏一家。絕不想鬪子孫的報答，可是作子孫的卻也不能置大恩於不顧。

治平 那個自然，我應當拿我將來的事業報答祖母。

有述 顯親揚名自然是一件事，承歡色笑也是不可缺的。(漸說漸走向席，自芳上。)

自芳 爹，這是甜棗。

有述 我勸治平這回去了，總要早些回來（坐下）

期昌 那邊誰來了，不是王三嗎？……啊，還有人。（王三跑上。）

王三 啗，老爺，少爺，吳老爺！……少爺，我來報信的。有個女洋人找你來了。

治平 啊，怎麼？

王三 坐着轎子，還有縣裏派的人送來的，他們來問路，在茶店裏喝茶。我所以先來報個信。女洋人說的好像中國話，我怕聽不懂，沒敢多說。回頭說得好就好，說得不好，就是一個耳刮子。

期昌 誰會來找你。

治平 想必是朋友來遊歷的。

王三 來了，來了，……洋姑娘洋太太，這裏呢。（劉瑪利上，後面跟的轎夫，用人，井

一羣鄉下男女。期昌，有連都站起來。自芳明明知道是治平的新妻。只偷看治平的態度，治平不知所可，瑪利暫不發言。

治平 吾愛，你怎樣會來？

瑪利 我怎麼不會來？難道你還不許我來？

期昌 (問治平) 這位女士是誰？

治平 這是劉女士。

自芳 這不是瑪利女士嗎？……這就是我公公，這就是我家嚴，治平就是外子。

瑪利 治平，你已經有妻子的嗎？

期昌 小兒娶親已經七八年了，女士，這是怎麼說話？

瑪利 (指治平) 你這敗類，……害人的賊。你說你沒有娶過親。你千方百計騙我。

(老陳出來看着奇怪。)

治平 千方百計騙你，我實在沒有。

瑪利止，……我在美國不過見幾次面，你就動手騙我。後來結了婚，問你的家事，你說跟腐敗的家庭早已脫離關係。一直等回到上海，才有我舊時的同學可憐我，來告訴我，說我上了你的當，說你娶我，並不是作妻，只是作妾。那時你已經回家來了，我也無從盤問。你回家的時候，你說只到漢口經營煤礦公司，那時你還說出多少的不便，不許我跟你同走。誰知我以後才打聽到你是怕你父親到上海找你，所以急於回家敷衍你父親。我一連打了好幾個電報——差不多每天一個，試試你是否在漢口，誰知一個沒有回電，兩個沒有回電，三個四個還是沒有回電，我才決意自己來看你。幸喜我哥哥跟這裏縣知事有些認識，寫了封信託他照應，你以為能够一生一世藏着躲着嗎？你以為我是軟弱無能，隨便讓人欺負的女子嗎？（盛怒，拉張椅子坐下，望着治平，期昌也盛怒。）

有述 原來漢口的貿易公司就是這麼回事。（說着看治平，回過臉去嘆氣。）

期昌 治平，你會作這種事嗎？這種事情也是你作的嗎？想不到你會敗壞我們的

家風到這步田地，想不到你會敗壞你自己的人格到這步田地。家庭跟學校總算
給了你一些教育，何以你會這樣兒不知自愛。（自芳微微低首，垂利憤極而悲，大家長

嘆無語，張媽此時溜出來看看。自芳趕向張媽說話。）

自芳 你跑出來幹甚麼？快去快去。跟老太太不要說起，別讓她知道。（張媽一面

聽自芳說話，一面望着新來的客發怔，自芳跟她咬咬耳朵。推她走去，老陳看得心裏明白。）

老陳 唉，怎麼謠言變了真事？少爺你總要拿出主意來，別叫老爺着急才是。

（他一面去趕那些看的人，一面讓轎夫等到後面去喝茶。轎夫等隨老陳繞到屋後去，那些鄉下人退了

一退，仍然擠上，有遲還想說話，治平已經開口。

治平 求爸爸恕我，我并不是不知自愛，我今天拿我的心事和盤托出，就當是我
表示我的懺悔。我自從跟自芳結婚，我覺得她多少事莫名其妙，所以我跟她的
愛情本來不甚濃厚。到了外國，看見歐美婦女那種活潑溫柔的情形，不禁非常
羨慕，所以才有跟這位劉女士結合的事情。那時候恐怕不是歐風美雨浸潤過的

劉女士還不能引起我的顧盼。我此番回家原想求父親跟岳父商量，要跟自芳離婚。（有違大驚，自芳亦不免愕然。期昌握拳抵几長嘆。惟有瑪利女士抬起頭望望治平，似含無窮的

柔媚與哀怨，也用尖細的聲音，嘆了一口氣。）

期昌 該死，該死，該死到萬分！

治平 誰知我回家以後……（瑪利急了。）

瑪利 你回家以後便怎麼樣？便怎麼樣？

治平 我回家以後又發現了自芳不少的好處——是新式女子所沒有的好處。

瑪利 我不許你再往下說！我不許你再往下說！

治平（有氣沒力的）瑪利，你不許我懺悔嗎？我自問一切事情不過一時候感情的變

遷。

瑪利 感情這樣容易變遷，還成人嗎？

治平 感情要沒有變遷，那不成了麻木不仁了嗎？

期昌 治平，你竟敢在我面前說這種不莊重無賴的話，真是豈有此理。我真想不到有你這樣不知廉恥的兒子！

瑪利 老先生，您有多少遺產給治平

期昌 這是甚麼話？我那裏有甚麼遺產給治平。我所給治平的詩書禮義，都被他弄得破產了。

瑪利 兒子過了二十一歲就不歸父母管束。如今的年月，除非是父親有很多的遺產，才有資格管束兒女呢。目下您教訓治平已經遲了，只問怎麼樣解決今天的問題。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

有述 這我可不能忍了！天底下那有這種事情。總而言之，男女的關係本是雙方的，既不能專怪治平引誘劉女士，也不能竟說劉女士單獨引誘治平。總而言之，世道人心到了今日，真是青年男女墮落的大關鍵……

瑪利 你說誰墮落？

有違 聽我說完，就今天而論，劉女士怎麼能够那樣兒質問長輩，就是和治平作朋友，期昌先生自然也在父執之列，劉女士似乎措詞失當。治平呢，方才的話，太覺狂妄無稽，也不是對父親應該說的。至於自芳，是我的女兒，是治平的髮妻，應該……（瑪利搶說。）

瑪利 老先生，你這是什麼話？甚麼叫做引誘，甚麼叫措詞失當？這分明是侮辱人！你應當知道公然侮辱是甚麼罪名？

期昌 這些都不必辯論，只是當初女士跟治平結婚的時候爲甚麼不打聽打聽明白呢？

有違 一生的大事能够那樣兒草率，隨隨便便就跟人家結婚嗎？治平有不對的地方，我們自然責備治平。女士有不妥的地方，我們可也不能贊同。總而言之，治平是有婦之夫，女士大約也應當明白自己的地位。

瑪利 我也不願意跟你們這些半開化的人多說費話，反正治平的名譽信用將來的

希望，甚至於性命，都在我手裏。我決不能放過他。治平你還裝傻嗎？

治平、你要怎麼樣呢？

瑪利 你說怎麼樣罷。

（有達拉期昌一旁去說話。）

治平 一夫一妻的制度本來是很好的。不過美國也有一種一夫多妻的宗教。法國現在爲人口問題，也正獎勵一夫多妻的制度，我千萬對不起你，只好慢慢兒再來贖罪。一切都因爲愛你而起，我的心是始終沒變，你總可原諒。並且你還可以慢慢兒瞧着我到底是不是薄倖的人。我決不主張一夫多妻的辦法，不過今天我想對你作一次例外的要求。自芳實在真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女子，我願你暫且把目下的事情攔一攔，先跟自芳作個朋友。好在我又不能夠飛到那裏去，你們先把你們的人生觀交換的研究研究，然後再來處置我，好不好呢？（有達與期昌在一旁，仍然聽着看。）

瑪利 治平，你別弄錯了，我可沒有功夫跟你說費話。（不理他。）

治平（對自芳）自芳，你自己已經介紹過了。我縱然不足齒數，你們不妨見見。（說到
此處，看看期昌跟有述）爸爸跟丈人為兒女操勞得够了。

有述 我可沒有為兒女這樣操勞過。

治平 我的不孝，本來，除掉拿我這一生來懺悔不能補救於萬一。只是決不想拿
兒女本身的事情再多加老人家煩心。難道我們就不能自己想個妥當的法子嗎！

（說時，很莊重的樣子。）

自芳 這毫不與我相干。（說時帶一種輕侮而淡淡的微笑。）

瑪利 治平。

有述 自芳，你進去。

自芳 爸爸，你放心罷。我要是避開，不怕怠慢了客麼？

瑪利 治平，你不用再支吾了。如今只有兩個條件：一，你趕緊跟這鄉下的女子

正式離婚；二，你以後一切的事情，要絕對受我的監督。你有本事你就殺了我，不然就絕對的服從我。你要想再弄一些兒狡猾，我能夠叫你一生所受的痛苦比自殺還要利害。趕快，趕快，五分鐘以後不許你再遲疑了。害人的賊專門會把當給人上。

期昌 這……這是那裏說起？

有途 這是中華民國所沒有的嗎。（許多鄉下人都在那裏笑的笑，作些怪相，老陳出來趕開他個。）

老陳 有甚麼好看？有甚麼意思？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差不多人家都有的。去啊，去啊！（衆人散去）少爺，你怎麼毫無主意。今天馬馬糊糊混過，最好造一座東樓，一座西樓，請少奶奶跟洋太太搖彩票，誰頭彩誰就住東樓。……

治平 走開！

期昌 治平你怎麼樣？

有述 唉！（自芳看着不得下臺，打定主意，很大方的走到劉女士面前。）

自芳 瑪利女士，我跟你雖然是初見，大家都是女人，總不妨表同情的。

有述 自芳，自芳。（以目示意，叫他不要說話。）

自芳 我願意爸爸許我說完這幾句話。

瑪利 治平怎麼樣？只有三分鐘了。

自芳 我求瑪利女士完全當我不相干的局外人，聽我幾句最誠懇的話（治平很怕她說出不妥的話，想止住她，又不致。）我跟治平結婚以來，治平常不在家，他並沒有深

知我，我也沒有甚多的機會可以深知他。我父親跟治平的老人家是好朋友，我

嫁到這裏來，好比送我寄住在父親的朋友家裏一樣。

期昌 少奶奶，你這是甚麼意思？

自芳 我也不過是這樣想罷了。

有述 唉！

自芳 我常常想，結婚跟離婚都不過是一種形式，我是從來沒有在這種形式裏求幸福。世界這樣大，難道沒有別一個境界能夠容得下我們。治平跟女士結婚的時候，他心裏本來沒有我，所以他對女士說他從來沒有娶過親。恐怕他哄騙女士，正是他愛女士最深的地方。治平因為愛女士才大胆娶女士，女士因為愛治平才放心嫁治平。我決不願拿我這局外人來作煞風景的事，更不願勉強人家的妻子，來看不起我自己。劉女士，你放心罷，你跟治平是夫妻。

期昌 少奶奶，這是甚麼話？那怎麼能辦？

有述 自芳，你是甚麼意思？

自芳 爹顧全女兒，女兒也不過顧全自己，顧全一家。我想劉女士決不能久在鄉下，治平在倉促之間也沒有辦法。求公公還是讓治平送劉女士回上海去。（對治平）
○治平，幾千里路結伴同行，可以溫習舊時的功課了。你的行李是很簡單的，

我來替你預備罷。（正想下去）

期昌 少奶奶，慢着。我決不讓治平爲這種事情離開家裏去。

有述 親家，我方才想自芳的話很有深意，我們已經是過時的久了，我看解鈴繫鈴，還是讓治平自己去了罷。

期昌 唉！……

瑪利 無論你們是手段也好，是誠意也好，只要治平能履行條件就完了。（張媽上）
張媽 少奶奶請來罷，老太太說，好像外面很多人說話，問是誰呢。他老人家說全聽不見，有時好像全聽見。（指指瑪利）怎麼還沒去？

自芳 你別管，你去罷。我就來。（說着走了進去。）

治平 瑪利，你的條件我都明白了，我們有話……你這兒來，我跟你說。意欲引

瑪利 一旁去。

瑪利 我們沒有甚麼秘密，有話公開說。

治平 Particular to you.

瑪利 外國話我不懂。

有述 治平不必遲疑了。應當怎麼辦就怎麼辦罷。別儘自己跟自己搗亂了。

瑪利 啊，我真沒見過這種卑劣無賴的男人。我真受不了這種烟霧漫天的光景。

我更要站在這裏，一定被野人吃了去，我想不到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受這種的侮辱。喂，轎夫！（對治平）我不怕你跑了天上去，你再能出頭就算你……轎

夫！（她氣得上氣不接下氣。老王上）

老王 洋太太，你叫轎夫，我就去，我就去。你輕一點兒，老太太聽見不得了。

（急下。瑪利格外大聲。）

瑪利 治平，你要放明白，你休想再轉灣了，你休想我再饒恕你，你休想能逃出

羅網。你記住，這是你欺我，騙我，侮辱我，逼迫我，使我不得不用我最後的手段，（加重）我最後的手段，你不要後悔，（轎夫上。）走！

治平 瑪利。

瑪利 走了，走了，走了，我一生拚給你了。你不要後悔！（下。）

有述 這還不是野人嗎！（他憤極望着瑪利的背影，期昌手足顫動連話都說不出來。）

期昌 我，一家都完了！我辛辛苦苦撐持的一家完了，完了！

治平 爸爸放心，那是萬不會的。

期昌 你說不會，你說不會。

治平 劉瑪利縱然利害，也不致破壞我一生。

期昌 不要人家來破壞，你自己已經破壞你自己了。劉女士不知自愛不去說她，家裏還有你的妻子呢。你怎麼對得起她？又怎麼對得起丈人？我自此還有甚麼面目見人！祖母倘若知道又怎麼樣？你自己是不用說了。劉女士就憑好說話，社會上也未見得能夠寬容你，你自己的良心更不能夠寬容你，你自己的良心更不能夠放過你，你只顧一時的糊塗，弄得多少人爲你受盡苦處，你於心何忍。我也不忍往下多說，只看你怎麼恢復你本來的面目。（說到這裏，非常沉痛，自芳上，

提一個皮包放在門旁。

治平 爸爸，我並沒有忘却我的本來面目。論起來，前後的事情都有些關連，或者者有幾分胡鬧，或者不完全是胡鬧。總而言之，我可以算了懦弱胡塗了。

期昌 恐怕不止懦弱胡塗罷！

自芳 劉女士去了嗎？

有述 去了，祖母沒有問起麼？

自芳 劉女士大聲說話的時候，祖母就聽見了，問甚麼事，我支吾開了。祖母本來還想出來坐坐。剛才吹了點兒風。頭有點不舒服，我剛服侍他老人家睡下了，他老人家還替治平打算這樣，打算那樣。咳，他老人家愛治平，真是無所不至。（對治平。）行李收拾好了。

期昌 少奶奶，你太好了，治平辜負你，你還替他打算。你的意思是要叫他慚愧，他那裏知道。可是我決不讓他辜負你。

有述 停妻再娶，本來是法律所禁，但是我們決不願拿這個來責備治平；只望治平憑他自己的良心來處置這件事情。

治平 我也決不辜負自芳。

自芳 說不到辜負的話，想要你自己檢點檢點自己的事情，別讓人說你一回家就使大家不安。至於我，在家裏承父母十分鍾愛，來到這裏，祖母舅姑待我比自己子女還好。我本來歡喜鄉下，也不羨甚麼繁華。我愛種花，愛養蠶，愛讀書，自然有好多世界，在我這方寸之中，我又何求於人，又何求於你。況且我最佩服祖母的爲人。他老人家辛苦一生好容易使兒孫都能成立。我不要說是孫子媳婦，就算是鄰居，我也願意當來安慰他老人家，如今他老人家所望的只有治平，目下這件事，一定要教他老人家傷心，我不忍，我以為還得想法子娛他老人家的晚年才是。請治平不要再提自芳的事，自芳自然有自芳的主見。……時候不早了，你自己決定罷。去罷。（期昌有述同深長嘆。）

治平 她已經跟我決裂了，還有甚麼說的？

自芳 你不能這樣說，她是個可憐的女子。

有述 自芳難道你不可憐嗎？

自芳 天底下只有失望的人跟乞憐於人的人是最不幸，是最可憐。我本不求人憐。也就不受人憐。本來沒有求人的地方，也就沒有失望的苦楚。治平沒有回家是怎麼樣？他回家以後又是怎麼樣？豈棚瓜下不適用於金迷紙醉的人物，錦綉繁華也不適用於鄉村的女子。……暗，這麼半天，菜也冷了，應當去熱熱了。

期昌 有述 用不着熱了。

自芳 不費事的。（端着菜就走。）

治平 自芳，自芳！……（自芳回頭。）

自芳 你的話不用說，我都知道。（下。）

治平 想不到這幾年，自芳的學問思想進步得這樣快。

期昌 想不到這幾年，你的道德品行退步得這樣快。

有述 天下事想不到的太多了。（苦笑。）

治平 如今也無法可想，只好暫且去把那邊的事情辦辦妥當再回家來。

期昌 恐怕再帶些不幸回來。

治平 過去的事不能消滅，未來的事也難於限量。唉，男女的關係好像南極探險，空留得後人許多談助，今天的事是我一生的大轉機，從今以後，我認準我努力的路徑了。社會決不棄我，天還是要給我們幸福。爸爸，我暫且去一去。（期昌

垂頭無語。）大人還求你格外看重自芳。

有述 自芳，她到還頗知自重，不用你煩心，只願你此番得着個澈底覺悟的機會

。（治平對期昌有述鞠躬，回頭提一提皮包，又放下，叫老陳。老陳上。）

老陳 作甚麼？

治平 你替我搬着這個皮包到前面鎮上去，雇乘轎子趕火車。

老陳 老爺答應麼？（望着期昌。）

治平 老爺答應了。

老陳 剛回來，又要去，老太太怎麼捨得。看起來迷魂湯還是利害。（一面說着，背

着皮包下。治平看看表，想進去看看自芳，自芳正端着飯菜從裏面走出，治平前去叫一聲，自芳略爲停步，欲不理他，治平湊近前說。）

治平 祖母醒了沒有？

自芳 還沒有呢。

治平 我不敢驚動，回頭他老人家醒了，請你說我有要事往城裏去了。兩三天就回來。

自芳 家裏的事不要你煩心。（治平對期昌，有述鞠躬，又向自芳示意。自芳將飯慢慢擺在桌上。治平無精打采的走下。期昌目送之，憤極而悲。有述握着自芳的手叫。）

有述 自芳（自芳輕輕答應，此時又聽見前頭那兩個小孩唱山歌之聲。自芳低頭不語。）

幕

蘭芝與仲卿

熊佛西

序

去年冬天北平婦女協會請我導演一個五幕劇孔雀東南飛，當時我覺得這個劇本要不得，所以我就對演員們說：『孔雀東南飛，這首詩確是很好的劇材，可惜被人寫壞了！』接着就是一位演員向我說：『那麼我們很希望熊先生將這段材料另寫一劇！』

於是我就寫了現在這篇蘭芝與仲卿。

人物

焦母

仲卿

蘭芝

季香——焦妹

景——焦宅，一個中產階級的客廳。開幕時焦母正在吸烟。

季香 媽媽，怎麼哥哥現在還沒回來？

焦母 也許快要回了。其實他回不回，與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唉，你哥哥現在比不得從前了！

季香 怎麼比不得從前了？

焦母 從前他沒娶媳婦，總是和你媽媽吃，和你媽媽睡，整天的媽媽長媽媽短，無論怎麼啦亦離不開你媽媽一步，哼，殊不知自從討了這個賤東西，就把你的媽媽忘到九霄雲外了！只要他一從外面回來。那個賤東西就吸他到屋裏去了。

我差不多見不到他的面，這真叫着『討了媳婦不要娘！』唉！

季香 媽媽，我看您也不必爲這點小事生氣，假如您不樂意哥哥一回來就躲到嫂嫂房裏去，那麼，哥哥今天回來您就坐在這兒截住他，不准他再到嫂嫂房裏去

就得了！

焦母 對！我就坐在這兒等他！孩子，還是你好，媽媽只指望你了！你千萬不可像你的哥哥——就是你出了閣亦不要忘了你的媽媽，你應該不時來看看你的媽

媽！

季香 媽媽，你老人家請放心罷，我是永遠不願離開媽媽的！

焦母 這才是孝順的好孩子！你瞧，你的爸爸去世這麼早，只剩下咱們娘兒三，可憐我費盡了辛苦好不容易才把你們兄妹教養成成人，那知你的哥哥自從討了媳婦就變了心！把你的媽媽簡直當了路傍人。唉！這叫做媽媽的怎不寒心！

季香 媽媽，你老人家不必把這些事情放在心裏。我想哥哥今天回來，決不會一進門就到嫂嫂房裏去！媽媽不是叫嫂嫂做點心去了嗎？怎麼點心還沒有做得？您餓了罷，媽媽？——讓我到廚房去瞧一瞧，恐怕嫂嫂又在那裏睡着了？

焦母 唉，我真不知道是那一輩子造的孽，討了這樣一個賤東西做兒媳！

季香下。焦母吸烟。片刻季香上。

季香 我說，怎麼點心到現在還沒得呢，原來嫂嫂又坐在廚房裏睡着了！

焦母 這個賤東西大概是前生沒有睡醒，這生到我家裏來還他睡債。看起來她日夜忙，其實她無時無刻不在偷懶睡覺。你瞧，她三天才織五疋布，那布呀，可憐，織得簡直等紗不離！

季香 此外也沒有什麼事，不過洗洗衣服作作飯罷了，我不知嫂嫂怎麼這麼些瞌睡？

焦母 可憐，她洗的衣服那就不用說了！你瞧我這身上的衣服那裏像洗過的，簡直比放在水裏滾了的還不如。唉，你別提了罷，越提我越生氣！

季香 好，咱們別說了罷。我叫嫂嫂拿點心來。嫂嫂！嫂嫂！趕快拿點心來罷！
媽媽餓了呢！

蘭芝上。

蘭芝 媽媽！您餓了吧？點心還沒得呢？

焦母 點心還沒得！你……你……你存心要餓死我嗎？餓死了我，你就稱心麼？餓死了我，你就好一心一意的迷死我的兒子麼？我把你這賤婆娘！原來你想餓死我呀！

季香 嫂嫂你還站着幹嗎？還不趕快去拿點心來給媽媽吃！

蘭芝下。

季香 真是難怪媽媽要生氣；明明她瞧着媽媽餓了，她還站着這兒不去拿點心！
焦母 哼！你媽媽真是不知前生作了什麼惡，所以這生來受這種冤枉氣！

蘭芝端上一盤點心，戰戰兢兢的放在焦母面前，焦母的一雙老眼仍是不住的釘着蘭芝。

焦母 見了你這個鬼樣兒，我就有氣！

季香 媽媽請別生氣。點心涼了！

此時蘭芝倒茶，季香轉身。焦母拿起筷子來剛剛嘗了一口點心，即將全盤砸地。

焦母 原來你這個賤東西想毒死我呀，所以存心把這夾生熟的點心給我吃？哦！原來你早就存心謀死我！原來你嫁到我家裏來是要存心離間我們母子呀！原來你存心要拿夾生熟的點心來毒死我呀！

蘭芝跪下哭泣。

蘭芝 媽媽！媳婦因為剛才媽媽催急了，所以慌慌張張的將點心端出來了，那知沒有蒸透。這實在是媳婦的罪過，請媽媽饒恕媳婦這次，下次決不敢這樣的慌張！

焦母 你慌張了？你慌張了？你索性拿生的來給我吃，豈不更省事嗎？你這賤東西！你馬上替我滾！滾！你替我馬上滾！我要你有什麼用呀！你以為你可以迷住我的兒子，你少做點夢罷！我的兒子還是我的！你以為你迷住了我的兒子嗎？還沒呢！我有了兒子還愁沒有媳婦嗎？你替我滾！馬上替我滾！季香，你攙我進去！我不能看見這個賤東西！真是氣死我了！

蘭芝 媽媽！媽媽！請你老人家饒了媳婦這一次，下次……下次媳……媳婦再也不敢了！

焦母 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哼！

季香撲著焦母下，蘭芝哭泣。仲卿上。

仲卿 蘭芝，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哭呀？你……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蘭芝 ……

仲卿 你說話呀，怎麼不開口呢？哦！我知道了，大概你是嫌我回來遲了，對嗎？其實，蘭芝，這你應該原諒我，我的心何嘗不是等你樣，時時刻刻惦着你，我何曾不想早點回來看你，無奈，蘭芝，爲生活所逼迫，不得不離開你到外面去謀生，你應該原諒我這種苦衷才是？

蘭芝 ……

仲卿 怎麼？你怎麼越哭越傷心了！你究竟爲什麼這樣的傷心？哦！我知道了！

莫非你今天又和季香鬧脾氣了？其實季香完全是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就是她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你做嫂嫂的應該原諒她才是。別哭了罷，她一個小孩子，你何必和她計較呢？

蘭芝

.....

仲卿 我的蘭芝，你別急壞我了罷！你究竟爲了什麼？你別老是哭着不開口呀？你知道我一個月只能回來一次，你見了我不但不喜笑顏開，你反倒哭哭啼啼？

蘭芝 我.....我.....自從嫁到你們家裏來，我過的日子簡直比牛馬還不如.....牛

馬有時還得歇息——我簡直不是人，我是牛馬，我是豬，我是狗！我簡直不是

人！喔——喔——喔.....

仲卿 我知道了。大概媽媽今天又對你使脾氣了！其實媽媽是年紀來了的人，就是她老人家有時生氣，罵了你幾句，你應該着長輩面上看，容忍下去；就是打了你幾下，你亦應該挨到——總之，媽媽是上了年紀的人，你應該原諒她！

蘭芝 她老人家打我罵我，我總是容忍着，從來沒有半句怨聲，我總以為做兒媳婦的應當孝順公婆，那知今天……今天……

仲卿 今天——今天怎樣呀？

蘭芝 她……她……今天……今天……要……趕……趕我回家去……喔……喔……

仲卿 她老人家今天要趕你回家去？

蘭芝 仲卿，你想，我自從嫁到你們家裏，是那點錯了呀，牛馬不能做的，我做得，豬狗不能吃的，我得吃，還要我怎樣呀，仲卿，譬如今天的事，她老人家說一聲餓了，我馬上就去做點心，那知我剛一到廚房，她老人家就逼着我耍點心，請問，仲卿，我又不曾神仙，我怎麼一會兒就能變出點心來？她老人家爲了這點小事要趕我走！請你拿定主意罷，仲卿！假如你說一句要我走，我馬上就走！只要你說一句，仲卿！我只要你說一句，仲卿！

仲卿 我是絕對不能讓你走的！我想媽媽不過是一時的氣忿！她老人家亦決不會趕你走的！

蘭芝 不！她老人家已決定趕我走！難道媽媽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

仲卿 因為我們知道媽媽的脾氣，所以我們做兒媳的應該原諒她。你也不必傷心，這不過是媽媽一時的氣罷了。待她老人家氣消了，也就沒事了，。媽媽現在在裏面嗎？讓我進去替你講個情面，包管沒事了！

蘭芝 仲卿，你別痴了罷，我知道今天的情面是講不過來的！

仲卿 那裏的話！像這芝蘇大的一點事兒，難道媽媽還會存在心裏嗎？我去，我現在就去！

芝蘭 仲卿，你最好不要去！

仲卿 這沒有什麼，你不要傷心，包管媽媽不會趕你走！

仲卿下。蘭芝收拾剛才的點心。

焦母 (在內。) 哦？原來你的心還向着你的媳婦！我今天非要她滾不可！我非要她馬上滾不可！原來還是媳婦好呀！我非要她馬上滾不可，看你把老娘怎樣！

仲卿垂頭喪氣的上。

蘭芝 仲卿，怎樣呀？

焦母上。

焦母 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我是那一點待虧了你，你要挑唆我的兒子來給我搗麻煩！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哦！你居然在我的兒子面前挑唆是非！好不要臉的東西！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好不要臉的東西！

季香上。

季香 媽媽不要生這些冤枉氣罷！還是進去歇一會兒！

焦母 (向仲卿。) 畜生！你拿點天良出來罷！你要是心目中還有我這個老娘，你就

馬上替我把這個賤東西趕出去！你拿點天良出來罷，畜生！

季香撫着焦母下。

蘭芝

仲卿，你究竟打算怎樣。媽媽已經決心要趕我走！你說話呀！怎麼老不開

口？

仲卿

唉！……

焦母

（在內。）她不走，老娘就走！看看是老婆要緊，還是娘要緊！看看這個畜生

有無天良？

仲卿

唉！事到如今，真叫我左右為難，她老人家是我的慈母，你是我的愛妻！

蘭芝

仲卿，我看你還是把我趕走吧！我走了，你們母子就可和好如初了！都是

因為我的不好，所以才鬧得你們母子衝突！

仲卿

你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我怎捨得讓你走，蘭芝？

蘭芝

當然我也捨不得你，不過媽媽現在一定要趕我走，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仲卿

唉！真是叫我左右為難！

蘭芝 我勸你不要吞聲吐氣，還是趕我走罷！我走了什麼事情都沒有了。況且爲人子者最要緊的是孝！

仲卿 蘭芝，你真要成全我的一片孝道嗎？

蘭芝 仲卿！只要爲了你，我赴湯蹈火都願意！只求你不要忘了我的這顆心！

仲卿 既如此，蘭芝！……

蘭芝 怎麼樣，焦郎？

仲卿 那麼我只好請你暫時離開這裏幾天，等到媽媽的氣平息了，我再回去接你回來！

焦母 (在內) 季香！你去看，看看那個賤東西滾了沒有！叫牠替我馬上滾！

仲卿 唉！

蘭芝 焦郎，那麼我去取一點隨身應用的東西？

仲卿 蘭芝，你真打算離開我走麼？

蘭芝 不走又怎麼辦呢？

仲卿 唉！

蘭芝下。季香上。

季香 哥哥！嫂嫂走了麼？

仲卿 她走不走，干你什麼事？

季香 哥哥爲什麼拿我來生氣？又不是我要嫂嫂走，這完全是媽媽的意思，哼！
一個男子漢大丈夫連自己的媳婦都管不了，還拿別人來出氣呢！

仲卿 你說什麼？

季香 我說我怕老婆！

仲卿 你再說！

季香 我說我怕老婆！我說我怕老婆！我說了，你把我怎樣？你把我怎樣？

仲卿 你再說，我要打你的嘴！

季香 「怕老婆！怕老婆！」我說了！我說了！你打你打！

仲卿氣極，打了季香一個耳光。季香哭往裏面去。蘭芝上。

蘭芝 仲卿，那麼我現在要走了。我這條腰帶是我自己親手繡的，綿綿情意都深深的藏在這裏面。假如你一日沒有忘記我，希望你一日別離開這條腰帶！

仲卿 蘭芝！你真要走了麼？你真捨得拋棄我嗎，蘭芝？

蘭芝 仲卿！這是那裏話！我怎捨得拋棄你！現在不過是沒有法，媽媽要趕我走，我不能不走！其實，我這一次暫時離開你亦是爲了你，不然就是媽媽打死我，我也不願離開這裏！

仲卿 你既是不願離開我，你現在就不應該離開我！

蘭芝 焦郎，你現在少痴一點罷，你想媽媽既是打定主意要我走，我怎能不走呀？就是你現在不願意我走，我也不能止住媽媽不趕我走！

仲卿 我不讓你走，媽媽決不敢趕你走！因爲你是我的，不是媽媽的！

蘭芝 焦郎！你這會兒爲什麼這樣的發狂！

仲卿 我決不讓你走！我至死不讓你走！

季香仍是哭着與焦母同上。

焦母 你這畜生！你居然爲了媳婦打起妹妹來了！你好狠的心！老娘就是這一個季香，你還容不得嗎？你現在乖乖的馬上叫你的媳婦滾！你不叫她滾，老娘就死在你面前！

焦母撞入仲卿懷中，仲卿即忙跪下。

仲卿 媽媽，孩兒決計叫蘭芝走，但求你老人家不要生氣！

焦母 馬上叫她滾！

仲卿 媽媽！

焦母 什麼媽媽，你馬上叫她滾就得了！

仲卿 媽媽！

焦母 乾脆你叫她滾就得了！

蘭芝此時亦跪下。

蘭芝 媽媽！請您饒了媳婦這次，倘若媳婦下次出了什麼差錯，再請媽媽趕媳婦走！

仲卿 就請媽媽饒了她這次罷！

焦母 哦！原來你的心還在你的媳婦身上呀，把媽媽的話簡直當了耳邊風！好罷，既是如此，我活在這世上還有什麼指望呢！

說話之間焦母又往仲卿懷裏撞去。

仲卿 請媽媽不要生氣，孩兒馬上叫蘭芝走就得了，蘭芝！你……你……你還不……還不馬上替我走！媽媽叫你走，你怎能不走？

仲卿口裏一方面叫蘭芝走，但臉上又向蘭芝示意叫她不要走！

焦母 好了！現在你的丈夫亦要你滾了，看看你滾不滾！看看你還有沒有臉再耽

在這兒！季香，上裏面把這個賤東西的庚帖拿來！

季香下。

焦母 孩子你起來罷，只要你乖乖的聽媽媽的話，媽媽怎忍心對你生氣呢？

仲卿起立，季香上。

焦母 這是你的庚帖。你再拿去改嫁，你再拿去害別人的兒子罷！

焦母將庚帖投地，蘭芝拾起。

蘭芝 焦郎！焦郎！我現在不能不走了！焦郎！我現在不能不走了！

仲卿 蘭芝！

焦母 你還不替我滾！你還不替我滾！

蘭芝 焦郎！焦郎！

焦母 還有臉在這兒『焦郎』『焦郎』的！還不替我趕快滾！

蘭芝 焦郎！我走了！焦郎！我走了！你放心，焦郎，我這輩子決不會負你！你

放心，焦郎！媽媽，我走了！

焦母 誰是你的媽媽！

蘭芝 希望你老人家好好的保重！妹妹！我要走了！

焦母 你還不趕快替我滾！你還有臉兒在這裏麻煩！

蘭芝 焦郎！我走了！我走了！只要你不負我！我走了！焦郎！我走了！焦郎！

焦母 少肉麻點罷！

蘭芝 唉！

蘭芝下。仲卿放聲大哭，幕落。

一九二九，一月，於北平。

癩 仲 與 芝 蘭

壓迫

丁西林

劇中人物

男客人

女客人

房東太太

老媽子

巡警

佈景

壓迫

一間中國舊式的房子。後面一門通院子。左右壁各一門通耳房。房的中間偏右方，一張方桌，四圍幾張小椅。桌上鋪了白布。中間放著一架煤油燈及茶具。偏左方一張茶几，兩張椅子，靠壁放著。一張椅背上担著一件雨衣。旁邊放著

一個手提的皮包。後邊的右邊靠牆放著一張類似洗臉架帶有鏡子的小桌，上面放著一個時鐘及花瓶。屋內尚有其他的陳設。壁上還有一些字畫，但都很簡單而儉樸。

開幕時，一個著粗呢洋服，長筒皮靴的男人坐在茶几旁邊的一張椅上抽煙斗，一個老媽子立在門外，將手伸在屋簷的外邊去試驗有無雨點。

老媽（走進屋來）雨倒不下了，怎麼還不回來？（從桌上拿了茶壺，走到茶几旁邊代客人倒茶。）

男客（不耐煩，站起）唉！你先弄一點東西來吃，好不好？

老媽 東西倒有在那裏，不過這得等太太回來。

男客 吃東西也得等太太回來？

老媽（歎了一口氣）是的，吃東西得等太太回來。房子的事情，也得等太太回來。

男客 好吧，等太太回來吧！橫豎是那麼一回事，太太回來也是那樣，太太不回

來也是那樣。(復坐下)

老媽 (搖頭) 看那樣子，太太不像肯答應把這房子租給你。

男客 不把這房子租給我？誰教她受我的定錢？

老媽 是的；那祇怪小姐不好。其實——唉——太太的脾氣也太古怪了。像你先生這樣的人有甚麼要緊？深更半夜，屋裏有一個人，還可以有個照應。

男客 這房子以前有人租過沒有？

老媽 這房子已經空了有一年多了。也沒有租出去。

男客 這房子並不壞，爲甚麼沒有人要？

老媽 沒有人要，誰看了都說這房子好，都願意租，這房子又乾淨，又顯亮，前

面還有那樣的一個花園。

男客 這樣說爲甚麼一年多沒有租出去呢。

老媽 你先生也不是外人，告訴你也沒有甚麼要緊。你知道，我們的太太愛的就

是打牌，一天到晚在外邊，家裏就祇有我和小姐兩個人，有人來看房，都是小姐去招呼，有家眷的人，一提到太太，小孩，小姐就把他回了，沒有家眷的人，小姐才答應；等到太太回來，一打聽：說是沒有家眷，太太就把他回了。這樣不要說是一年，就是十年，我看這房子也租不出去……

男客 怎麼？像這一回的事，以前已經有過麼？

老媽 也不知有過多少次。每回租房，小姐都要和太太吵一次。不過平常小姐不敢做主，這一次她做主受了你先生的定錢，所以才生出這樣的事來。

男客 她如果早做主，這房子老早就租了出去。

老媽 是的，不過平常租房的人，聽說房子不能租給他們，他們也就沒有話說，不像你先生這樣的——

男客 古怪，是不是？是的，你們太太的脾氣太古怪了，我的脾氣也太古怪了。這一回兩個古怪碰在一塊兒，所以這事就不好辦了。不過我也覺得這房子不壞

，尤其是前面的那個小花園……

老媽 看你先生的樣子，一定也是愛清靜的。這裏一天到晚聽不到一點嘈雜的聲音，離你先生辦事的地方又近，所以……我曾在那裏替你想怎麼——

男客 你替我想怎麼——

老媽 ……就說你先生是有家眷的。家眷要過幾天才來。這樣一說，太太一定可以答應把這房租給你——

男客 好了。如果這幾天沒有家眷來，怎樣？

老媽 住了些時，太太看了你先生甚麼都好……她也就不管了。

男客 不行不行。一個人沒有結婚，並沒有犯罪，爲甚麼連房子都租不得？

老媽 喔！我不過覺得你先生這樣的愛這房子，如果租不成功，心裏一定不舒服，所以那麼瞎想罷了，我原是不懂事的。——啊！這大概是太太回來了。（走到門口，高聲）是太太麼？

(答應，外邊)是的，在這兒。(走去)客人也站了起來，少停，房東太太由後門走進，老媽跟在他的後面。

房東 對不住，勞你等了。

男客 我對你不住，打攪了你。我教你們的老媽子不要去驚動你，她沒有聽我的話。

房東 那沒有甚麼。(從一個皮夾子裏拿出一張票子)啊！這是你先生留下的定錢，請你收起來。

男客 啊，對不住，我今天是到這邊來住宿的，不是來討定錢的。

房東 怎麼？昨天我不是對你說明白了麼？說這房子不能租給你。

男客 啊，是的，你說的很明白。

房東 那麼今天你還教人把行李送到這兒來是甚麼意思？

男客 (高興得很)因為教我不要來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我並沒有答應你說我不

來。我答應了沒有？

房東（漸漸的感到不快）你這話我真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好像是說這房子的租不租要由你答應，是不是？

男客 喔！不是，這房子租不租，自然是要由你答應；不過既把房子租了給我，這房子的退不退，就得出我答應，不過你知道，現在這房子不是租不租的問題，是退不退的問題。

房東（漸漸生起氣來）我這房子是幾時租給你的？

男客 你既受了我的定錢，這房子就算租了給我。

房東 真是碰到鬼！我幾時受你的定錢，那是我的女兒她不懂事。

男客 不懂事，她又不是一个小孩子。

房東 喔，現在這些廢話都不必講，我這房子並不是不租，我是要租給一個有家眷的人，如果你先生有家眷來同住，我這房子租給你我沒有話說。

男客 你這話說的毫無道理，你租房的時候說明了要有家眷沒有？我騙了你沒有？

房東（既用和平的方法租房的時候沒有說。可是我昨天已經對你先生說過，我們家裏沒有一個男人。

男客（停止她）唉！我問你，你租房的時候，你家裏有男人沒有？爲甚麼現在才想到？

房東 你這人一點道理不講，我沒有這許多工夫來和你爭論。

老媽（想做和事老）喔，太太，今天時候也不早，天又下雨，現在要這位先生另外找房子，也不大方便；可不可以讓這位先生暫時在這兒住一宿，明天在想旁的法子。

男客（固執）不行！這話不是這樣講，如果我不租這房子，我現在就走，既是受了我的定錢，這房子就非租給我不可！

房東 那麼我告訴你，你今晚非走不可！

男客 (冷笑了一聲) 哼……(坐下來了)

房東 (站對他的面前) 你走不走？

男客 不走——

房東 王媽，去把巡警叫來。

老媽 喔！太太。

房東 你去叫警察來。

男客 巡警來了又怎麼？巡警也得講理呀！

老媽 太太，我想……

房東 我教你去叫巡警去，你聽見了沒有——你去不去？

老媽 好吧。(由後門走出)

房東 要他即刻就來——(由後門走去——用力將門一闔。)

男客

（沒有了辦法，袋裏摸出烟又完了，從皮包裏取出一罐新煙，先把煙包裝滿了，然後裝了煙斗，正想抽煙的時候，忽然來了敲門的聲音。厲聲的）進來！（仍然背了門立着）

女客

（推開門，輕輕走進，身上着了一件雨衣，一手提了一隻小皮包，一手拿了一把雨傘，一進門就開了口，一開了口就有不能停止的勢子）啊！對不起，請你原諒。（男客人急轉過身來，這時

他才看見進來的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是很無禮的，我知道，但是我沒有辦法，你們的大門沒有關，我一連敲了好幾下，都沒有有人答應，所以祇好一直走進來。

男客

（氣還未平，但沒有忘記把腳在嘴裏的煙斗拿下來放在桌上）你有什麼事？

女客

我？我是到這大成公司做事來的。今天剛從北京來，下午三點的車子，直到六點鐘才到。九十里路，走了兩個半鐘頭，你看！現在我要找一個住宿的地方，在火車站上，我打聽了好幾個地址，一連走了三四家，都沒有找到一間合用的房子，有人告訴我，說這邊還有幾間空房……

男客

（遇到了對頭）啊？你是來租房的？……

女客 是的。不知道這邊的房子租出去沒有？

男客（狠心的回答）你的運氣不好，這房子剛剛租出去。

女客 啊，你說我運氣不好，我的運氣真不好，碰到這樣的天氣，這鄉下路又不
好走，你看，我一身的衣服都打濕了，兩隻腳走得發酸，（嘆了一口氣）唉！我可
以借你們的凳子坐了歇一回麼？

男客 對不起，請坐。（氣全沒有了）

女客（放下皮包雨傘）謝謝你。（坐在茶几裏邊的一張椅上，向四邊觀察房裏一切）

男客（引起了趣味。坐在方桌旁的一張小椅上）剛纔你說你是到大成公司來做事的，不知
道在那邊担任的甚麼事？……啊，也許我不應該問。

女客 不應該問？那有甚麼！這又不是不可以告訴人的事，前兩個星期，他們在
報上登了一個廣告要聘請一位書記，那個廣告，甚麼報上都有，我想你定看到
的。

男客 (點了一點頭)

女客 上星期五，他們又在報上登了一個啟事，說「敝公司擬聘書記一席，現已聘定，所有親友寄來薦書，恕不一一作覆，特此聲明。」這個啟事，你看了沒有？

男客 (又點了一點頭)

女客 那位聘定的書記就是我，你沒有想到吧！你沒有想到是一個女人吧。

男客 這倒沒有想到！

女客 (得意的很) 不過現在怎樣辦呢？你替我想想，後天就要到公司裏去接事，現在連住的地方還沒有找到！從六點半鐘一直到現在，就沒有停腳。不瞞你說，我連飯還沒有吃呢。(起身整了一回衣，走到鏡子的前面照臉)

男客 (好像很同情的樣子) 飯還沒有吃？那怎麼行？這一層說不定我或者可以幫助你。
。(起身倒了一杯茶)

女客 謝謝你，我不過是告訴你。我不是來謁飯吃的。

男客 喔，對不起——好，請先喝一杯茶吧。

女客 謝謝。（復坐原處）

男客 （袋裏摸出紙煙盒）你不抽煙吧？

女客 我不抽煙，不過我不反對旁人抽煙。（吸了三口茶）

男客 謝謝你。（放回煙盒，收回煙斗，背轉了身，點火抽煙）

女客 （摸到她的腿）喔，天呀！你看我的這雙像是人的腳麼……

男客 （急轉過身來）怎麼樣？

女客 不僅是水，連泥都走進去了！

男客 （慌動起來）那真糟。要不要換襪子？如果換襪子，我可以走到外邊去。

女客 謝謝你。我不要換襪子。也用不着把你趕到外邊去。

男客 不要緊，如果襪子沒有帶，我還可以借你一雙。

女客 謝謝你，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不過換他有甚麼用處。反正是要到水裏走去的。

男客 要到水裏走去？——幹麼要到水裏走去？

女客 不到水裏走去有甚麼辦法？這樣漆黑的天，一到街上，你還分得出那裏是水那裏是路來麼？

男客 (如有所思)

女客 (又喝了一口茶，嘆了一口氣，起身告辭) 啊，打攪了你，對不住得很。(拿了皮包雨傘，預備走出)

男客 (阻止她) 不用忙，再歇一回兒。——剛才你說，你是要租房的，是不是？

女客 (面向了他) 怎麼！我說了半天，你還沒有聽懂麼？

男客 聽是聽懂了。不過……唉，你看這三間房子怎麼樣？

女客 怎麼，你不是說已經租出去了麼？(放下皮包)

男客 租是租出去了，不過也許可以讓給你。

女客 (高興起來) 可以讓給我？真的麼？(放下雨傘)

男客 自然是真的。(又替她倒好了一杯茶)

女客 (坐下，接了茶) 謝謝。不過爲甚麼可以讓給我？是不是這房子如果我願租，你就可以不租給那個人？

男客 (搖頭)

女客 不然，你剛才說的是句謊話，這房子就沒租出去？

男客 不，我說的是實話。這房子是已經租出了。現在也不是不租給那個人。我說可以讓給你，是說已經租好這房的那個人，自己願意讓給你。

女客 那我可不明白。爲甚麼那個人願意把房子讓給我？他連見都沒有見過我，爲甚麼要把房子讓我？

男客 那不用管。

女客 這房子鬧鬼不鬧鬼？

男客 怎麼，難道你怕鬼麼？

女客 呢，那個人也是不怕鬼的。——不管有鬼沒有鬼，讓我們來看房子，好不好？

道（男客從桌上拿了燈引她看房。）這是一間睡房（開了右壁的門，讓她走進）蘆葦的頂蓬，洋灰地

，洋式牀，現成的鋪蓋。窗子外面是一個小小的花園。一清早就可聽到鳥的聲

音。白天撩開窗簾，滿屋裏都是太陽。（女客人走出。又把她引到右邊的耳房）這邊也是

一個睡房。鋪蓋傢具也都是現成。房間大小，和那邊一樣。就是光線差一點。

一個人住的時候，這裏可以做睡房，那邊可以做書房。（女客人走出）中間可以吃

飯會客。（放下燈）這屋子又乾淨又顯亮，一天到晚，聽不到一點嘈雜的聲音。

這裏離你辦事的地方又近。我看這房子是給你再合式沒有了。

女客 這三間房子租多少錢？（坐下）

男客 喔，便宜得很。這樣的三間房子只租五塊錢一月。

女客 房子到不壞，房價也不貴。（想了一想）這房子真的可以讓給我嗎？

男客 自然是真的，爲甚麼要騙你？

女客 不過今晚就來住，總不行吧？

男客 行，行。（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不過——你結了婚沒有？

女客 （跳了起來，挺了胸脯，豎起眉毛）甚麼！！

男客 （還要補一句）你結了婚沒有？

女客 （怒了）你這話問的太無道理！

男客 太無道理！

女客 簡直是一種侮辱！

男客 （高興起來）「侮辱」，對了，我也是這樣說。但是現在有房出租的人，似乎

最重要的是先要知道你結婚沒有。

女客 我結婚沒有，干你甚麼事。

男客 是的，一點都不錯，我結婚沒有，干她們甚麼事？可是她們一定要問，你

說奇怪不奇怪？

女客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男客 誰說你懂？你自然不懂我的意思。不過你不要性急，讓我告訴你。你就會

懂——剛才你說，你是到這邊大成公司來做事的，是不是？……………

女客 你這人記憶力真壞，怎麼剛說過了的話，即刻忘了？

男客 不要生氣。我不過是告訴你我也到這邊大成公司來做事的。

女客 你也是到大成來做事的？

男客 是的。你沒有想到吧！

女客 你在大成公司做甚麼事？

男客 我在這邊當工程師。

女客 這樣說，你並不是這裏房東？

男客 誰說我是這裏房東？我說了我是這裏的房東沒有？你看我的樣子相一個房

東麼？

女客（搶著說）啊，我知道了——你是這裏的房客，這三間房子是你租的，現在你覺得不合式，想把他退了。

男客 想把他退了，誰說我想把他退了？

女客 剛才你不是說這房子可以讓給我的麼？

男客 是的，我是說可以讓，沒有說要退。

女客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你既不想退，爲甚麼要讓呢？

男客 你真的不明白了？（坐下）

女客 我真的不明白。（坐下）

男客 因爲——我看了你……喔，不是，因爲房東不肯租給我。

女客 爲甚麼房東不肯租給你？

男客 啊，就是這婚姻的問題。現在我們講到題目上來。一星期以前我到這裏來

看房子，碰到了房東小姐。一見了我，她就盤問我，問我有沒有老太太，有沒有小孩子，有沒有兄弟，直等到我明明白白的告訴了她我是沒有結過婚，她才滿意了。連房價也沒有多講，她就答應把房子租給我。

女客 懂麼？她一定知道了你是一個工程師，她想嫁給你！

男客 真的麼？這我到沒有想到。——昨天下午我到這裏來的時候，她們老太太告訴我，說如果我沒有家眷來同住，她這房子不能租給我。她明明知道我没有家眷，她把這話來要挾我，你說可惡不可惡？

女客 爲甚麼沒有家眷來同住，這房子就不能租給你？

男客 我不知道啊。她說她們家裏沒有男人。

女客 笑話。

男客 這簡直是一種侮辱，是不是？

女客 是的。——後來怎——麼樣？

男客 後來我把她教訓了一頓。

女客 她明白了這個道理沒有？

男客 明白了這個道理？一個人一過了四十歲，他腦子裏就已經裝滿了舊的道理，再也沒有地方裝新的道理，我告訴你。

女客 現在怎麼樣？

男客 現在？現在我不走！

女客 他呢？

男客 她！她去叫巡警。

女客 叫巡警！叫巡警來幹甚麼？

男客 叫巡警來撞我！

女客 真的麼？

男客 爲甚麼要騙你？你如果不相信，等一回兒巡警就要來，你自己看好了。

女客 這倒是怪有趣的事。不過巡警如果真的要攆你，你怎麼樣？

男客 你沒有來以前，我不知道怎樣，現在我有了主意。

女客 你預備怎樣？

男客 我把巡警痛打一頓，讓他把我帶到巡警局裏去，教房東把房子租給你。這樣一來，我們兩個人就都有住宿的地方。

女客 那不行。（若有所思）

男客 那爲甚麼不行？

女客 你那還是沒有出那口氣。——唉，我倒有個主意。

男客 你有甚麼主意？

女客 （少頓）讓我來做你的太太，好不好？

男客 甚麼？

女客 喔，你不用嚇得那麼樣，我不是向你求婚。

男客 喔，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我——因為我實在沒有想到這個方法。

女客 這個最妙的方法。她說你沒有家眷同住，這房子就不能租給你，現在你說

有了家眷，看她還有甚麼話說？

男客 她一定沒有話說。不過，——你願意麼？

女客 我為甚不願意？這於我有甚麼損害？——又不是真的做你的太太。

男客 喔，謝謝你。

女客 你不要把我的意思弄錯，我不是說做了太太，我就有甚麼損害，那完全是

另外一個問題。

男客 是的，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你幫我把租房的這個問題是解決了，

我應該向你道謝。

女客 噓！道謝？無配偶的人，受了有配偶的人的欺侮，應當想辦法子來對付他們。

(側耳靜聽)

道謝？無配偶的人，受了有配偶的人的欺侮，應當想辦法子來對付他們。

連合起來抗拒他們

男客 不錯，不錯。

女客 我聽見有人說話。

男客 那一定是巡警，（急促的）唉，不過我已經說過我是沒有家眷的，現在怎樣對她們講？

女客 就說我們吵了嘴，你是逃出來的，不願意給人知道。

男客 （巡警已經走到門外，急忙的點了一點頭致她不要再講話）吁！

（男客人坐在方桌邊，裝作生氣的樣子。女客人坐在茶几旁邊，後門由外推開，走進一個巡警，手裏提了一個風燈，後面跟了老媽和房東太太。她們見房裏來了一個女子，非常的驚訝。房裏來的這個女人，見她們來了，起了一回身。向她們行了一個很謙和的禮。巡警將風燈放在桌上，與那位生氣的先生行了（一禮）

巡警 你貴姓？

男客 （不客氣的）我姓吳，

巡警 (把頭點了一點) 喔。——府上是？

男客 府上？我沒有府上。

女客 (起始做起受了委曲的太太來) 啊，你是拿定主意不要家了，是不是？

巡警 (注意到插嘴的人，向男客人) 這位……貴姓是？

男客 (答不出，看了女客人一眼，女客人也正在代他爲難，他祇好起始做起依舊暗氣的丈夫來) 我不

知道，你問她自己好了。

巡警 (真的問她自己) 您貴姓？

女客 (很高興的) 我？我——也姓吳。

巡警 喔，您也姓吳。

女客 是的。

巡警 (再也想不出別的話) 府上是——

女客 我？我住在北京西四牌樓太平胡同關帝廟對面，門牌三百七十五號，電話

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號，啊。你把他寫下來吧，等一回兒你一定要忘記。

巡警

(真的摸出一本小簿子來)北京……(寫字)

女客

西四牌樓太平胡同，(讓巡警寫)關帝廟對門——

巡警

門牌多少？

女客

三百七十五號。電話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

巡警

(寫完了)謝謝你。(藏好了簿子，又轉到男客)您是來這邊租房的，是不是？

男客

不是！吾是來這邊住宿的，這房子我老早租好了。

巡警

(難住了。沒有了辦法，又轉到女客)您是來這邊？……

女客

我？我是來這邊找人的。

房東

(不能再耐了)你到這邊找甚麼人？

女客

(甚客氣向他點了一點頭)我到這邊來找我的男人。

房東

找你的男人？誰是你的男人？

女客 我想你應該知道吧！——你既把房子租了給他。

房東 怎麼！這位先生是你的男人麼？

女客 我不知道。你問他好了，看他承認不承認？

老媽 （也不能再耐了） 太太，你看怎麼樣！我老早就對您說過，這位先生一定是有太太的，您不信。

巡警 （糊塗了） 怎麼？剛才你們不是說這位先生沒有家眷，怎麼現在他又有了家眷？

老媽 不要糊塗吧，剛才這位太太還沒來，我們怎麼會知道？如果這位太太早來這裏，還可以省了我在雨地裏走一趟呢。

女客 對你不住，這實在不能怪我，五點鐘的車子，六點半鐘才到這裏。

老媽 請您不要多心，我不過是說他太不懂事。

巡警 這話可得要說明白了，太太要到這邊來，是說這位先生租了這三間房子，

要一個人在這邊住。這房裏住的都是堂客，他先生一個人在這邊住，很不方便，是那麼個意思，現在這位先生的太太既是來了，這事就好辦。如果太太是和先生在這邊同住，那就沒有我的事，如果太太不在這邊住，這件事還得……

老媽 不要瞎說吧。太太自然是在這邊住。——一看還不知道！先生和太太不過是爲了一點小事，鬧了一點意見，你不來勸解，還來說那樣的話，太太不在這邊住，到那裏住去？好了，現在沒有你的事了，你趕緊回去打你的牌去吧。

（把風燈送到他手裏）走！走！

巡警 這樣說，那就沒有我的事了。好了，再見，再見。

女客 再見。你放心好了，那一天我不在這裏住的時候，我通知你就是了。

巡警 對不起，打攪，打攪。

（巡警走出。）

（老媽興高采烈的拿了茶壺走出。房東太太承認了失敗，看了她的客人一眼，也嘆好板了面孔走出。）

男客 （關上門，想起了一個老早就應該問而還沒有問的問題，忽然轉過頭來）啊，你姓甚麼？

女客 我——啊——我……

（幕下）

桃 色 女 郎

武者小路實篤
樊仲雲譯

登場人物

桃色女郎 (着桃色衣服，年約二十三的美貌女郎)

青年男子 (桃色女郎的夫，衣西裝，年約二十五六，微帶沈鬱的男子)

灰色女郎 (着灰色衣服，戴灰色面幕，比較年紀稍長的女郎)

灰色的青年們 (甲，乙，丙，丁，戊，己，六人着破舊西裝，年齡比較稍幼，且稍形活潑的青年)

佈景

岡上有洋房一，牆壁，門戶，天花板及其他一切家具都漆作桃色。上方有火爐，爐前有二沙發；下方係入口；正面有比較稍大的窗二。從窗外視，可見灰色的天空及冬日的枯樹。狂風掠樹而過，時有木葉枯枝擊於窗外玻璃上。

有桃色女郎坐在一沙發的上面。

桃色女郎 這時大概總會歸來了！狂風在外面這樣的厲着，他一定冷的了不得吧！……若長久在外面，真是會凍死也不可知的。當精神健旺時，在外面與狂風搏戰，不歸家來，那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一選地不歸家來，怕他是厭憎和我開話麼？（時風聲虎虎可聞）風益發颯的大了！真的，是非歸來不可了！不，這時一定會歸來了！待我來添火把房間煖一煖吧！（言時加煤於火爐）這時，他若在家，這是多麼幸福呀！但是他一定要到外邊去，我怎麼樣勸他，他都置之不聞。現在外面這樣寒冷的風真是非歸不可了。不過他是身體和煖了，又要到外邊去的。寒冷的人們一定要使之溫煖，這樣的處境是不行的，都是令人不安的，令皮膚柔弱的，非良心所能承認的，他想到了這種種事便非到外面去不可。說起男子來，真好如一日不顧念別人的事，是不行似的。（凝神而聽）哦，有腳聲來了！他到底歸來了！（自沙發起立）

青年男子（啓戶上）哦，冷呀！凍死我了！

桃色女郎 歸來了！（這時閉戶加鍵）

青年男子 歸來了。一入室來，看見了你的容貌，我就覺着精神奮興，立刻復元了。我在外面雖想竭力的忍耐着，但是到底非歸不可；若是再停留一會，怕就會凍死也未可知呢。你是未曾外出，不知道外面的事，天氣的冷，真是有非人們所能忍受的。他們沒有煤燒的人，都抖抖索索的縮做一團，灰色的面容，狐疑的目光，好似身體動一動也有什麼困難似的。

桃色女郎 但是他們都這樣的生活着呢！

青年男子 正是這樣生活着的。可是所剩的只不過這一息的呼吸罷了，他們的心是早已冷卻了。因是，對於別人的運命，自己的運命，一切都不注意。原來這種人的頭腦，心臟是都已變呈灰色，所以在這大風中能從容不迫地生活着，至於我則有你在，並且我的心臟也似未變爲灰色哩。

桃色女郎 難道你怕想變爲灰色麼？

青年男子 不想的。可是世界上的人們所有的都是灰色的心臟，只我一人具着桃色的，這實是不勝寂寞，煩悶，而令人惶惑不寧的。

桃色女郎 你又來了，這種事隨他去好了！請快坐在沙發上暖一暖心臟吧！要是你的心臟冷了，那是將不復爲完人，是一個可憐的人了。

青年男子 正是這樣，我對於自己的特權是不肯捨的。請你再添一添火，我們一邊暖着火，一邊來講你的夢吧。（言時即倚坐沙發上，桃色女郎亦就坐）

桃色女郎 那是陳舊而要受你蔑視的東西。

青年男子 我決不這樣。我對於你的話，決不說舊。厭憎灰色人的話的我，對於你的話是新的，可以增加氣力的。所以你的話雖舊，也可說是新的。就是在心中存着愛有桃色心臟的時候，你的話是新的。

桃色女郎 可是你聽了怕就要覺着討厭吧。

青年男子 不會討厭的，我聽了你的話，覺着力量也有了，心臟也溫暖了，雄心勃勃地想再走入世上把人們的心臟都變爲桃色。因此，覺得一逕坐在這裏，殊屬非理，想走到世上去。

桃色女郎 你不要說那種話，來聽我的話吧！在某村上有一個畫家。

青年男子 在日本呢？還是在外國呢？

桃色女郎 這可不必來管牠。在那村的鄰近，一切的人們都是不識畫的。但是那畫家却仍舊衣食不愁地任着自己的好尚，自己喜歡畫的東西畫着。因是，一般人都以爲他是狂人，是懶漢，是利己主義者，是不生產的人。可是畫家仍舊不管所畫的無人賞識，看見的都要侮辱他，沒有一人和他表同情，也沒有一人能理解他，他只本着自己的信仰，兀的畫着。

青年男子 唉！

桃色女郎 可是雖則孤寂，也沒有法子。他只是獨自個生活着，不管村人對他憎

厭到怎麼樣。

青年男子 那真孤寂得很。

桃色女郎 並且一般人因爲自己汗流浹背的勞動着，看見他，欲起則起，欲寢則寢，不愁衣食，想畫就畫，一天到晚袖着手安安逸逸地，不知道他人的勞苦，心中都以爲他是一個寫意的，傲慢的，有錢而只過安樂生活的人，但是那個畫家却不是像你這般沒用呢。

青年男子 胡說！（假作怒狀）

桃色女郎 他以爲我自己固然不能完全的明白你們。但是你們把我當是一個無用的，可憎厭的人，不知有些人却以我是能力的源泉，是維持者，我的生在世上，他們還非常欣喜呢。

青年男子 驕傲哉！

桃色女郎 真的，有些人……

青年男子 有些人喜歡他麼？

桃色女郎 正是，可是什麼人却忘記了。

青年男子 大概造不出名兒來吧。

桃色女郎 請不要做聲！你生氣麼？有一個人，從外國到這村來，看見了那畫家的畫，以爲這麼一個村上，乃產生這樣的畫家，不覺欣喜得了不得。一面那畫家聽到了這事，也欣喜異常，以爲世上有你這樣有眼力的人，那是我的生在上，也不是無價值了。後來，這個人便從外國移家村的近旁，並招他的友人同來。而這村上遂因之有那著名的美術會了。（男子睡去）這個小村遂因以不朽了，（見男子睡狀）你睡着了麼？（以扇輕輕覆其身）你好好地睡着，不要做那惡夢，我在此陪你呢！（時室外風聲虎虎可聞）風還是這樣的吹着呀！外面連一片綠葉也沒有了！人們也許將永遠沒有春了，這樣的想吧！我只要有丈夫在這溫暖的室中，外面的事我都不知道。因爲我的責任是在保持他的心臟使不致變爲灰色。我除他以

外，一點也不想什麼。不過要使他的心臟永遠是桃色，他的面容永遠歡喜着，所以殊望世人能更有幸福，世上少愁慘的事，人們也都更能了解他。

（這時，忽有叩門之聲。）

桃色女郎（行近門旁）誰？

外 是我！

桃色女郎稍作驚異狀。

桃色女郎 什麼事？

外 是。

桃色女郎 幹什麼事？

外 請讓我進來！凍死人了！

桃色女郎 那是不能！

外 請不要說這樣的話！

桃色女郎 這個室中，現在什麼人也不能進來！

外 你這樣說來，真凍死我了！

桃色女郎 隨你死吧！

外 (其聲益厲，幾欲破門而入) 你真是無情的人呀！我要恨你了！

桃色女郎 隨你恨吧！這不是你應來的地方，我的丈夫睡着呢。

外 好的，你這樣說我就進來你看，奪你那丈夫給你看！

桃色女郎 要是能够進來，隨你進來吧！

外 (叩戶之聲益厲) 讓我進來呀！凍死人了！讓我進來呀！凍死人了！

桃色女郎 (以背倚門輕聲祈禱) 望神明保佑我的丈夫靜靜地睡着！(自語) 我們不是與

聞他人的事的人。他們就是死在我的門前，我們終也是要生活着的，桃色的心

是不能變為灰色的。

外 (叩戶之聲益厲) 桃色麼？你丈夫的心臟早已半是灰色了！難道你還不知道他額

上的繡紋麼？你的丈夫已是我們的朋友了！他的心已是灰色了！他是着灰色的衣，顫聲唱灰色的歌，就要來狂風中跳舞了！我現在就是來招他的。

桃色女郎 這些事我也知道的，但是有我在呢！

外 呵呵呵呵！（冷笑）好神氣活現呀，祇有二分鐘了！

桃色女郎 請你們儘合而謀我吧，我的丈夫是在家中，況且還有我在，是不妨事的。

外 隨你神氣活現的裝着，祇有一分三十秒了。請你乘這時候，細看你丈夫的面貌吧，以後怕終身沒有見時也未可知呢。

桃色女郎 我丈夫的心臟是不如你所想，不妨事的。

外 但是也不如你所想的那樣呢！只有一分鐘了！

桃色女郎 只有一分鐘了麼？

外 是的，一到三點鐘，我們的同類，因為要和你的丈夫做朋友，將會到這裏來

了。

桃色女郎 不論什麼人都隨他來就是了！

外 你真誇口哉！呵，只有一息息了，只有三十秒鐘了！（時聽門之聲可聞）

青年男子 （睡醒）誰？誰在敲門？

桃色女郎 灰色的人們！（時鐘鳴三下）

外 （時索聲嘈雜，聽門之聲益厲）哦，開門呀，冷呀，……肚餓得不得了了！請把門開

開呀！

青年男子 （作決心狀）把門開開！

桃色女郎 不能開！

外 （衆聲雜響）請開門呀！因為除此以外已沒有求救的地方了！唉，冷呀！請把門

開開呀！救救我們呀！一點氣力也沒有了！請開門呀！

青年男子 快把門開開！

桃色女郎 不能開！

外 (時風聲益烈) 請開門呀！耳朵都凍落了！手也麻木了！腳也凍傷了！請開門呀！

！請開門呀！

青年男子 快把門開開！否則讓我自己來！(起立)

桃色女郎 (儼然似有威懾狀) 你這人真太好了，請坐着吧，他們都是假喊着呀！

(青年男子就坐)

外 請把門開開呀！

青年男子 不要緊的，把門開開。我既不是弱者，也不是你所憎厭那樣的人。灰色的人儘他們來吧，我是不屈服的。快把門開開！

外 請把門開開，把門開開呀！

桃色女郎 (自語狀) 照所說這樣把門真的開開，那末灰色的手即刻便會抓住人們的心臟，而將這從桃色變為灰色，於是社會與生活便將勝過人生了。(儼然) 誰能

開開這門？這室內是不能不有人生的，就是開了也不容他人進來溫暖的，因為這室內只能消磨一人的人生。

青年男子（昂然起立）正是，你說的不錯。我們自己的人生是誰都不能毀壞的。我們當合力的保持着，直至一切聲音都不能從間隙中進來那樣為止。

外（衆人憤怒聲）你既這樣，我也是有法子的——現在我們把門打碎給你看吧！

青年男子 能够打碎就請打碎吧！（時戶外衆人並進，鎗門之聲益厲。俄頃，門裂而破，有着灰色衣服，戴灰色面紗之女子，從破縫中拔身而入）

灰色女郎 呵，暖熱呀！諸君都進來吧！（這時先表而入，灰色的青年六人繼之。桃色女郎與青年男子默立而視）

灰色的青年們 呵，好溫暖呀！（見桃色女郎）

甲 是一個比聽起來還要冷酷，還要美麗的人哩。（嘲笑狀）

青年男子 給我滾出去！須知無端闖入人家是不應該的！

灰色女郎 說能够打碎就請打碎的是誰呀？

灰色的青年們 正是：說能够打碎就請打碎的是誰呀？

青年男子 神氣哉！

桃色女郎 請不要做聲，待我來對付他們。我是應接灰色女郎的好手。

灰色女郎 真是這樣麼，那就請桃色女士來對付我們吧。可是他却未免太無丈夫氣了。

灰色的青年們 那末就請桃色女士來對付我們吧。

桃色女郎 隨你們怎樣的說吧。

灰色女郎 隨你怎樣的說吧。

灰色的青年們 隨你怎樣的說吧。（桃色女郎默然的突自懷中出懷劍以衛其夫）（二）

桃色女郎 你們若走近來，我是不客氣的。

灰色女郎 （故作驚異狀嗚已）節烈哉！

灰色的青年們 節烈哉！

灰色女郎 可是做丈夫的反雌伏了。

~~~~~  
(註一) 日本古時，女子皆身藏短劍，以備不測，是曰懷劍 (Kaiken)，蓋猶我國匕首之類。

灰色的青年們 可是做丈夫的反雌伏了。

灰色女郎 可是太不把丈夫當作人了。

灰色的青年們 可是太不把丈夫當作人了。

灰色女郎 難怪她喜色滿面了。

灰色的青年們 難怪她喜色滿面了。

灰色女郎 恭喜，恭喜！

灰色的青年們 恭喜，恭喜！(時寒風凜冽，當灰色之人後，門破處吹入。)



青年男子 (起立) 不要做聲！

灰色女郎 可畏哉！

灰色的青年們 可畏哉！

青年男子 還不閉口麼？

桃色女郎 (向夫言) 請不要做聲。

灰色女郎 請不要做聲。

灰色的青年們 請不要做聲。

青年男子 住口！ (怒言)

桃色女郎 聲音響哉！

灰色的青年們 聲音響哉！

桃色女郎 (見眾人嘲笑狀，復回視其夫作媚態) 請把火添一添，我想還是睡好吧。

灰色女郎 諸君，太太之言真的不錯。

灰色的青年們 正是。

灰色女郎 諸君，這樣如暴君般的太太，你們可看見過麼？

灰色的青年們 沒有。

灰色女郎 諸君，這樣從順的丈夫，你們可也看見過麼？

灰色的青年們 沒有。

灰色女郎 諸君，那末我們來替這幸福的二人，喝一杯喜酒好麼？

灰色的青年們 很好。

桃色女郎收入懷劍，與其夫同坐烤火，作不之聞見狀。

灰色女郎 諸君，我們最好還是坐下來且飲且談吧。

灰色的青年們 很好。(灰色之人皆坐於地板上)

青年男子如欲言語，桃色女郎以目止之。

桃色女郎 諸君，這個房間真是華麗極了。

灰色的青年們 正是。

灰色女郎 若得一日身居其間，這是多幸福呀！

灰色的青年們 真是幸福得很。

灰色女郎 這就是變成無用的緣故吧。（笑皆哄然大笑，出瓶及杯而飲）

桃色女郎（低聲語）請不要做聲。我們那桃色心臟的所以被毀，大概都是由於我

們嫉妒有桃色心臟的人的緣故。（青年男子點首示意）

灰色女郎 諸君，這種桃色的房間，你們不是覺得可厭麼？

灰色的青年們 正是，真是可厭的很。

灰色女郎 喜歡這種顏色的人，大概祇有那不愁衣食的執袴公子吧。

灰色的青年們 正是。

灰色女郎 我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像這樣無用，不識世務，溺愛妻子，沒有志氣的人，我卻未之前見，不知諸君可有看見過麼？

灰色的青年們 沒有。

灰色女郎 那末請仔細的看一看，這也是一種經驗呢。——並且還請把這無用的人的心理狀態，都一一加以解剖。甲君，你的意見怎樣呢？（以目視甲，餘人拍手和之）

甲（搔首而立）仔細的想起來，這個男子還算好的人。他是一個稍許有點學問，但是一點經驗也沒有。他既不愁衣食，而對於世務，酒色也毫無所知，且也無知道的必要。他簡直是一個安逸的人。這種人我們本來是尊敬的，因為他是能與我們為友，來明白人生。但是他卻不去實行。只溺愛女色欣然地生活着，而這個女子，也自命翩翩，是一個冷酷，虛偽，浮蕩，驕傲，並且淺薄的人。總之，這個男子似還說得進去，但是太惑於女色了。所以致變成這樣的無用。（為禮就坐，衆皆拍手）

灰色女郎 甲君的所謂惑於女色，真是適評。（衆大笑）請飲一杯酒吧。（注酒與甲）現

在我們且來聽乙君的意見。

乙起立

乙 甲君所謂惑於女色，我對之非常同情。但是在惑於女色這一句話中，我以為當含着這就是傻子的意思，至少當是一個古舊的人。所以我們怎麼樣說一句，他便惱怒了；妻子那樣的一說，他又歡喜了。總之，他是沒有自己的，是一個隨風而靡的人。（爲禮就坐，衆皆拍手）

灰色女郎 所謂古舊的，沒有自己的，真是適評。（灰色之人皆大笑）請飲一杯酒吧（注酒）那末丙君怎樣呢？

丙（起立，且鞠躬爲禮）所謂惑於女色的，古舊的，沒有自己的這些話，甲君和乙君都已說過了。真的，這都是確事，但我也有一件確不可易的。就是這個男子乃是同馬蟻一樣的人。他吸取我們的膏血而生活着，並且還以爲這是應該如此的。不過和馬蟻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馬蟻只棲在溝渠，但是他卻安安逸逸地居

在桃色的室中呢。(爲禮就坐，衆俱鼓掌)

灰色女郎 比之於居在桃色的室中的馬蟻，真痛快極了，(灰色之人皆大笑)請飲一杯酒吧。(注酒)現在輪着丁君了。

丁起立

丁 我大概想說的話，都已被諸君說完了。但是，我以爲這男子的無用，那居在這樣的室中實是第一個原因，不到外邊去，只一遷地居在這室中，就是我們也是要變成無用的。不過我們和他相異的地方是，我們在這室中若到了那年紀，對於常居室中變爲無用的事，總是忍不住的。但是他竟平平心心的受着了。(爲禮就坐，衆俱鼓掌)

灰色女郎 正是。至如你們，都是有自覺心的，所以都能隨從我。丁君，請飲一杯酒吧。(注酒)現在輪着戊君了。

戊 我對於這人，非常憎惡。因爲他是沒有良心，沒有價值的人，從早到晚，只溺着妻子，令人見了真欲作三日嘔。諸君，請看看他的形容吧，不是什麼地方

都沒有的麼？至他所謂是一個藝術家，這實是僭越的話。因為他所作的，都不過本着妻子的好尚，只求其妻子的贊美而心滿意悅；但是這樣你就這樣好了，他卻還要給我們來賞鑒呢。（爲禮就坐，衆俱鼓掌）

灰色女郎 這個男子，令人見了作三日嘔，我也具此同感。（衆笑）但是這樣的且飲且看這無用的人，倒也是一種快事。（衆笑）現在輪着己君了。

己 我憎惡這個女子。因為他不當我們作人，且幸災樂禍，還以我們的處於苦痛爲樂。不管我們餓死，凍死，從朝到晚毫無休息地勞動着，心力交瘁的工作着，他只是怡然過桃色的生活，日以狐媚其夫，誑惑其夫爲事，我想要是沒有這種下賤的女子，他也許是一個好人吧。（爲禮就坐，衆俱鼓掌）

灰色女郎 正是，她真是一個下賤，淫蕩，應當憎惡的女子，己君請飲一杯酒吧，你真說的有理。

桃色女郎起立目視灰色的人，寂然者一會兒，乃發言告灰色的人，實在

則爲其夫言。

桃色女郎 現在請聽我一句話吧。(灰色女郎以目示意於甲)

甲 謹聽！(冷笑)

桃色女郎 我對於諸君所說並無不服，實在我比諸君所想的還要冷酷也未可知。

——否，與其謂之冷酷，毋寧稱曰冷淡，就是我對於不愛我的人，是要冷淡的

。(灰色女郎以目示意於乙)

乙 正是。

桃色女郎 但是我自己本不是專冷淡你們，實由天生我是如此的。你們的憎我，

大概也沒有什麼理由，只是憎我吧了。若是，則儘你們憎惡吧。(灰色女郎以目示

意於丙)

丙 當然！

桃色女郎 憎我的人，我是也要憎惡的。祇有愛我姊妹的人。我也是愛的。(灰色



女郎以目示於丁

丁 真的不錯。

桃色女郎 但是我對於你們的憎嫌我。我卻沒有什麼不服。不過我的丈夫卻是兩樣的。他對諸君所懷的好意，實較諸君所思者爲更甚。只是他不能捨去這桃色的家庭吧了。我想你們要是身處我夫的地位，怕也不能毅然捨去吧。（灰色女郎

以目示意於戊）

戊 怎樣？（衆哄然笑）

桃色女郎 能够捨去也未可知，但是我的丈夫是不能的。（灰色女郎以目示意於己）

己 這就是所以無用的緣故吧。（衆笑）

桃色女郎 這也未可知。但是我們生活的快樂，沒有像諸君所想的。至少有爲諸君所未知的煩悶的地方存乎其間。我們對於諸君，也有不知苦痛的地方；同樣，我們也有不爲你們所知的苦痛。我的丈夫對此，常不能忍受的，想離去家庭

，來和你們一起。但是他愛自己的，愛自己的事業的，因此，他又歸來了。剛纔我若不拒絕，他怕還要歡迎諸君呢。所以諸君的恨我是應當的，至如恨他，却不當了。

灰色女郎 做丈夫的而只聽妻子的說話，那我們也是要憎恨，至少是要輕蔑的。

（衆笑）

青年男子 （起立）儘你們恨吧，我是要恨的；儘你們輕蔑吧，我是也會輕蔑的。我本不是「人有批汝右頰，便併以左頰與之」的人呀！（坐下）

灰色的人們 （皆哄然大笑）

桃色女郎 但是這種憎恨，也許正當也說不定。因為你們和我們不是能共攜手的人，大家都抱着猜忌冷視的心思，惡狠狠的睜視着。我覺的真是一椿憾事。但是也沒有什麼辦法。因為本着運命所許，圖謀自己的幸福，本是人們唯一的責任呀。

灰色女郎 是隨己意可以改變的責任吧。(衆笑)

(註三) 此係耶穌聖經中語。

桃色女郎 這是自然的命令。

灰色女郎 諸君，所謂自然，難道也有這樣不平等的事的麼？

灰色的青年們 照這樣說來，那我們也可用以文飾自己的過失了。

桃色女郎 人們都想平等，想平等就是一種慾望，換言之，就是想自己快活的一種慾望。

灰色女郎 諸君，想謀平等是一種好慾望；可是祇圖自己快樂的一種慾望，卻是一種罪惡呀。

桃色女郎 (嚴然) 這樣麼？我卻以為不然。一般人都害病的時候，若有一個健康的人，這時，我便要當他是一個勇者。病人而謀恢復健康是好的，可是健康的

人而爲病人，卻不好了。

灰色女郎 難道我們就是所說的病人麼？

灰色的青年們 你們實在都是罪人，那裏是所謂健全的人！（衆笑）

桃色女郎 灰色的人想做桃色是好的；可是桃色的人而爲灰色，那便不好了；我至少是這樣想。

灰色女郎 不過你雖是這樣想，我卻以爲不然。（衆笑）

桃色女郎 所謂人生，所謂自然，你們大概都是莫明其妙的吧。

灰色女郎 但是比你總明白點吧。（衆笑）

桃色女郎 生活難與人生是有分別的呀。

灰色女郎 不過安樂與人生也是兩樣的呀。（衆笑）

桃色女郎 總之，以謀自己快樂爲罪惡的人，實未明白人生；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要平等纔好的人，實並沒有知道人生。

灰色女郎 但是以嬉戲無事爲最好的人，怕也未能明白人生吧。(衆笑)

桃色女郎 他人是他人，自己是自己，這是現在唯一的道德。

灰色女郎 道德大概是可以自己變更的吧。(衆笑)

桃色女郎 (作稍怒狀) 你們怕不承認這道德麼？那末爲什麼只本自己的意思，想把

別人的心臟改變爲灰色呢？我想你們的所以如此，大概不是因爲我的丈夫，所以想把他的心臟變爲灰色；而是爲着自己，所以想把我丈夫的心臟變成灰色的吧。強他人使從己意。固是我們的罪惡；但是照此說來，你們也不是無罪吧。

灰色女郎 (冷然) 因爲居於這樣的室中，所以便作如是想；但是我們卻不是以己意爲從違的，諸君，可是？(衆笑)

青年男子 (起立作憤憤狀) 各人既都有相當的理由，那末各人固守其運命所與的道德，也是當然的事。現代的人，是不得不過孤獨的生活的。你們想把我的心臟爲灰色的動機，我是明白的。可是我自己的心，是斷然不能聽你們的處置的。

我看你們還是仔細地一觀察我的心吧。

桃色女郎 正是，像我丈夫這樣想與衆人爲好友的人，世界上大概很少吧。他對  
於使諸君不快的事，是很難堪的。

灰色女郎 那末來和我們做朋友，怕不好麼？（衆笑）

桃色女郎 說來說去，你們仍是不能了解我丈夫的心。

青年男子 不要做聲！他們這種人厭恨我所謂自我的東西，要把這自我作爲奴隸  
。但是有誰肯做這奴隸呢？

灰色女郎 諸君，這個人是爭論不過的。所以我們常處在這不明事理令人憎厭的  
地方是無用的，還是一起跳舞着歸去吧。（灰色之人俱皆起立，青年男子與桃色女郎苦笑

而坐）

灰色女郎 （以跳舞的歌曲嘲笑著）世界既塵俗而無味，還是來唱歌跳舞吧。

灰色的青年們 （衆皆跳舞）世界既塵俗而無味，還是來唱歌跳舞吧。

灰色女郎 餓的時候大家餓，凍的時候大家凍，我祇恨那冷酷的人。

灰色的青年們 我祇恨那冷酷的人。

灰色女郎 只願自己的人，也是要恨。

灰色的青年們 只願自己的人，也是要恨。

灰色女郎 大家唱歌吧。

灰色的青年們 大家唱歌吧。

灰色女郎 呵呵諸君，呵呵諸君。

灰色的青年們 呵呵諸君，呵呵諸君。

灰色女郎 共爲良朋，共同的跳舞吧。

灰色的青年們 共爲良朋，共同的跳舞吧。

灰色女郎 唾棄那些惡人。

灰色的青年們 唾棄那些惡人。（言時，向青年男子及桃色女郎而唾。青年男子勃然起立，桃

色女郎以目止之。

灰色女郎 大家都好好的做朋友。

灰色的青年們 大家都好好的做朋友。

灰色女郎 憎恨那桃色。

灰色的青年們 憎恨那桃色。

灰色女郎 並憎恨那無益於世的人們。

灰色的青年們 並憎恨那無益於世的人們。

灰色女郎 呵呵再會吧，有擾了。

灰色的青年們 呵呵再會吧，有擾了。

灰色的女郎 祝你們夫婦倆，幸福無量。

灰色青年們 祝你們夫婦倆，幸福無量。（衆作嘲笑狀自門破處而出，以至不見）

青年男子 （目送其行）討厭的東西！（鬱然而怒，不禁嗚咽而泣）

桃色女郎 請不要泣吧。呵，冷呀！（向門破處行去，從事修整）到底給我們勝過了，



難道你要捨我而去麼？

青年男子 我是不肯捨棄自己的特權的，那末有誰肯和這種人一起呢？凡天所與的東西，我總是不捨的。但是他們也着實可悲呢，是不得不做灰色女郎的奴隸呢。所以我常想救助他們，覺得自己的安居家中，真有些對不起。

桃色女郎 可是這話要等你成功後纔配說呀。惟其如此，所以你首先保重自己，守護自己以內的人生，自謀生長而發達，然後再去注意他人的事務，這時實無顧慮他人的餘裕。蓋在自己尚未完成前，便想替他人安排，那未免狂妄吧。

（門既修竣乃儼然而立）總之，你是不能不做你自己的守護者的。

青年男子 唉，煩悶呀！接吻吧！（桃色女郎趨奔其前，握其手，四目對視；男子亦若有神感者，自坐起立，同行至舞臺前面，作決心狀）好！不論與誰為敵，我總要做我自己的守護者，愛與美的讚美者，使和我共鳴者的心也變為桃色！

灰色女郎 （雀躍狂呼）萬歲！

室外狂風怒吼，震撼屋宇，時間枯樹枝葉擊於窗外玻璃上，二人握手互視，幕漸漸下。

（幕）

## 騎馬下海的人

郭約翰  
沐沁  
譯

劇中人物

耄里亞 一位老婦人

巴特里 她的兒子

伽特林 她的女兒

諾 那 她的更年青的一位女兒

其他男女數人

劇景

愛爾蘭西方的一個海島。

小家的廚房，有魚網、油布、紡車等等，壁上倚放新色木板數張。

伽特林二十歲光景的姑娘，做好了點心，把來放進竈旁的烘爐裏；洗了手，

坐在紡車旁紡起線來。

諾那一位年青的姑娘，伸頭進門窺伺。

諾那（低聲地）媽媽往那兒去了？

伽特林 她睡下了呢，怪可憐的，能够睡熟的時候，睡下也好。

諾那輕輕的走入廚來，從她的肩下取出一個包裹。

伽特林（迅速地紡著車）你拿的是什麼呀？

諾那 是那年青的牧師剛纔送來的。是一件襪衫和一隻平打的絨線襪子，說是從一位在東內格爾淹死了的人的身上脫下來的。

伽特林突然把紡車停止，傾聽。

諾那 我們應當看看這到底是不是米海爾哥哥的，媽媽是時常要走到海邊去看的。

伽特林 這怎麼會是米海爾的呢，諾那？他怎麼能走得那麼遠？那到極北去了。

諾 那 年青的牧師說這樣的事情是有的，他說：「假如這是米海爾的，那末你們可以告訴媽媽，他是託上帝的福，已經安葬了，假如不是他的，那就千切不要提起，因為媽媽會傷心，會把身體攪壞呢。」

諾 那半分掩上的門被一陣狂風吹開。

伽特林 （提心的望出去）你問過他沒有，巴特里弟弟今天要到格爾威去趕馬市，他到底阻擋他不呢？

諾 那 他說：「我不阻擋他，但你們也不要害怕。你們媽媽會給他祈禱個通夜的，我們全能的上帝不會使她孤淒得——連一個兒子也不剩着呢。」

伽特林 諾那，挨近白崖一帶，海裏不是很有風浪嗎？

諾 那 倒還好，不十分的凶。不過西風很大，假使潮頭掉到逆風的時候，浪子會更大起來的呢。

（她提着包裏走到吳邊）我可以打開來嗎？

伽特林 媽媽會醒來呢，我們還沒看完的時候，他會走進來的，（走到桌邊來）我們怕要很費些時候呢，並且我們還會哭起來的。

諾 那（走到內門去傾聽）她在床上翻身呢，她立刻就會出來。

伽特林 把桶子拿來，等我把來放在炭樓上，那她便不會注意到的，潮頭一轉的時候，她或許會到海邊去，看他的屍首會從東方流來不的。

兩人把扶梯靠上烟窗；伽特林登了幾步上去，把包裹包在炭樓裏了。

毫里亞從內室走出。

毫里亞（望着伽特林，不平的說）你今天使了一天一夜的炭還不够嗎？

伽特林 只還消一會兒餅子便會烘好了，（把炭放下）潮頭一轉，巴特里是要往孔涅馬拉的，他得吃了纔去呢。

諸那拾起炭，投在烘爐四旁。

毫里亞（在火旁的一隻木凳上坐下）風是從西南來的，他今天不會去罷。年青的牧師

一定要阻擋他的，他今天不會去罷。

諾 那 媽媽，他不阻擋他呢；我又聽到他們說，他是一定要去的。

耄里亞 他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諾 那 他去打聽去了，看這一禮拜內究竟還有沒有第二隻船開，我想他不一刻便會回來的，潮頭已經轉向青崖，打魚的帆船都從東方歸來了。

伽特林 我好像聽見有人在那大石旁邊走過。

諾 那 (望出) 是他回來了，他走得很忙的。

巴特里 (走入，向室中四望，淒涼而沉靜的說) 伽特林從前在孔涅拉馬買的那一套新繩子在什麼地方？

伽特林 (看下來) 諾那你把給他罷，那掛在那白板旁邊的釘上的，今天清早我把牠掛起來的，因為那黑蹄的一隻豬在咬着牠呢。

諾 那 (授繩於巴特里) 哥哥，是這不是？

老里亞 巴特里呀，你頂好還是把那繩子掛在木板旁邊罷，（巴特里接着繩子）那是有用處的呢，我告訴你罷，假如米海爾的屍首，明天早晨或者後天早晨，或者這一禮拜內的那一早晨，一打上了岸來的時候；我們要靠天老爺幫助，給他掘一  
座深一點的墳呢。

巴特里（動手整理起繩來）我沒有時候多耽擱，我要騎那匹母馬呢，我是立刻就要動身的。這一隻一錯過了，要再等兩三個禮拜才有呢，這一次的市口是賣馬的好市口，我在下邊聽見人家說的。

老里亞 他們一定要說話的呢，假如米海爾的屍首打上岸來，連做棺材的人都沒有時候，你在孔涅馬拉買の木頭是上好的木頭，我是出了不少的價錢的。

她回頭看着木板

巴特里 他怎麼會打得上來呢？我們不是每天每天都在找尋他，足足找了九天了嗎？這幾天來正吹着一陣很厲害的西南風呢。

耄里亞 他的屍首就算找不到，海裏的風是很厲害的呢，昨晚上有顆星星顯在月亮旁邊，今晚土風是更會大的。你就算能够賺得一百匹馬，或者一千匹馬，但是一千匹馬的價錢能够抵得上一個兒子嗎，一個僅僅剩着一個的兒子嗎？

巴特里 （一面做響繩，向着伽特林說）你每天要留心到外邊去看看，不要等羊子跳進麥地裏去，假如賣豬的販子來的時候，只要價錢好，那匹黑蹄豬賣了也可以。

耄里亞 她那樣子怎麼把豬賣得到一個好價錢呢？

巴特里 （向伽特林說）明天清早西風假如住了的時候，你同諾那好去再撈一堆海草來燒灰。家裏的事情實在是難，我們從今天起要沒有一個男子在家裏了，只剩着一個男子要出門做事情呢。

耄里亞 假如今天你和他們一樣也都淹死在海裏了，那我們纔真是難呢。我怎麼能够活得下去呢？還有這兩個女兒，我又是離土不遠的人呢。

巴特里把響繩放下，脫去舊的外衣，穿上一件新的，是法蘭絨製的。



巴特里 (向諾那說) 船到碼頭了嗎？

諾那 (向外探望) 過了綠崖了，在下風篷了。

巴特里 (拿着錢包和烟草) 走上去船要費半點鐘工夫，我是隔兩天就回來的，或許三天，風太大時說不定會要四天。

耄里亞 (轉向火爐邊去，把披巾圍在頭上) 你全不聽老人的話，不是太過分了嗎？我這樣叫你不要去的。

伽特林 到海裏去正是他們青年人的生命呢，老人家說到一件事情連山疊水的儘管說，誰個肯聽呢？

巴特里 (拿着繩) 我要快些走了，我騎那匹棗驃馬，那匹灰色的仔馬我牽起去。  
……好，你們請了。

巴特里走出

耄里亞 (看見他走出門時叫出) 啊，他走了，天老爺喲，我是不會再看見他了。啊，

他走了，只等這天一黑下來，我在這世上便要成爲沒有一個兒子的孤人了。

伽特林 老母親，你爲什麼不說句吉利的話？他回頭在看呢。你老母親就不在背後咒人，我們家裏人不是已經是不吉利了嗎？你還要說這樣不好聽的話使他聽見。

老里亞拿起火拊來，無端的撥着火，沒有回頭。

諾 那（轉向她母親來）餅子還沒燒好，便把火撥開了。

伽特林（叫出）啊，救命的菩薩，諾那呀，我們忘記了叫他吃餅子呢。（她走到火旁來）

諾 那 他要走到黑的，那會怎樣的餓壞了喲，他從上半天來便沒有吃過東西的。

伽特林（把烘餅自爐中取出）他一定會餓壞的，老人家只管講，把我們都講昏了。

老里亞坐在燈上前後搖動

伽特林（切了些麩包，用包紙包好，交給老里亞）媽媽，你快到那泉水邊去，等他過身的

時候，你交給他罷，你看見了他的時候，你不要說不吉利的話了，你向他說一

句「一路福星」那他在路上心裏也好過些。

老里亞（拿着髮包）我還可以趕得上他嗎？

伽特林 你趕快走去好了。

老里亞（飄搖地立起來）要我走路實在是難。

伽特林（提心的看着她）諾那你把根拐杖給媽媽罷，她會在那大石頭上絆跤子呢。

諾 那 那根拐杖呢？

伽特林 米海爾從孔涅馬拉買來的拐杖。

老里亞（拿着諾那給她的拐杖）世間上是老人家給他們的兒孫留些東西死去的，我們

家裏，噯，卻是年青人給老年人留些東西先死去了。

她慢慢走出去

諾那走到椅子旁邊來

伽特林 諾那，你等一下，她說不定快會轉來的，啊，真是可憐，她那樣衰弱了我

們不知道她會怎樣的呢。

諾 那 她走過了那小樹堆子沒有？

伽特林 (望外) 她走過了。好，你快把那扔一下來，我們不曉得她幾時會轉來的。

諾 那 (把包袱從閣樓中取去) 那年青的牧師說，他明天要來，假如是米海爾的他叫我們去對他說。

伽特林 (接受着包裹) 他說過這是怎樣找着的沒有呢？

諾 那 (走下來) 他說：「有兩個私下運酒的人在鷄沒有叫的時候划着船，他們划到那北方的黑崖的時候，有一個人的橈片划着了屍首。」

伽特林 (想要把包裹解開) 諾那，拿一把小刀子來罷，繩子被鹽水泡發了，有個死結搭，你就解一個禮拜也會解不開的。

諾 那 (給她一把小刀) 我聽說東內閣爾是很遠很遠的呢。

伽特林 (割着繩子) 是的呢，從前有一個人來過——就是賣這把刀給我們的——他

說，要到東內閣爾去，你從那外邊的崖石走起，要走七天。

諾 那 是從海上飄去的，不曉得要好多時候了。

伽特林解開包裹，取出襯衫一襲，襪一隻。

兩人熱心的檢視。

伽特林（低聲）啊，諾那呀！這要說是米海爾的，不是很難講嗎？

諾 那 我把掛着的他的襯衫來比一下罷，看看究竟是不是一樣的法蘭絨。（她在室隅所掛着的衣類中尋找。）他的沒有呢，伽特林那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伽特林 我怕是在巴特里今早穿去了，因為他的襯衫被鹽水浸透了。（向室隅指出）那兒有隻袖子是一樣的料子做的，你把給我罷，看一看就會曉得了。

諾那拿來給她，兩人比較法蘭絨

伽特林 諾那，料子是一樣的呢，不過這種料子在格爾威的店裏可以買得出好幾百碼，米海爾會穿，別的人也會穿呢，可不是嗎？

諾 那 (取襪子來數針數，叫出) 伽特林呀，是米海爾的，是米海爾的呢；啊，媽媽曉得了的時候，會是怎樣的傷心喲！巴特里又到海上去了。

伽特林 (把襪子取到手裏) 是隻平打的絨線襪子啦。

諾 那 我這樣打了三隻，這是第二的一隻，我開手打的是六十針，隨後減少了四針。

伽特林 (數針數) 數是對的呢 (叫出) 啊，諾那呀，你想這怎麼好過呢？他的屍首飄到那樣遠遠的北方去了，除掉在海上飛着的妖婆外，沒有人哭過他的。

諾 那 (把身子擡了一個半圓，把兩手伸到那襯衣上) 他是那樣有名的船家，有名的漁戶，他除掉這件襯衫和這隻平打的絨線襪子，纔一點也沒剩着甚麼，這不是很傷心的事件嗎？

伽特林 (停了一會) 諾那不是媽媽回來了嗎？你聽，路上好像有些聲音。

諾 那 (叫出) 是她呢，伽特林，她走到門口了。

伽特林 我們趕快藏起的好，沒等她進來看見。她去祝福了巴特里回來，心裏或許好過得一些，巴特里還在海上的時候，我們不要說是聽見了甚麼。

諾 那（幫助伽特林收拾包裹）我們把來藏在這隻角上罷。

兩人將包裹塞進烟角上的一個穴孔裏。

伽特林又走進紡車。

諾 那 我哭過，她看得出嗎？

伽特林 你把背朝着門口罷，那末燈光便照不見你

諾 那 坐在烟角上，以背朝向戶口。

望里亞十分緩慢的走進室裏，沒有看她的女兒們，走到火爐那邊的她的椅子去。麪包的包裹依然還在手裏。兩位女兒面面相覷。諾那指着那麪包的包裹。

伽特林（紡了一下車）媽媽，你沒有把麪包包給她嗎？

望里亞開始啜泣起來，沒有回頭。

伽特林 你看見他騎馬過去沒有？

（毫里亞接着在哭）

伽特林（有些不耐煩）啊，我的老人家，已經過了的事情你總是這樣哭，你開心見腸的答應我們，你到底看見了什麼？你對我們說了不是更好些嗎？我再問你，你究竟看見巴特里沒有？

毫里亞（聲音很低弱的）從今天起，我的肝腸是痛斷了。

伽特林（如前）你看見巴特里沒有？

毫里亞 啊，我看見那頂害怕的東西了。

伽特林（離開新車，望出）噯，你老人家真是沒法，他騎着馬剛好纔走過那綠崖呢，那灰色的仔馬是跟在後面的。

毫里亞（吃了一驚，披巾從頭上掉下來，現出她的白色的亂髮，聲音有些驚慌）那跟在後面的灰色的仔馬兒……



伽特林

(到火爐旁來) 你到底是在怎麼的呢？

耄里亞

(說得十分緩慢)

古時候剝來德·多羅看見過死人在手中抱着孩子，我也看見那頂害怕的東西了。

伽特林

哎呀！

諾那

兩人蹣跚到爐旁的老母面前。

諾那

媽媽，你說罷，你看見的什麼？

耄里亞

我看見米海爾呢。

伽特林

(輕輕的說) 老母親，你是看不見的，你看見的不是米海爾，因為他的屍首

不久纔在北邊找着了，託天老爺的恩惠，他已經受了安葬了。

耄里亞

(發微帶些反抗) 我是纔看見他的，他騎着馬兒在跑，巴特里在前面騎在那

棗驪馬上，我正想說：「你一路福星呀，」但有像有什麼東西逼着我的喉嚨

了，他很快的便走過了，他向我說：「菩薩保佑你！」但我總說不出話來。我一起抬頭來一看，我叫起來了，在那灰色的仔馬兒上，我看見米海衛騎着——身上穿着細衣裳，脚上是新鞋子。

伽特林（哭起來）從今天起我們是沒救了。我們真的沒救了。

諾 那 年青的牧師不是說過嗎？全能的上帝是不肯使你沒剩着一個兒送終的。

老里亞（低聲，但很清晰）像牧師那樣的人他一點也不曉得海性……巴特里今天必定要丟命的，你們快去叫延蒙來罷，把這木板來好做一副棺材，因為我也不想再活了，我的男人，我的公公，我有六個兒子——六個很整齊的兒子，我生他們的時候雖然很苦，但把他們都養大了起來——他們有的找着了屍首，有的沒有找着屍首，但他們一個一個都丟掉了……史迭芳和雪恩是丟在大風裏的，他們的屍首是在金口的戈來格里灣找着的，兩人同放在一張板子上抬回來，同是從這門口抬進來的。

她息了一下，二女吃了一驚，好像聽見有什麼從門口進來了的一樣，門在她們後面是半開着的。

諾那（低語）你聽見沒有，伽特林？你聽見沒有，那東北方的吼聲？

伽特林（低語）海邊上好像有人在喊的一樣。

耄里亞（什麼也沒留意聽，接着說）還有西卯士和他的父親，還有我的公公，是在一天黑夜裏丟了的，到太陽出來的時候，沒有看見他們一根拐杖，也沒有看見他們一點影子，還有拔奇是翻了船淹死了的，那時候我抱着巴特里坐着，他還是一個小娃娃呢，是睡在我的膝頭上的，我看見兩個婦人走來，三個婦人走來，四個婦人走來，她們畫着十字，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又纔看出去，許多男子跟着她們來了，他們抬着一個東西，是在半張紅的帆布裏包着的，在滴着水——那天是並沒有下雨的呢，諾那——一直滴到了我們門口。

她又息了一下，把兩手伸出去指着門，門慢慢的推開，幾位老婦人走進來了，在進口處畫了十字，跪在舞台的前面，頭上是頂着紅帽。

毫里亞（一半失神的對伽特林說）那是拔奇嗎；還是米海爾嗎？到底還是什麼？

伽特林 米海爾已經在北邊找着了，他已經找着了，這兒怎麼還會有他來呢？

毫里亞 在海裏漂流着的男子漢的死屍不知有多少，他們怎麼曉得找着的就是米海爾呢？別的人像他的也會有，在海裏面死了九天，又有這樣的風吹着，就是他自已親生的母親也怕分別不出是什麼人來呢。

伽特林 真的是米海爾呢，因為他們從北方給我們送了些他的衣服來。

她伸手去把米海爾的衣物送給毫里亞。

毫里亞慢慢的站起來，接到自己的手裏，

請那看着外邊。

諾 那 他們帶了一件東西來，在滴水，把那大崖的一段路都滴濕了。

伽特林（向走入室中的諸婦人低語）那是巴特里嗎？是不是？

婦人之一 是的，真個是的，他昇了天了。

兩個青年的婦人走來，把桌子拉出，幾個男子隨帶着巴特里的屍首，放在一個平板抬着的，有一張帆布蓋着，放在桌上。

伽特林（對着這樣動作的婦人們）他是怎麼淹死了的呢？

婦人之一 灰色的仔馬兒把他蹶下海裏去了，他是在那起着大浪的白崖那兒打上岸來的。

透里亞走過去，跪在桌子的前頭，婦人們啾啾的哭着，微微搖着身體，伽特林與諾那跪在腳的一頭，男子們跪在門口。

透里亞（拾起頭來，旁若無人的說）好，他們都死乾淨了，那海水也不會作弄我什麼了……！不怕風就從南方吹來，大的浪子是在東方打，又在西方打，兩方的浪子打來打去，打出一片可怕的聲音，我也用不着在夜裏不睡覺的哭着，祈禱着了。我也用不着在冬祭後擦手不見掌的黑夜裏去取聖水了，不怕那海水就怎樣的使着別的婦人痛哭，我也不管了。（對諾那說）把那聖水給我呀，諾那；在那架子上還剩得有一點的。

諾那取聖水來給他的母親。

塞里亞（把米海爾的衣物放在巴特里的脚上，用聖水來洒他的屍體。）巴特里呀，並不是我沒有向着上帝祈禱呢；並不是我沒有在暗夜裏禱告，使你聽來聽不出我說的是什麼了呢；啊，以後我也可以休息休息了，冬祭過後，不怕我就只吃得一點潮濕了的麪粉，只吃得一點變臭了的死魚，我以後儘可以休息休息，每天晚上我也可以睡點安樂覺了。

她又跪下去，畫着十字，在口中默禱着。

伽特林（向一位老婦人說）等到太陽出來的時候，要請你和延蒙做好一付棺材，我們的老母親買好了頂好的壽木，可憐她滿以為米海爾是可以尋着的，我們才燒好了些烘餅，你們可以一面吃一面做事情。

老人（看看木板）你們有釘子嗎？

伽特林 沒有呢，可倫公公，我們沒有想到釘子上來。

別一位男子，真是奇怪，她纔沒有想到釘子上來，做過了好幾付棺材，不是都親眼看見過的嗎？

伽特林 媽媽老了，精神已經不濟了。

（塞里亞又很舒緩的立起來，在屍體旁邊把米海爾的衣物攤開，把殘餘的聖水洒上。

諾 那（向伽特林私語）媽媽今天真平靜，米海爾淹死了的那天，她不是從這兒一直號咷到泉水旁邊的嗎？他怕是要喜歡米海爾些呢？真想不到。

伽特林（徐徐而朗的）年紀老了的人做事情是容易疲倦的，她不是已經號哭了九天，使得一家人都很傷心了嗎？

塞里亞（把空杯倒置在檯上，把雙手放在巴特里脚上）這回算一齊都完了，威靈赫赫的天老爺你請保佑巴特里的靈魂，米海爾的靈魂，西卯士和拔奇的靈魂，史迭芳和雪恩的靈魂，（把頭低下）天老爺喲，你請也保佑我的靈魂，請那保佑一切生存在世上的人的靈魂罷。

她中止着了，婦人們的哭聲漸漸高了一些，又低抑下去了。

毫里亞（接着說）米海爾在北方安葬了，多謝天老爺的恩惠，巴特里該得一付橡木做成的上好的棺材，要埋深一點纔好，我除此而外還有什麼想頭呢；誰也不會永遠活着的，我們也不埋怨什麼了。

她又跪着了，暮徐徐下落。



人的海下馬騎

北平文化學社

文藝叢書

◎小說◎

貪夫殉財記 沈步洲譯

精裝一元  
平裝七角

甄君日記 沈從文

三角五分

愛的犧牲 王誌之

七角

芥川龍之介小說集 湯鶴逸

六角

夢幻的陶醉 李自珍

三角五分

偶然 草石評海

四角

◎傳記◎

印度革命與甘地 王森然

九角

一世傑 莫索里尼 鷓逸

八角

藝術家的難關 鄧以鑾 五角

德國童話集 劉海峯譯 楊鍾健譯 一角五

無法投遞之郵件 落花生 二角

芥川龍之介小說集 湯鶴逸 六角

江浙旅行記 王桐齡 五角

陝西旅行記 王桐齡 五角

日本視察記 王桐齡 八角

婚喪禮雜記 張鴻來 三角五

# 文化學社文藝叢書

## 桃園

廢名著 定價四角五

讀語絲者每喜先讀廢名先生之短篇小說，因其描寫簡練，一如圖畫之勝於照像，其主力全在於攫取一二特點，遂使全部輪廓成焉。此書中各篇其描寫藝術，尤有獨到之處，均係廢名先生自己選擇其最心得之作品。

## 曼麗

廬隱女士著 定價七角五

廬隱女士之短篇小說，久已膾炙人口，其「海濱故人」以後之小說，於禮義上，於情緒上，造意上，均突然一變，為熱心文藝者所極注意之點。此書中共有小說十九篇，篇篇生動，凡已讀或未讀海濱故人者，均不能不讀此書，現已出版。前有瞿世英先生序。

## 婚喪禮雜說

張鴻來編

婚喪典禮，人人行之，而禮意之所在。人人不盡知之；世俗和沿，習而不察，偽誤滋多。本書根據歷代禮書，指其錯失，文詞簡要，一目了然。且本社出版應用文中有應用文字一章，同出作者手筆，凡教授應用文及學習應用文者不可不取此書作參考，蓋此書實為應用文之注釋也，毛邊紙精裝，每册三角五分。

## 藝術家的難關

鄧以鑿著 定價五角

中國有藝術麼？有藝術批評家麼？有批評藝術的書麼？曰：有。藝術家的難關可以証之；此書可以答以上三個問題。並有十五六幅藝術畫附在前邊。

北平文化學社  
國學叢著

孟子事實錄

崔東壁著

定價洋宣統三角五分

傳在梁任公先生稱此書為極難讀孟子小  
至魯；適梁游齊而由宋；歷考孟子  
：且比附其門弟子事；或略說七篇源流  
甚精。誠為研究孟子之旨及韓愈尊孟之說，皆  
讀風偶識 崔東壁著 每冊四角  
共有四卷，原在東壁先生研究詩經之著述，  
經社助出，茲特標點印成單本，為研究詩  
一、本書按時考事，不混於毛傳鄭箋  
一、本書附會，務尋真諦，為學詩者開  
一、本書新途徑，耐人尋味，極便於個人之自修。深

|         |      |        |   |
|---------|------|--------|---|
| 賀雙卿雪壓軒集 | 張壽林  | 一冊三    | 角 |
| 人間詞話箋註  | 靳德峻  | 一冊二角五分 |   |
| 鐘嶸詩品之研究 | 張陳輝  | 一冊三    | 角 |
| 寐語拾存    | 半隱山人 | 一冊一角五分 |   |
| 崔東壁年譜   | 劉汝霖  | 一冊三    | 角 |
| 洪洞考信錄   | 崔東壁  | 一冊四    | 角 |
| 諸史然疑    | 杭世駿  | 一冊二    | 角 |
| 儒墨之異同   | 王桐齡  | 一冊八    | 角 |
| 文心雕龍札記  | 黃侃   | 一冊九    | 角 |

北平文化學社  
文藝叢書

德國童話集

劉海峰 楊鍾健 合譯 定價一角五分

德國 Grimm 兄弟所著童話之重要，久已成爲文學界之定論。我國向少專書翻譯。今劉楊二君，旅居德國，於工作之暇，將其精美之童話十數篇，譯爲中文，成一集，經北大德文系主任清華德文教授楊丙辰先生詳細校訂，現已出版。

無法投遞之郵件

落華生著 定價二角

讀過空山靈雨者，均知落華生先生能以曲婉之筆，描寫幻像，其創作天才更可見於此集見之。此集含其已發表及未發表之書信體短篇小說數十篇，請張鳴琦先生作插畫十數幅，精美絕倫，現已出版。

芥川龍之介小說集

湯鶴逸著 定價六角

芥川氏爲現代日本文學界三大明星之一，於去年因煩苦服安眠藥自殺。臨死不動生色。此事久已哄動全球，無容贅述。芥川氏之小說，生動刻利，譯爲中文者，雖有零散篇幅，尙無集爲專書者。湯先生旅日多年，於日本文學，又多研究，故其文筆較他家爲獨到。芥川氏曾游中土。故其南京基督等篇，尤爲國人所注意云。茲將本書目錄列下：前附芥川氏遺像。

- 1 一塊土
- 2 秋山圖
- 3 南京基督
- 4 黑衣聖母
- 5 阿格尼神
- 6 覽術
- 7 山鳴
- 8 金將軍
- 9 藥兒
- 10 女蛛絲
- 12 芥川龍之

# 52  
2 (9) 00